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戲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Drama and Theat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從家庭出發的族裔認同角力：以五反田寬《松本姊妹》、
《二世漁夫之歌》、《魚頭湯》為例

Ethnic Identity Struggle from the Family: Taking Philip
Kan Gotanda's *Sisters Matsumoto*, *A Song for a Nisei
Fisherman*, and *Fish Head Soup* as Examples

羅澤軒

Tse-Hsuan Lo

指導教授：謝筱玫 博士

Advisor: Hsiao-Mei Hsieh,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January 2020



謝 辭

看似永無止盡的論文書寫生涯，終於來到終點，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一步一步遲疑，寫論文對我來說是不斷練習把想法表述清楚的過程，最後的成果雖無法達到盡善盡美，但至少已經竭盡所能，能夠產出這樣的一本論文，實非我一人之力便能達成，尚賴許多身邊人們的支持、關懷與幫助。

感謝筱玫老師在論文前置期還非常茫然不知該從何下手時，不時提供參考資料或書單，讓我逐漸摸索出自己的方向，進入論文書寫期也總是給予包容，在我每次交稿時無論多麼沒自信、寫出的文字如何難以下嚥，老師都不厭其煩給出溫和的建議與鼓勵。謝謝口委俐文老師與金櫻老師，對我的論文提出許多精確的提點指正，指出我的盲點並給出更多層次與面向的修改建議，使我在面對自己的論文時有更深且廣的思考。感謝月綺在同樣熱愛五反田寬的研究路上一起討論、分享資料與想法、相互給予建議，能有研究同樣主題的夥伴真的好幸福。也感謝志擎這幾年來時常互相訴苦與陪伴，雖然生活不總是有交集仍舊常常關心彼此。同時謝謝家人的體諒與容忍，讓我無後顧之憂且從容地完成這個有點夢幻的學業。特別感謝我的先生泰銓，在任何時候都無條件地給予生活上、精神上甚至是學術上的一切支撐與協助，沒有他像海一般承接我的所有脆弱與焦慮這本論文不會這麼順利的產出。還有許多朋友在網路上或見面時的關心以及加油打氣，都是讓我努力撐住、繼續寫下去的助力。

進入研究所是我人生願望清單中重要的一項，這幾年在研究所學習到不論是學術上或劇場技術、設計的知識、思考方式的層次與廣度、思辨與批判的能力都收穫甚豐，就讀研究所是目前人生中在思想上轉變最多也最快樂的一段時光，終於完成階段任務，要繼續向下一段人生邁進了。關心滋養我成長的台灣，以及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們，是這本論文最初的起點，希望往後繼續發掘更多台灣的美好，並協助台灣朝向更穩健的未來前進。



中文摘要



移民美國的日本人，由於生理上與白人的明顯差異，在融入美國社會的過程中面臨了許多阻礙，不論是社會上的種族歧視，政治、法律制度上的差別待遇，或是戰爭、重大歷史事件如二戰期間的日裔拘禁營，皆對不同世代日裔移民的自我身分認同建立產生影響，使其必須在多種認同之間尋得平衡點、進而確立自身的身份並融入所處的社會。身為日裔三世的五反田寬則在劇作中藉由書寫探詢日裔歷史、家庭對認同的影響以及族裔的認同。

本論文採用心理學者珍·金（**Jean Kim**）的亞裔美國人種族認同發展理論以及詹姆斯·富士·柯林斯（**James Fuji Collins**）以日裔美國人為對象的雙族群／雙文化認同發展研究為依據，觀察分析五反田寬《松本姐妹》、《二世漁夫之歌》、《魚頭湯》三部劇作中日裔人物群像，探討角色的認同狀態。許多角色一方面延續日式的生活習慣作為對日本文化認同的體現，一方面又因渴望被白人主宰的主流社會接納而認同美國文化，因而擺盪在日本與美國兩種文化的認同之間，無法決定自己的認同、亦無法整合自己的雙重身份認同。此外，不同日裔世代角色的認同發展也顯現出不同的認同狀態與適應策略。日裔一世為經濟利益前來美國，卻始終是被美國整體敘事排除的一群他者；二世夾在日本與美國兩種文化中無法決定自己的認同，認同發展步調不一；三世則較能以日裔美國人來定義自己的雙重身分。透過此三部劇作，可以看到不同世代的日裔美國人皆面臨了程度不一的認同困境，要能在認同發展上達到整合的地步並非易事，這也暗示了認同議題之於在美日裔乃是其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


關鍵詞：五反田寬、種族認同、族裔認同、拘禁營、日裔美國人



Abstract

Japa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faced many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American society due to the obvious physical differences to white people.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society, unfair treatment in politics and legal systems, war, and major history events, such as internment camps of Japanese 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I, have an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elf-identity among Japanese immigrant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As a result, they need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then establish their identity and integrate into the society which they live. As a third generation (sansei) of Japanese ancestry, Philip Kan Gotanda explored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American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on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in his plays.

Basing on Jean Kim's Asian American 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theory and James Fuji Collins' biracial and bicultural ident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targeting Japanese Americans, characters in the three plays of *Sisters Matsumoto*, *A Song for a Nisei Fisherman*, and *Fish Head Soup* by Philip Kan Gotanda were analyzed for exploring the identity stag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is thesis. Many characters, on the one hand, continue the Japanese lifestyle as an embodiment of Japa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dentify with American culture out of the desire to be accepted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dominated by white people. Thus, most of them swing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American cultural identity; they cannot determine their own identity or integrate their dual identity. In addition, identity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haracters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also shows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 stages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Isse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economic benefits but were always a group of others excluded by the overall American narrative. Nisei were unable to determine their own identity between Japa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ir development pace of identity was different. Sansei were more capable of defining their dual identity as Japanese American. Through these three plays, we can see that Japanese Americans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face different degrees of identification dilemma; it is not easy to achieve incorporation in their identity development. Additionally, it also implies that the issue of identification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hroughout the whole life of Japanese Americans.

Keywords: Philip Kan Gotanda, Racial Identity, Ethnic Identity, Internment Camp, Japanese American

目 錄



謝辭.....	i
中文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錄.....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4
第三節 文獻回顧.....	7
第四節 研究徑路.....	11
第五節 章節架構.....	13
第二章 日裔美國人及其認同發展.....	18
第一節 日裔移民美國簡史.....	18
第二節 亞裔、日裔美國人種族／族裔認同發展.....	29
第三章 劇作中雙族群／雙文化認同.....	43
第一節 血緣族裔認同：家庭與族群文化傳承.....	44
第二節 主流文化認同：美國夢的追求與消蝕.....	58
第四章 認同轉變、震盪與矛盾.....	72
第一節 一世：美國——經濟的家，日本——真正的家.....	72
第二節 二世：從拘禁營創傷的廢墟中站起.....	77
第三節 三世：自我認知、融入社會的難題.....	85
結論.....	95
參考書目.....	101



圖目錄



圖一..... 22



表目錄



表一.....	34
表二.....	42
表三.....	94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我想要拍我自己的電影，關於像你我一樣的日裔美國人，我想要人們看見我們，知道我們真實的樣貌，你不能等待別人來替你做這件事，因為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做，他們曲解、編成他們想看的東西、一些謊言……

(“Fish Head Soup” 26)

關於存在的提問，如「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屬於哪裡？」、「我要往哪去？」是許多人生而在世會面臨的歸屬議題，小至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完成的個人自我人格與身份認同建構，大至對於族裔、家國共同體的想像與認定，總是必須先知曉自己到底是誰、與世界的關係以及自身在社會中的定位，才能夠穩健的向外邁出步伐、探索世界。對於移民他國的人而言，尋找並確定自身在整個國家中的身份與位置，對他們來說則顯得更加重要且迫切，如在美國的亞裔移民，由於長相、身形、膚色、語言、文化、宗教、習俗等與美國主流白人社會皆不相同，與歐裔移民相較起來，要融入美國社會將面臨更複雜、更多層面且更長久的阻礙與壓迫，不論是社會上明顯或隱微的種族歧視、排擠，或是法律制度上對不同族裔人民的差別待遇，在在刺激亞裔移民急切想要在多種認同之間尋得平衡點，進而確立自身的身份並融入所處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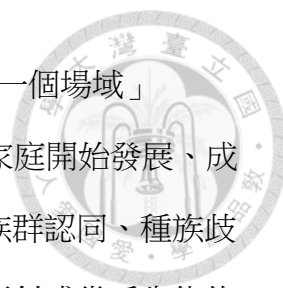
除了成長過程中形塑認同的環境與日常事件，外來移民在融入並嘗試同化於美國社會的歷程中，戰爭、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則強烈震盪著受到牽連的族裔的自我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於日本襲擊珍珠港後對日宣戰，美國政府進而將境內日裔移民及其後代大規模遷徙移置，日裔移民在沒有確切犯罪事證以及正



式審判的情況下，被迫匆匆放棄經營多年的事業，分發至全國十處拘禁營（internment camp）¹集中管理。日本投降後拘禁營陸續關閉，日裔回到殘破的家園與依舊充滿敵意的社會中，拘禁營帶來的心靈創傷經驗，以及對於族裔認同的衝擊，都在日裔人民心中產生巨大的矛盾拉扯，不論在個人、人際關係或是整體美國日裔社群的層面，拘禁營都造成極大影響（Nagata 129），且範圍不限於當時親身經歷的第一代移民——即所謂的一世（issei）、第二代移民二世（nisei），未經歷過的三世（sansei）受到父母長輩影響，依舊將這段記憶傳承下來。在沉默將近三十年後的 1970 年代平反運動中，日裔開啟各種以此段歷史為主題的紀錄、研究、文學、藝術創作，藉由各種述說的管道達到集體療傷、重建集體認同，但即便日裔已獲得國家的正式道歉與賠償，社會上的種族歧視與排擠依然持續存在，促使移民以及移民的後代不斷自我質問、互相詰問探尋著族裔身份認同與定位，認同的議題如芒刺在背般不斷刺激著日裔美國人，必須要找出令自己安然生存、傳承給下一代的解答。

五反田寬（Philip Kan Gotanda，1951-）為第三代日裔美籍劇作家，作品多由個人生命經驗出發，試圖呈現最真實的人生樣貌與情感，盡力發出屬於日裔美國人甚至是亞裔美國人的聲音。五反田寬的許多劇作關注日裔在美國面臨的種族歧視與族裔身份問題，以及拘禁營事件的後續影響。本論文將以五反田寬的三部劇作《松本姐妹》（*Sisters Matsumoto*）、《二世漁夫之歌》（*A Song for a Nisei Fisherman*）、《魚頭湯》（*Fish Head Soup*）為例，探討日裔美國人在美國面臨的族裔認同議題，歷經世代的變遷，族裔的認同發展有怎麼樣的改變、承遞，以及在戰爭、拘禁營的劇烈衝擊之下，日裔對自我的認知產生如何的變動與裂解、並且再生。五反田寬將自身的生命經驗寫進劇中，由角色為他講出心中的想法，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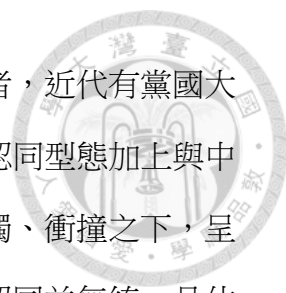
¹ 關於拘禁營（internment camp）的名稱，相關歷史紀錄中曾出現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或美國政府於戰爭後期改用的重置中心（relocation camp）等詞彙。「集中營」多半會使人連結至二戰時德國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歷史事件，而「重置中心」則有美國政府刻意淡化對日裔造成人身或財產傷害的意味，因此本論文採用「拘禁營」一詞，採其被拘留、限制自由之意。「拘禁營」此名詞中文翻譯最早出現於謝筱孜〈北美日裔劇作中的拘禁營書〉一文中。



由劇中人物帶出他對未來的願景與期望。「家庭是發展認同的第一個場域」(Savran 44)，對自我、周遭環境以及整個社會的認知最早由家庭開始發展、成長，三部劇作都是從家庭這個與個人最親密的場域出發，探討族群認同、種族歧視、拘禁營、有色人種在美國生存的困境。不論是正常、稍微歪斜或幾乎失能的家庭，對個人的認同發展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家庭中的問題猶如整體日裔社群甚至亞裔群體在美國生存所遭遇的困境縮影，具體而微由家庭呈現出來。

三部劇作亦有世代傳遞的關聯，《松本姐妹》時間切在二戰剛結束，身為二世的松本家三姐妹與其夫婿剛從拘禁營被釋放，回到殘破不堪的家園，思考、辯論著如何再次從父親生前留下但已殘破不堪的產業中重新開創他們的生活。巨大創傷剛剛發生，在安定好現實生活之後，接下來心中的創傷陰影、與外在不友善的白人社群之間的關係要如何處理，是旋即要面臨的問題；《二世漁夫之歌》則是由一位六十餘歲的日裔二世漁夫松本，回憶著一生的事件：從小時候與一世爸媽的互動記憶，到年輕時與哥哥在外受到種族歧視，再到拘禁營中被逼迫表現忠誠，以及與自己三世孩子之間的族裔矛盾。時間拉遠，從中老年回顧，得以用相較事件發生當下更加客觀的心情娓娓道來、理性分析；《魚頭湯》主角為三世日裔麥特 (Mat)，在現實與回憶交錯中呈現他在美國成長所遭遇的種族問題、自我認同障礙與生存困境，母親的族裔認同矛盾顯露許多日裔美國人的內心認知衝突，精神失常的父親則帶出拘禁營的深遠影響。三個劇本年代設定為 1945、1981、1989，隱然帶有一種世代傳承的連續性，從一世與二世，傳遞到二世與三世，觀察三部劇作可發現族裔認同、拘禁營事件以及族群生存困難議題，隨著時代的轉變，問題的急迫度以及類型稍有不同，但依舊持續困擾著日裔族群，催促他們不斷訴說、辯證與重新再詮釋。

回頭望向台灣，這座島嶼是多元民族的聚居地，最早為南島原住民族在島上生活，接著是漢人自中國沿岸省分移民，歷經荷蘭、西班牙殖民、明鄭政權治台、清朝收編台灣，到近代日本統治半世紀，二戰後由國民黨接收統治，至今日



許多東南亞新住民加入台灣住民群像中。台灣歷經不同的統治者，近代有黨國大中國史觀灌輸，以及台灣主體意識萌芽茁壯的新一世代，兩大認同型態加上與中國文化、經濟、政治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彼此相互抵觸、衝撞之下，呈現多元的族群面向但混亂的國族認同，大多數國民對於國族的認同並無統一且佔極大多數的共識，缺乏共識導致對國家共同體未來的想像貧乏且紛亂，造成台灣國家前途的走向始終無法有效統合想法並致力向前，台灣惟有在整合好自身認同之後方能一同規劃、望向未來，並且一起攜手創建國家的下一步，在尋找自己認同的同時不妨多看看其他族群如何認識與處理，進而思索自身的族裔與家國想像認同。

第二節、研究背景

1965 年美國第一個以亞裔為主的劇團「東西表演家」(East West Players) 於洛杉磯成立，1960、70 年代，以趙建秀 (Frank Chin)、山內若子 (Wakako Yamauchi) 等華裔、日裔為代表的第一波亞裔美籍作家，開始在美國藝術界初露頭角，許多重要的早期亞裔劇作如《雞籠華仔》(Chicken Coop Chinaman, 1972 年)、《龍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 1974 年)、《靈魂要跳舞》(And the Soul Shall Dance, 1977 年) 等作品皆在此段時期完成、發表，「東西表演家」的成立具有指標意義。但在 1970 年代，除了趙建秀於紐約市的美國地方劇院 (American Place Theatre) 上演《雞籠華仔》以及《龍年》兩部劇作之外，整個七〇年代就幾乎沒有其他亞美劇作在主流劇場上演 (Lee 125)。到了 1980 年代，雖然一般美國大眾對於「亞美劇場」(Asian American Theatre) 仍不是十分普遍且熟悉，但在第一波亞裔美籍作家的奠基之下，創作火炬逐漸傳遞給新一批享譽國內名聲的亞美劇作家，如黃哲倫 (David Henry Hwang)、五反田寬、薇麗娜·休斯頓 (Velina Hasu Houston) 等人發表許多知名的劇作，尤其以 1988 年黃哲倫的《蝴蝶君》(M. Butterfly) 獲得東尼獎 (Tony Award) 最佳劇本殊榮，



八〇年代成為亞美劇場開始在美國大放異彩的黃金年代 (Lee 124-125)。1990 年之後則是第三波劇場工作者，在前人所打下各種劇作議題的基礎之上，繼續尋求更多創作的可能，並且煥發與前輩不同的創作能量。

1960、70 年代時「種族」為區分美國社會群體的主要條件，在此時期第一波亞美劇作家，如趙建秀，在飽受種族歧視與壓迫之下，時常在作品中發出憤怒的控訴，並且力圖重塑華裔男子的形象。他們同時急於駁斥各種長久以來被加諸在身上的負面種族刻板印象，透過作品不斷為自己的族群發聲，努力矯正、建構自身的族裔形象，爭取能見度、撐開屬於亞裔文化的生存空間 (Hwang x)，個人的創作背負代表群體的責任感，頗有開疆拓土的意義。因此為了更進一步發展個人事業，當時劇場工作者經常互相結盟 (如東西表演家的成立)，也使得個人志業的追求與為族裔群體發聲的使命感經常交纏在一起無法清楚區分。1980 年代「文化」則取代種族成為新的關鍵特徵，並且強調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Lee 127)，第二波劇作家族裔的包袱相對於之前稍輕，創作者得以較自由地用樂觀、情感強烈且有企圖心的自信態勢挑戰主流劇場，並且思考如何以嶄新的、超越 1960 到 70 年代文化國族主義的詞彙表達亞裔美國人的情感 (Lee 126)。在拒絕原本被美國主流社會貼上的族群刻板印象標籤、並將自身從此標籤的牢籠解放出來之後，他們企圖展現、定義、訴說族裔真實的樣貌，表現在作品中的特色則是尋求身份認同、對真實性的堅持追求 (Hwang xi)，與前一波陷在族裔文化傳統以及美國社會兩端拉扯中的創作者處於稍微不同的形勢。到了第三波亞裔劇作家，由於多族裔混血以及族群文化、社會融合更加頻繁，且因全球化、科技發達造成邊界距離縮短，文化及社會氛圍變得更加多元、混雜，形成一種不再侷限於原生族裔的泛亞裔認同。1960 年代為了團結亞裔人民以拓展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亞裔美國」(Asian America) 此種詞彙被創造出來，以便連結所有泛亞裔人種一同奮鬥，在 1990 年代以後新一波亞裔創作者對於此名詞已習以為常，族裔不過是構成認同的一小部分，族裔身份認同問題不再

是所關注的全部，也不像前輩作家們感到如此的迫切，他們普遍輕輕放下對於絕對真實性的追求，由周遭人事物、家庭與日常生活出發，關注更多面向的議題，並創造擴展更多的可能性（Hwang xi-xii）。

屬第二波亞裔美籍劇作家的五反田寬，1951年生於美國加州的史塔克頓（Stockton），成長於當地的日裔美國人社區。早年對於搖滾樂有極大熱情，不同於其他第二波亞美劇作家多半受過大學的戲劇專業教育，他擁有音樂碩士學位，曾在餐廳、咖啡廳演唱自己創作的歌曲，並曾與黃哲倫、加拿大日裔劇作家潮見瑞（Rick A. Shiomi）共組搖滾樂團。他的第一部戲劇作品是搖滾音樂劇《酪梨小子》（*The Avocado Kid*），改編自日本傳統民間故事《桃太郎》，1979年由「東西表演家」製作演出。整個1980年代五反田寬許多重要作品皆於亞美劇場劇團（Asian American Theater Company）發表（Lee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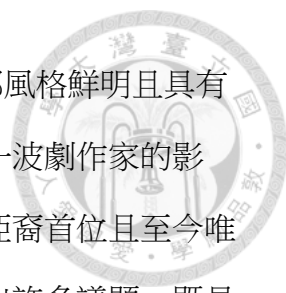
五反田寬在創作上，時常以電影的蒙太奇跳接、傳統與實驗的日式劇場風格等不同的手法與形式，打破現實與幻想的界線（Savran 44）。他的劇場作品早期風格以音樂劇與超現實奇幻元素為特色，如《彈頭鳥》（*Bullet Headed Birds*，1981年），之後音樂的部分漸漸越來越少，台詞越來越多，風格也逐漸轉向自然主義與故事形式的敘事。1985年的《洗》（*The Wash*）一劇探討日裔美國人社群裡許多深層的家庭、感情問題，首次引起亞裔社群以外的觀眾注意。而即便他知道一般大眾對亞美戲劇有怎麼樣的期待，他在題材上還是拒絕為了特定觀眾而妥協，特別注重追求「獨特的真實性」（specific authenticity）（Lee 142-43），即透過聆聽自我內在的聲音以及根據個人的經驗，如實地創作戲劇作品，用戲劇的手法描繪屬於日裔美國人的世界，探詢自己到底是誰、自己的族裔與文化的根源，找到自身在整個時代、社會、國家、世界中的定位，希望一般觀眾能夠願意瞭解他劇中的世界，進一步對亞美社群有更多了解。另外也在寫作中回望歷史，藉由訴說上一代的故事，了解自己的來歷並審視自身，嘗試與過去和解，進而走向未來並且知道要如何傳承給下一代日裔美國人（Gotanda, *Between Worlds*

32)。

在五反田寬的作品裡，種族歧視、族裔刻板印象、自我內化的種族主義、二戰時美國日裔拘禁營等幾個主題經常編織其中，這些皆是他在美國社會成長、生活時所面臨的各種議題，他所遭遇與自身族裔有關的阻礙、矛盾或疑惑，都促使他不斷反覆思考並在作品中探討到底身為日裔是什麼樣的一種身份，以及此身份所乘載的文化、社會、歷史意涵。就種族歧視的面向，他認為在他成長的環境、他所接收到的資訊中，亞裔在美國社會是邊緣的族群，種族主義者總是想盡辦法不讓他們呈現真實的自我，也因此影響了亞裔看待自身以及處理種族歧視的方式，漸漸自行內化了種族主義，因此必須持續創作新的作品為自己發聲，盡力不假他人之手的由自己挖掘族裔真實且深廣的世界（Ito 180、184）。也不能為了生活或觀眾而委屈、折損或扭曲屬於他們的真實樣貌，這樣到最後只會剩下一些粗糙的刻板人物形象，或是因應國家需求而出現的樣板人物，如此便成為種族主義的幫兇（Ito 178-79）。關於拘禁營書寫，上一輩對他產生有意或無意的影響，使他發現拘禁營經驗對於第一和第二代的日裔就像是童年時被父母處罰的心靈創傷經驗，為了忘記創傷，日裔盡可能不去提到此段記憶，希望能夠拋開心中陰霾向前邁進，但因為沒有妥善處理傷痕，始終無法確定自己在美國的定位（Savran 54）。日裔既然身為在美國生活的其中一個族裔，有關於他們的歷史也應該屬於眾多美國歷史敘事的一部份，因此劇作中有關拘禁營議題的書寫，也是試圖藉由不斷重新敘述歷史事件以及後續效應以處理族裔認同問題的一種徑路。而即便已經能夠在主流劇場呈現作品，五反田寬仍然相信有「亞美劇場」、「亞美文學」此特殊屬性的藝術形式、文類存在，「亞裔美國」是個具有政治動能的詞彙，亞裔人應該在此詞彙的號召下團結一同向前進（Gotanda, *Between Worlds* 32-33）。


第三節、文獻回顧

目前台灣討論亞裔美國戲劇的論述，大多集中於華裔美籍劇作家及其作品，



主要如趙建秀、黃哲倫等人。趙建秀於 1970 年代開始發表多部風格鮮明且具有知名度的亞裔劇作，後起劇作家也經常肯認傳承自趙建秀等第一波劇作家的影響，趙建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及開山祖師的意義。黃哲倫則是亞裔首位且至今唯一獲得東尼獎的亞裔劇作家，他的作品常以輕鬆諧擬的方式帶出許多議題，既具商業娛樂性又有議題性，因此他的作品也經常成為研究對象。而台灣對於日裔美籍劇作或劇作家的討論相對較少，主要有謝筱玫〈亞裔男性演員在美國：五反田寬的《美國狗去死吧》〉。謝筱玫聚焦五反田寬的作品《美國狗去死吧》(*Yankee Dawg You Die*)，探討由劇中兩個不同世代日裔男性演員的對話中所顯露關於亞裔在美國社會身為邊緣族群，男性演員在演藝業所遇到的各種難題與自我認同矛盾，並將此劇從社會文化脈絡的角度分析，探究在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生產之下的生產者、受害者，以及獲利者幾種角色之間，亞裔演員要如何取得平衡(謝筱玫 90)。

台灣目前關於二戰美國日裔拘禁營的討論，主要有陳福仁與游素玲〈重繪美國西南：從空間詩學探討日裔美國文學的集中營書寫〉、李秀娟〈歷史記憶與創傷時間：敘述日裔美國遷徙營〉以及謝筱玫〈北美日裔劇作中的拘禁營書寫〉等三篇期刊論文。陳福仁、游素玲提出日美作家對拘禁營的書寫多以時間為主軸，注重敘事上的完整結構，即「之前」(家園)－「期間」(拘禁營)－「之後」(返回)的架構，局限於一定的時間範圍之內，歷史創傷的敘事被淡化；空間上則認為應將美國西南此地域與日裔拘禁營的經驗重新連結，將地域具體化，美國西南地區不再只是模糊、抽象或遙遠的書寫背景環境。時間與空間的敘述方式做更多的延伸，在文學創作上將有助於日裔美國人以更完整的方式記錄拘禁營的歷史(陳福仁、游素玲 44-48)。李秀娟指出由於拘禁營的創傷來的太過突然且巨大，超出認知與語言所能理解、描述的範圍，導致往後長達二、三十年的沉默；她回顧日裔美國拘禁營的敘述歷史，認為論述形式若以日美「建國創傷」或單一歷史事件討論，將有其侷限性，應思考日美拘禁營創傷效應穿越時間與族裔邊界



的可能，並且從創傷跨界與時延的角度賞析劇情片《黑岩喋血記》(*Bad Day at Black Rock*，1954年)，嘗試以創傷理論為拘禁營建立新的敘述模式，讓創傷跨越時空，不斷反覆重現動能(李秀娟 143-45)。謝筱玫則從山內若子的《12-1-A》(1982年)、五反田寬《洗》以及潮見瑞的《黃熱》(*Yellow Fever*，1982年)三部寫於八〇年代與日裔拘禁營事件有關的作品，觀察兩個世代的日裔劇作家對於拘禁營敘述切入角度的轉變，以及三位作家如何以相異的徑路，再現拘禁營記憶對於日裔或深或遠、若有似無卻始終揮之不去的影響，不論是好或壞的族裔歷史傳承，在下一代身上則可看見不同的轉化與重述能量，成為凝聚族裔的動員力量(謝筱玫 214)。另外張月綺在碩士論文《五反田寬家庭劇的創傷印記》中以五反田寬《八千代民謠》、《松本姊妹》、《二世漁夫之歌》、《洗》、《魚頭湯》五部家庭劇為例，探討因拘禁營造成的心理創傷，五反田寬在作品中書寫創傷時間與空間的方式，以及劇作中關於父權與創傷，女性形象如何呈現、與創傷之間的關係，以及五反田寬如何在角色的對話中呈現創傷的語言、並且運用象徵手法表達許多日裔內心隱微、不便說出口的想法。

認同議題的探討則經常出現在許多亞美劇作相關的討論當中。台灣戲劇學術界對於認同議題的討論，不論是對於亞裔族群刻板印象的回應、重塑、挪用、挑戰或戲耍，如張金櫻〈華裔美國文學中的宗教與文化認同：趙健秀與黃哲倫書寫中的關公形象〉、張靄珠〈這是誰的黃面孔？析論黃哲倫《枷鎖》與《黃面孔》的刻板形象操演〉；或是不同世代對於族裔認同處理態度的轉變與對照，如但唐謨〈《龍年》與《花鼓歌》中，唐人街之認同、性別與消費〉、洪聖翔與徐紫芸〈從《雞籠華仔》到《清窮華仔》：新世紀亞美劇作中的認同政治〉；又或是超越族裔與文化的單一認同而轉向多元認同如王寶祥〈英語、華語、「同」言、不同語：謝耀劇作《他們的語言》中的少數族群語言〉；皆是從各種面向與角度切入，圍繞族裔形象、文化、世代、認同等議題探討的論文。另外雷碧瑋在〈展演對立：二十世紀末的亞美劇場〉一文中，綜觀幾部華裔、日裔、韓裔的劇作，檢視亞裔美國人早期在亞洲與美國二



元之間「非此即彼」的選邊站中擺盪掙扎、後期則欲消除此二元對立的「兩者皆非」，以建立更加多元的面向與認同。

心理學中關於身份認同發展有許多相關論述，各學者研究的出發點或所持觀點各有相似及不同之處，在張與關（Chang and Kwan）合著的〈亞裔美國人種族與族裔認同〉（“Asian American Racial and Ethnic Identity”）一文中，整理介紹幾位關於種族或族裔認同發展的論點，其中明確針對亞裔美國人種族認同發展的理論，如珍·芬妮（Jean S. Phinney）〈弱勢群體青少年族裔認同發展階段〉（“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從自我認同（ego identity）的觀念出發，提出族裔認同發展的三個線性發展階段（引自 Chang and Kwan 122）；珍妮·赫姆斯（Janet E. Helms）則提出有色人種的種族認同模型，分成五個階段，可能是線性發展也可能不斷循環往復，或是停滯在某幾個階段（引自 Chang and Kwan 117-19）；艾爾希·史密斯（Elsie J. Smith）提出的四階段族裔認同衝突，以白人主流群體（majority）與其他少數弱勢族裔族群（minority），兩者之間的關係對比觀察，對於弱勢族裔的人而言，身為少數族群，被主流群體接納或拒絕與否，將影響他們的族裔認同（引自 Chang and Kwan 123-24）。

其他關於種族／族裔認同的討論，如歐瑟曼與坂本（Oyserman and Sakamoto）在〈身為亞裔美國人：認同、文化建構與刻板印象覺察〉（“Being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Cultural Constructs, and Stereotype Perception”）一文中提出構成亞裔美國人認同的四個要素：與家庭的相互依賴感、與遺緒及傳統的連結性、個人成就與家庭及群體之間的整合、對結構障礙與種族歧視的認知，並以 162 位亞裔美國人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觀察他們對刻板印象以及模範少數的認知與觀感（Oyserman and Sakamoto 435）。另外增田等人（Masuda, Matsumoto, and Meredith）以問卷調查一世到三世日裔美國人的認同傾向，以及影響認同的因素，結果發現年齡、教育、職業聲望以及宗教會影響身分認同，而


對日本身分的認同會隨著一代一代在不斷的文化適應之下漸漸減弱 (Masuda, Matsumoto, and Meredith 207)。

無論是甚麼樣態的認同形式，總是身在美國的少數族裔關心且亟欲理清的議題，台灣戲劇學術界過去對於認同議題的探討，研究切入點多半為兩個世代作家對同一文化形象運用的對照與整理，或不同世代作家在同一議題處理方式差異的比較。本文將以五反田寬的劇作為例，輔以心理學的種族／族裔認同發展理論，研究探討有如五反田寬本身與身邊人物綜合形象的劇中人物，如何在自我的族裔認同建立、社會生存適應問題之中拉扯掙扎，以及在巨大歷史創傷事件及後續餘波影響之下，嘗試理出能夠讓自己安身立命的一條路徑，確立在美國的定位並昂首邁向未來。

第四節、研究徑路

心理學中關於族裔認同發展的理論，提供了另一個面向切入認識、思考身份認同，從心理學的角度觀看弱勢族裔的認同發展，可更加清晰的分析在美國社會中亞裔的族裔認知與認同進展的不同階段，從而得知在不同階段內心會產生的矛盾、障礙與期望，進而理解劇中人物因心中的各種千迴百轉而出現的種種行為特徵。

在諸多心理學者提出的種族／族裔認同發展理論中，韓裔心理學者珍·金 (Jean Kim) 所提出的「亞裔美國人種族認同發展理論」(Asian American 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ARID)，將亞美種族認同發展分為五個階段，五個階段理論上可能是直線性發展但非必然如此，同時觀察不同移民世代相異的認同發展表現，以及社會與政治整體情勢變化，對於種族認同發展的影響。日裔心理學者詹姆斯·富士·柯林斯 (James Fuji Collins) 針對日裔美國人為觀察對象，提出雙族群／雙文化認同的四個發展階段，並分析了日裔從一世到四世所各自帶有的世代特色，以及日裔不同於美國其他少數族裔的思考與行為特徵。



金綜觀亞裔美國人的種族認同發展，在理解有別於美國主流盎格魯·撒克遜族裔的泛亞裔整體上具有背景知識的作用；柯林斯明確以日裔美國人為對象正是符合探究五反田寬劇作中人物心理的需求，因此本研究並行採用兩位學者的發展理論作為分析劇本角色的根據。並列比對金與柯林斯兩者的族裔認同發展理論，幫助我在觀察與分析劇中人物思維、行動以及認知發展時，更加有理論依據的探究並理清角色內心的發展狀態。經由兩位學者所劃分的亞裔與日裔種族身份認同建構、發展的各個階段，一探美國社會中的弱勢族裔，在生命不同時期關於自身身份、族裔及各種形象認同的特徵為何，討論認同需求是如何建立、運作，因遭遇各種或小或大的事件所產生的轉變。並以此分析、理解劇中人物自身的族群認同處於哪一階段，是否始終在某幾個階段之間來回躊躇或能夠如理論中的發展進程繼續往下蛻變，無法順利完成發展階段的人物是何種原因造成他們的認同滯留。他們對自身族裔的困惑與矛盾、介於兩邊族裔之間的拉扯、社會適應難題，皆是在認同過程中所產生的疑難與障礙，另外在整體社會環境、歷史背景的影響下，也造成世代之間不同的認同遞變，尤其是重大歷史創傷事件的震盪，每個世代對事件的解讀以及被影響的程度不同，但同樣都面臨於主流社會中尋找自身定位更加困難，以及如何一個受到排擠與歧視的社會與政治體制中繼續生存下去等問題。族裔認同的建立、發展與遲滯、退縮都在各種因素的刺激下產生動態的變動狀態。

「認同是一個個體或一個群體的『自我感』。他是自我意識的產物，這樣的意識使『我』或『我們』做為一個實體有著不同的特質，讓『我』和『你』以及『我們』和『他們』有所區別」(賽謬爾 38)。認同為一種區分「自我」和「他者」的認知，人們渴望被人群、社會接納，有著歸屬於某方面具有同質性的團體的需求，如族裔、文化、地域、政治信仰或宗教等，同時也需要足以辨認「我們」和「他們」之所以不屬於同一個社群的特徵，當一個人開始辨認並決定要歸屬於哪一個或哪幾個群體時，他對自我的身份認同便開始建構。但認同並非一旦




建立後便恆常不變，仍會受到外在政治、社會、不同社群之間互相影響而變動，甚至退回前面的階段，一個人若無法尋得使自己能夠安心生存的認同群體，以及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將不斷在各種群體以及對自我的質疑之間游移不定，尋找屬於自己的棲身之所。

第五節、章節架構

對台灣人而言，成長過程中美式文化充斥在生活周遭，如：美式英語、好萊塢電影、各種美式流行文化符碼等，多數人的世界觀普遍是建構在台灣以外的外國文化等於美國文化的概念中，但我們所接受的這些美式事物或思考模式，主要皆由美國白人觀點為主流論述與思想架構出發，對於美國其他少數、弱勢族群相關的歷史所知甚少，因此有必要將日裔移民在美國生存發展的歷史背景先行交代。

第二章首先將簡述日本人移民美國的歷史。第一代日裔移民美國，首先來到夏威夷群島稍後才進入美國本土，在美國本土的日裔移民主要集中在西部，尤其是加州，勤奮工作加上族群團結對美國當地人造成壓力，招來美國白人的反彈，從二十世紀初便不斷出現各種為阻擋日裔勞工工作的勞工仲介團體，法律上也逐漸緊縮日裔移民的各項權利，遭排拒的第一代日裔移民轉而將希望寄託於第二代子女身上，希望出生於美國本土的二世能夠成為他們與美國社會之間的橋樑，被夾在一世日本父母以及他們成長、受教育的白人社會之間的二世，在自我身份認同上經歷巨大的拉鋸與矛盾。


日裔與美國人之間的衝突隨著時間不斷升高，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攻擊珍珠港，在沒有任何犯罪事實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屈服於輿論以及政治壓力，1942年二月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簽下第9066號行政命令，同年五月開始進行大規模軍事撤離日裔，將之移至十處位於沙漠或沼澤區的大型拘禁營，日裔在匆促撤離時賤賣辛苦耕耘多時的田產、家產。1945年年



底，隨著戰爭結束，各地的拘禁營也陸續關閉，日裔回到殘破不堪的家園，面對財產的巨大損失以及對於政府、社會信任的全然喪失，創傷來的太過突然無法清楚認知、消化與適當表達，於是日裔不論一世或二世維持了將近三十年的噤聲緘默。直到 1960 年代黑人民權運動風起雲湧，1970 年代弱勢族裔平權運動開始跟進，陸續出現平反戰時日裔拘禁營事件的聲音要求政府有所作為，終於在 1990 年獲得政府的賠償與總統的道歉。

五反田寬出生於戰後，上一輩集體對事件噤聲緘默，在他成長過程中很難聽到相關描述。但父母與日裔長輩見面時互相詢問對方當時是在哪個營區，或是父母刻意選擇較正向的拘禁營記憶談論（Ito 174），這些生活的細小點滴引起他對於自身族裔歷史的好奇，加上對於事件的資料探索，他仍然將這段歷史記憶承載下來，結合他在成長過程所遇見的許多種族矛盾與歧視壓迫，經由創作劇本呈現他的想法。面對此歷史事件，因為時空距離拉開，他也能夠以較客觀理性的筆觸描繪，日裔遭受的影響與困境，經由他的轉化，可看見不同的議題穿插出現在他的劇作中，這些歷史事件與個人生命經驗互相交纏，一代一代傳遞下去，形成日裔美國人的共同歷史記憶。本文將討論的三個劇作年代設定為 1945、1981、1989，創作年代分別為 1998、1980、1995，都是在平反運動方興未艾的八〇、九〇年代前後創作，顯示平反運動所激發的紀錄和創作能量，身為被壓迫的弱勢族裔在運動的刺激下將過去無法或不願說出的歷史傷口以各種方式表述、轉化，進一步期待開啟更多族裔對話與翻轉的可能性。

第二節分段簡述心理學中亞美種族認同發展理論與日裔美國人的認同發展階段。首先簡介「種族認同」(racial identity) 與「族裔認同」(ethnic identity) 兩個名詞各自代表的意義與指涉，再來詳細介紹金的亞美種族認同發展理論各個階段的特徵、發展趨向。第二部分敘述柯林斯的日裔美國人的認同發展階段、日裔美國人在族裔認同上相異於其他亞裔人民的特點，以及從一世到四世不同世代各自的認同特色以及發展狀況，嘗試整合至後續章節分析劇中人物之運用。



第三章分兩部份，以劇本為單位，從心理學的認同發展觀點橫向分析三部劇作中人物面對日本與美國兩種文化的身份認同狀態。第一部分觀察劇中角色對日裔身分如何認同，從自身種族血緣、家庭、族群文化傳承的族裔認知開始，首先由家庭與周遭社區認識到自己在美國多樣種族拼貼的社會中屬於哪一個人種，同時還屬於其中的哪個族裔，對於自身族裔的特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並意識到自己與白人不同。觀察劇中角色的行為與想法，可發現日式習慣與價值觀念如生活飲食習慣、子女教養、宗教信仰或男女婚嫁觀念等等，都保持日式的傳統慣例，日本傳統價值觀呈現在生活的許多層面中。但在拘禁營之後，他們較難去認同日本的文化與傳統，因為他們認為是日本的身份使他們受到拘禁營的迫害，他們對於日裔身分感到遲疑與困惑，難以正面擁抱。直到三世之後比較沒有受到戰爭與拘禁營直接影響，才能以較正向的態度欣賞自己的日裔身分，並且想要把這些過去的歷史記錄下來或做一些創作、轉化。日裔身份對他們而言是由於家族使命感而覺得應該傳承下去但同時也感到無比沉重的包袱。

第二部分則整理分析在美國社會中日裔如何認同自己的美國身分。通常日裔在意識到自己與白人不同後對自己的族裔產生質疑與疏離，急於尋找一個族裔身份以及參照的群體以確認自我身份，通常會內化白人價值觀評斷自己，並渴望融入白人主流社會，此時期所產生的行為特徵，每個角色以不同的方式表現。而為了適應與同化於主流白人社會，雙重甚至多重認同的矛盾狀態於焉生成。但生理上的差異讓他們始終無法變成百分之百的白人，同時他們對於制度中歧視種族的政策或是社會中不正確的種族歧視觀念缺乏認識，總是把負面的經驗歸咎於自己日裔的身份上，因此他們渴望被主流社會認可卻始終沒辦法融入，美國身分對日裔而言是很希望得到卻始終無法獲得的身分。


在美國夢追求之路坎坷甚至失敗之後，部分角色認知到社會與政治上對於族群的壓迫、歧視，認同的發展產生轉變；之後能否從不必要的罪惡感與自卑感中解放出來，發展出自我的準則並決定、接納自身的種族身份，在相近的族裔社群



中獲得被支持的環境，並將正面的認同重新定位回原生亞美族裔，認知到自己是美國的亞洲人，清楚分辨自己哪些部分屬於亞洲，哪些部分屬於美國，不再急於渴望融入白人社會獲得認可，並且將族裔與自身多種身份認同整合，族裔將不再是唯一的社會認同。同時著眼分析雙重或多重認同特別明顯的角色，觀察這些人物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下不時變動自己的族裔認同以求滿足內心的部分需求以及融入外在社會，探討這種時常變動的認同狀態是否是因為心中認同處於某幾個階段無限迴圈，導致無法正式決定自己的身份並與相似認同的社群互相支持，同理人物心理狀態的同時也理解日裔美國人時常遇到的困難與障礙。

第四章分成三節整體縱向觀察族裔認同發展在日裔一世到三世，三個世代間的轉變與差異，經歷牽連族裔身份的重大歷史事件與戰爭之後，日裔對於自身種族、白人社會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看法的轉變。一世移民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前來美國工作，設法生存、快速融入美國社會為最主要的關注重點，無多餘心力關心弱勢族裔的身份，另外由於來美國時多半已成年，人格發展與自我認同已經接近完成，因此社會政治的氛圍以及種族歧視，對於他們個人認同較無太大影響

(Kim 141)。出生於美國的二世，處於日本家庭文化與外在社會、學校的美國文化之間，普遍被一世父母期待成為「中間人」以便讓東西文化能夠互相理解，二世總是感到自己的雙重性：同時上美國與日本學校、在學校講英語回家講日語、擁有美日雙重國籍，長大後即便擁有良好學歷，仍然因為本身族裔的緣故被排除在公部門以及製造業的職位之外，二世最終只能被困在族裔的勞動市場中，為了能夠被美國社會接納，二世不遺餘力地想要融入白人世界，強調自己的愛國，並且逐漸認同自己是美國的公民，他們是介於日本傳統文化與美國公民社會之間的灰色公民，對於自身的認同產生最多焦慮與拉鋸。到了三世日裔，與日本族裔傳統文化的連結比二世來的薄弱，更加積極想要融入美國白人主流社會，但因為膚色與長相，還是經常受到排斥與貶抑。從一世到三世對自身的族裔有著不同的認同發展，每一世代所處的社會、政治背景也不盡相同，交互作用之下產生的族裔



自我認同轉變、傳承與轉化是觀察與分析的重點。同時觀察拘禁營事件對於日裔世代所產生的影響，重大歷史創傷事件激化認知的失調，造成人物內心、人際間衝突加劇以及認同整合的困難度升高，弱勢族裔面對來自主流強勢社會、社群的打壓與欺凌，所產生的大量矛盾與困惑，如何去理解並消化，再重新定義自己並接納自己與周遭的人們，以期能夠不再充滿憤怒或困擾、一同編織更加相互包容、扶持的未來道路。

結論將整體回顧劇中人物的認同發展狀態與五反田寬所處社會政治脈絡之間的關係對照，以及日裔社群現今的多元認同。1980 到 90 年代的日裔處於平反運動浪潮中，正開始消化並認知國家機器對於種族的歧視與壓迫行為並非族裔的原罪，而是國家的過錯，漸漸轉化內疚與自責的心理，開始正面挑戰社會不公平的制度，當時尚未能將族裔緊箍咒從頭上解下，相對於其他社會身份認同而言，族裔認同仍然佔極大的比例，因此劇中人物也呈現不斷尋求歸屬感的焦躁狀態，也是反映了劇作家與同一世代日裔的焦急，許多在美國的亞裔族群對於自身身份的確認與獲得認可的心理需求，促使他們藉由各種方式如文學、戲劇的創作表達出來，這些作品便是他們追尋過程的軌跡。另一方面日裔移民持續進入美國，雖然拘禁營是許多美國日裔互相認同、結盟的重要事件，但此經驗依舊不能普世化，對於二戰後才來到美國的日裔而言，拘禁營未對他們造成影響，且二戰時日本軍隊的各種暴行與最後的戰敗，對他們而言都是恥辱的記憶，因此二戰與拘禁營並非他們喜愛談論或藉由此事件獲得族裔聲量的議題。日裔現今的認同在多族群、多文化不斷的互相交流與融合之下，將呈現更加多元且包容的態勢。

第二章：日裔美國人及其認同發展



第一節、日裔移民美國簡史

一、日裔移民溯源與排日情緒

自日本來到美國的移民，不論在二戰前或戰後皆持續移入，溯源至最早一批日本移民，乃源自 1880 年代。日本江戶幕府在 1853 年結束長達兩百多年的鎖國，1868 年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追求現代化與西化以求抗衡歐洲與美國的勢力，為提供工業化與軍國主義政策大量資金，農民生存環境受到擠壓，在多山的日本國土上，尤其是熊本縣、廣島縣與山口縣，農民多半因為付不出重稅而難以生存，開始尋找外移工作的機會，他們便成了夏威夷種植農場主人的主要招募對象。1868 年第一批日本勞工被聘雇至夏威夷王國²，1884 年日本政府正式批准夏威夷農場主人招募聘用日本勞工，1890 年代日本勞工開始進入美國本土。另一方面，中國勞工自 1850 年代因淘金熱便大量移民至美國，使白人工作者備感威脅，1882 年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關閉中國移民大門，日本人便順勢遞補低薪勞工的空缺，1885 至 1924 年間有二十萬日本人進入夏威夷王國、十八萬日人進入美國本土。1907 年日本與美國之間訂立紳士條款（Gentlemen's Agreement）縮減日本移工進入美國，但已在美國的日裔，其日本家庭成員被允許來美國依親，因此便出現以結婚為名義實際上對探索新世界較有興趣的「照片新娘」開始大量輸入美國，日本移民人數並未因紳士條款的訂立縮減反而持續增加，組成家庭後的日裔移民流動便漸趨穩定，有別於早期四處打工的旅居型態，開始有長期定居的打算（Takaki 43-47）。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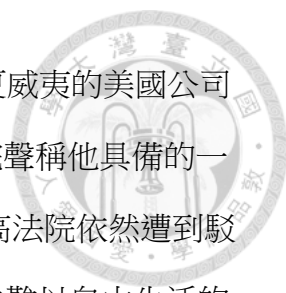
² 夏威夷王國（Hawaiian Kingdom）自十八世紀起為部落王國，直到 1898 年被美國政府合併成為美國國土的一部份。參考網頁：<https://www.gohawaii.com/hawaiian-culture/history>

³ 日裔移民美國簡史相關資料參考：“Japanese American Documentary”：<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1XJs3QRxVE>



來到美國本土的日本人多半居住在西部，1900年時有42%的日裔住在加州。在鄉村的日裔主要以農夫為職業，居住在城市的日裔則是經營小商店、餐廳或旅館，通常會集中居住以避免白人種族欺負。族群的團結以及農耕事業有成，許多日本人成家立業，但同時亦擠壓白人農夫與其他工作者的工作機會，排華法案後在美日人逐漸比華人多，美國人對於華人的偏見與仇恨便轉移到日人身上，1900年後開始出現排日的種種舉動，如1902年以壓低勞工工資、削價競爭的西部農業承包公司（Western Agricultural Contracting Company），其目的便是要阻擋日本勞工繼續工作（Takaki 198）；或是政府官方刊物公開認為白人勞工可教化並能團結合作，但日籍勞工缺乏這種能力，因為只為賺錢缺乏對國家的愛；1913年「外國人土地法」（Alien Land Law）加州政府規定日籍農夫不許擁有自己的土地，只能承租並以三年為期限，日裔改用美國出生的孩子的名字來承租，待孩子成年便可擁有土地，至1923年法律更加緊縮，「取得、擁有、享用、使用、耕種、佔有與轉讓不動產」皆不被允許（Takaki 203-205），日裔擁有土地的比例大幅下降，日裔農夫開始以非書面的商議承租土地或跟美國人借名字。教育方面也出現排斥日裔的舉動，如1906年舊金山教育部要求「中國、日本、韓國小孩去上東方學校」（Takaki 201），可見日本人受排擠的情況之嚴峻。

除了經濟空間、教育資源的壓縮，美國政府在移民進入許可以及公民身份核准方面也不斷收緊。繼紳士條款後，1921年制定淑女條款（Ladies' Agreement），日美之間協議禁止照片新娘移民來美，幾乎終止日人移民美國，1924年的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24）禁止不符合公民身份的外國人入境，為避免激怒日本政府，特地把中國人加進來，但早有排華法案，因此此法案實為針對日本人，至此來自日本的移民全面終止。報章媒體不斷散播輿論，指出日人只想在美國獲取經濟利益、建立大和民族、不想融入社會，如此加深美國人排日的情緒，日裔歸化美國公民更加困難，時常被政策拒於美國國家大門之外，其中之一便是1922年的「小澤案件」（Ozawa case）。日人小澤孝雄（Takao



Ozawa) 自 1894 年來到加州就讀高中與大學，之後便長期在夏威夷的美國公司工作，他於 1914 年提出國籍歸化申請，卻意外遭到拒絕，法院聲稱他具備的一切資格都符合入籍條件，除了他不是白人，多次上訴最後在最高法院依然遭到駁回，理由就是「他顯然並非白種人」(Takaki 208)。無法入籍也難以自由生活的日裔，為求身家的保障便倚賴同族群以對抗白人社會，如此一來再度坐實「無法同化」的形象，惡性循環之下日人在美國生活艱困，處處受到排擠與壓迫的一世轉而隱匿在小型社群中，並將希望放在二世身上。

在美國出生的二世，夾在日本與美國兩種文化之間，一邊是父母的祖國，另一邊則是自身受教育、生活成長的世界。一世父母通常希望兒女可以成為他們與美國社會之間的橋樑，讓兩種文化能夠有更多的機會相互認識、了解。一世教導二世許多日本傳統道德精神並且非常重視教育，視教育為晉升更好生活的階梯，安排小孩平時就讀美國學校，假日到佛寺裡的日本學校學習日語與日本文化，並且會替子女登記日本國籍，以備日後若在美國無法適應能有一條後路可退。二世則時時感受到自己的雙重性，身上並存日本與美國文化，但他們無法以跟父母相同的方式理解日本文化與諸多其中的精神，同時亦無法被美國社會完全接納，於是許多二世將日文名字縮短、改成更美國化的名字，試圖融入美國社會，但由於外表的特徵明顯不同於白人，長大後即便擁有良好學歷，仍經常被屏除在政府部門或專業職位之外，最後只能被困在族裔的勞動市場裡，受雇於日本小商店、洗衣店、旅館、農產品店，或只醫治日裔病患的醫生、牙醫。即便受到排擠，日裔發覺若強調愛國精神，有機會提高被接納的機會，因此一世父母教導小孩必須對國家忠誠，將來為國家貢獻一己之力，此精神與日本傳統的愛國教誨不謀而合。二世便在分別執行日本傳統、各式習俗的保存與傳承，以及融入美國自由、重視個人的精神，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中來回尋求認同與接納。

二、二戰拘禁營與日裔忠誠度展現



美國排日情緒不論在經濟、教育、社會與法律制度上皆展現對日人的歧視與排拒，社會對立逐漸升高，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長久以來累積的排日聲浪衝上新高峰，當時在美國西岸的日裔人數超過十二萬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在美國出生的二世公民。攻擊發生後，政府單位和軍方不斷來回商討是否有大規模拘禁日裔的需要。珍珠港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暗示日裔為內奸，並建議撤離夏威夷歐胡島上的日裔進行拘禁，但在歐胡島上有超過90%的木匠、幾乎全部的運輸工人、大部分的農業工人為日裔，若撤離對島上勞動力影響甚大，因此負責此區域的軍事總督埃蒙斯將軍（General Emmons）並不想撤出日裔，形成夏威夷島與華府兩方拉鋸的局勢（Takaki 380-382）。儘管許多調查報告均顯示日裔的忠誠度沒有問題，且珍珠港事變時，大部分為一世的夏威夷日裔積極參與防禦與救護工事，但在加州日裔並非主要勞動力，許多白人農夫視日裔農夫為競爭者，因此美國本土的日裔更容易遭到攻擊。西部防禦司令部的陸軍中將約翰·德威特（John L. DeWitt）對日軍在亞洲戰場一連串勝利感到恐慌，他對日裔的懷疑與指控仍舊被採納，對此美國聯邦情報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局長胡佛（John Edgar Hoover）認為大規模撤離的軍事需求只不過是「在公眾與政治壓力下的結果，並非因為實際的證據」（Takaki 386-387）。

各報紙媒體的仇日言論與聳動新聞火上加油，社會上種種反日言論不斷中傷日裔形象，謠言如日裔美國人在加州為日本軍隊做間諜內應，珍珠港事件才得以成功，並且他們正聯合策劃一場更大的美國西岸攻擊行動，地方與州政治人物也開始領導排除日裔的活動，並有愛國組織、各農業同業團體加入，倡議將日裔屏除。地方上也有明顯歧視日裔人民的行為：日裔律師、醫生被無預警吊銷執照、商店張貼拒絕日本人進入的標誌、日裔的汽車和房屋遭到破壞、在街上無端受到言語辱罵等狀況層出不窮。更有部分被警方認為有嫌疑的日裔無預警被逮捕，數日後才獲釋放，社會上一片風聲鶴唳，日裔的處境越來越不利。

中央與地方各種排日聲浪與輿論最終驅使羅斯福總統在珍珠港事變兩個半月後，1942年2月19日簽核「第9066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9066)，將西部部分地區劃為軍事區域，並授權軍方可以對區域內的人民進行任何必要的限制、移置對國家安全有威脅的可疑人士。同年五月份開始撤離日裔，他們被指定先至集合中心(Assembly Center)報到，等待之後被分發到全國十處拘禁營(見圖一)。日裔被迫在約一星期內的短暫時限倉促賤賣在美國辛勤經營多時的田產、家產，每人只被允許攜帶簡單手提行李，被運送至集合中心暫時居住。這些由馬廄或牛棚倉促改造且極為簡陋的集合中心，生活條件極差，日裔在此等待數星期至數月之久，再被運至位於沙漠或沼澤區域的拘禁營，荒涼貧瘠的土地、極端氣候、惡劣的衛生條件、毫無隱私、擁擠的生活空間，還要面對看守台上槍口指著營內的衛兵，日裔人民在裡面過著與外界隔絕且恐懼的生活。⁴



圖一：1942-46年全美日裔拘禁營分布圖⁵。

⁴ 拘禁營相關記憶紀錄參考資料：“Heart Mountain-Three Years in a Relocation Cen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wnevYkdFQ>>

⁵ 圖片資料來源：<<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Japanese-American-internment>>



許多日裔在拘禁營經歷巨大的認知失調：同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沒有任何犯罪事實或正式審判，僅僅因為自己或父母的祖國正在跟美國交戰，就受到國家機器莫名的處罰。營內の日裔出現兩派不同的意見，一部份認為要積極配合美國政府的任何措施，方能證明自己的愛國心以祈早日獲釋；另一部份的人，較為一世，對於被關進拘禁營感到憤怒且覺得自尊受到嚴重羞辱，甚至出現日本政府絕對不會這樣對待他們的極端想法，營中日裔對於自己到底該認同哪個國家產生極大的困惑與內心衝突。在 1943 年 2 月拘禁營の日裔被要求填寫一份忠誠度問卷 (loyalty questionnaire)，此問卷的目的有兩個，一為重新安排拘禁者的工作以及在禁制區外的重新安置，另一為向二世徵兵。問卷中第二十七題與第二十八題引起內部激烈的反彈與爭論⁶，第二十七題針對符合徵兵年紀的男性：「不論如何，你是否願意在受到徵召時服役於美國軍隊進行戰鬥任務？」第二十八題詢問所有人：「你是否宣誓無條件對美國忠誠，並為美國抵禦任何外來或內在的攻擊，並且宣誓放棄對日本天皇或其他外國政府、勢力或組織任何形式的效忠或服從？」對一世日裔而言，若在第二十八題回答了「是」，等於放棄日本國籍，但他們也被拒絕入籍美國，將會成為沒有國籍的人，因此許多人對此題產生疑慮與遲疑。面對第二十七題，許多年輕二世也無法同意，先是因為族裔身份被美國無差別拘禁，現在又要求他們為美國犧牲付出，實在是十分諷刺之事，因此在兩萬一千名二世適齡男性中約有四千六百人在這兩題回答了「不」或是沒有回答，這些人被稱為「不小子」(no no boys)，他們否定的答案對美國政府當局而言就是不忠誠的表現，然而事實上他們如此作答並非對美國不忠誠，而是欲抗議憲法賦予的權利被剝奪 (Takaki 397)。

而早在 1942 年政府便開始規劃組織一隊全為二世的戰鬥小隊，一方面美軍需要更多軍人加入戰鬥，另一方面為提供日人彰顯自己效忠美國的機會，同時又

⁶ 亞裔美國劇作家謝耀 (Chay Yew) 曾以忠誠度問卷第二十七與二十八題為標題創作記錄戲劇 (Docudrama) 《問題 27，問題 28》(Question 27, Question 28)。



可以抵銷日裔對美國政府種族歧視政策的指責。許多營內的二世為了證明對美國的絕對忠誠選擇入伍，以承諾付出生命為代價展現自己的愛國之心。此年埃蒙斯將軍組織 1400 名夏威夷二世成「第 100 步兵營」(100th Infantry Battalion)，先被送去北非戰場，1943 年九月再到義大利，戰績卓越，是美軍史上獲得最多紫心勳章的小隊，因此也被稱為「紫心營」(Purple Heart Battalion)。由於第 100 步兵營的優異表現，1943 年 1 月埃蒙斯將軍再次徵召 1500 名二世入伍，最後共徵召到 9507 名二世自願入伍，後便組成「442 團戰鬥隊」(442nd Regimental Combat Team)，以「拚死一搏！」(Go for Broke) 為口號，被派往歐洲戰場，與第 100 步兵營會合，橫掃義大利與法國，但也傷亡慘重，約有四分之一的成員死亡，兩隊在僅僅一年多的服役期間，成為美國軍事史上獲得最多獎章與榮譽的部隊 (Takaki 385; 400-402)。

二戰時約有 33000 名二世自願從軍在美軍服務。歐洲戰場之外，在太平洋戰場方面，其中精通英文與日文的幾千名日裔二世與歸美族 (kibei)⁷ 美軍隸屬軍事情報局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隨軍隊被派往前線擔任通譯官，負責截取日軍通訊資料、解密日軍加密電報內容、翻譯由被俘日軍身上所攜帶的文件，以及協助審訊日軍戰俘，在美軍進攻沖繩時，這些二世通譯員拯救自己的家人鄉親並勸降日軍。在太平洋戰場面對的是日軍與其他被日軍佔領的亞洲國家，這些通譯員的亞洲面孔使他們身陷危險，即使待在美國軍隊中仍有可能被自己的士兵誤認為敵人，通譯員除了須小心躲過進攻搶灘時敵人的炮火，還需警戒自己人的子彈，內心的認同矛盾感也不斷刺激著他們。由於這些二世通譯官攔獲許多日方情報、翻譯並解密許多戰爭機密資訊，加速美國對日本軍方的了解，並不時調整戰爭的步調與進攻方式，據估計因此縮短戰爭至少數月至兩年時間 (Takaki 399-400)。參與戰事的日裔二世以血證明對美國的認同，並爭取日美人在社會上的一

⁷ 歸美族 (kibei) 為在美國出生的日裔二世，求學時期被父母送回日本就讀，高中或大學畢業後再回到美國，這個族群通常精通日語但英語不見得流利，難以融入美國社會的情況下，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常感到幻滅與無所適從。

席之地，但即便付出再多的血汗與生命，在戰後他們依舊被視為是外來者，仍然得不到應有的認可與接納。



三、戰後平反運動與五反田寬

1. 二戰後平反運動

自 1943 年起，通過忠誠度問卷條件的被拘禁者便可提出離營申請書，由政府重新安置到美國中部如科羅拉多州、猶他州或伊利諾伊州，許多日裔前往芝加哥定居，打散日裔的居住地且遠離歧視日裔情緒高漲的西部（Burgan 71），不但降低日裔群居對政府的威脅感，日裔居住在反日傳統不那麼強烈的中部也較有機會重新建立生活，一舉兩得。而隨著整體戰事逐漸明朗化，美軍感到勝券在握，拘禁營也陸續關閉，1945 年底隨著二戰結束除了圖利湖營區（Tule Lake），其餘營區皆遣散被拘禁者並關閉，拘禁沒有通過忠誠度問卷或是被認為有犯罪行為日裔的圖利湖營區也在 1946 年 3 月正式關閉。離開營區前日裔曾經要求貸款或其他協助以買回被拘禁前賤賣的部分家產，但遭到政府拒絕，他們只得到五十元與一張火車票（Burgan 71）。回到殘破家園或是去到另一個城市的日裔，面對失去農地與農具、被惡意破壞的房屋，以及依舊嚴重的種族歧視，許多人感到營外的生活並不比營內好過，部分被釋放的日裔選擇回到日本放棄美國籍，但絕大部分仍然在滿目瘡痍之中試著重新再站起來（Burgan 71-74）。

許多日裔在艱困的重建家園同時選擇沉默且低調的生活著（Burgan 78），絕口不提過去在拘禁營中的經驗，他們奉行日本的傳統教誨：努力不懈、謙讓、堅持，專注於自己的家庭與生活維持，拘禁營對於他們就如同久遠且難以癒合的傷口。即使 1948 年杜魯門總統曾通過日裔美國人索賠法（Japanese American Claims Act），要求賠償日人在被拘禁時損失的財產，但實際執行的賠償金額遠不及所失去的。如此緘默持續至 1960 年代，黑人民權運動與反戰運動風起雲湧，其他弱勢族裔受到鼓舞也聯合集結爭取自己的權益，於是 1970 年代被稱為「黃



色力量」(Yellow Power)的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隨著同志權益與女性主義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始為自己發聲 (Asakawa 17)。日裔美國公民聯盟 (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JACL) 於 1970 年要求美國政府補償任何曾經被拘禁過的日裔，算是踏出要求政府正式面對迫害日裔歷史的第一步 (Asakawa 17)，但在各方人士與學者努力奔走之下，直到 1976 年第 9066 號行政命令才被撤銷。1980 年戰時重置與拘禁委員會 (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 CWRIC) 成立，舉辦公聽會並調查訪問曾受拘禁的日美人，兩年後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顯示，羅斯福總統當年拘禁日裔美國人的決定是「沿襲了西岸反日風潮與排日立法的漫長且醜陋的歷史」(Burgan 79)，該委員會於 1983 年建議政府應對日裔進行賠償，終於，1988 年立法機構通過公民自由法 (Civil Liberties Act) 允諾每位被拘禁者可獲得兩萬美金補償金。1990 年老布希總統 (George H.W. Bush) 發出第一筆賠償金給當時最年長、高齡 107 歲的被拘禁者江藤守 (Mamoru Eto)，連同賠償支票還有一封正式道歉信，賠償金直到 1999 年才全數發放完畢 (Burgan 79-82)。

在今日，過去拘禁營的舊址也是日裔團體致力保存的歷史遺產，十處營區目前仍皆存在，其中有六處已是歷史重要地點，加州的曼札那營區 (Manzanar) 被列為國家歷史遺址，並有紀念碑立於此地供日裔後人前來憑弔，營區內規劃展間介紹拘禁營並有照片與影片展示當時營內日裔生活的狀況，以便讓來此參觀的人了解拘禁營實際樣貌。每年日裔社群會組織拘禁營紀念行旅，返回當初被拘禁的地點回憶當時的種種點滴，並藉由此舉警惕種族歧視並不遙遠，國家機器隨時可能再次發動。另外在洛杉磯的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 (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 館內設置關於拘禁營的常設展，博物館於 2002 年舉辦全拘禁營高峰會，邀請被拘禁者與他們的家人參加並互相分享記憶，舉辦工作坊討論如何從美國政府獲得並保存家族的紀錄。每年的二月十九日，也就是當年羅斯福總統簽署第 9066 號行政命令的日子，成為日美人社群的紀念日，紀念自由人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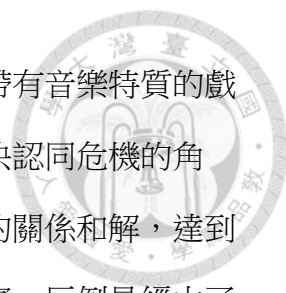
遭到剝奪，與戰後為平反因族裔身份所受到不公不義對待的一切努力（Asakawa 16-17）。



2. 五反田寬的創作與時代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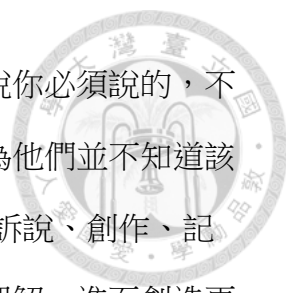
出生、成長於戰後的美國，身為居住在日美人社區的三世日裔，五反田寬對於自己族裔身份的困惑並不比上一輩少，在成為劇作家之前，五反田寬在許多不同領域與職業間轉換，在他生命中許多的追尋都與尋找、確立族裔身份認同有著若有似無的關聯，曲折的尋覓猶如日美人崎嶇的自我認同旅程。在他成長過程中主要興趣為音樂與電影，進入大學時原本欲攻讀心理系，預期成為心理治療師，但因父母的期望改換主修讀法律，他於 1970 年代初前往日本學習陶藝一年，可視為是一種形式的族裔尋根之旅。回到美國後，無法如雙親所願開始律師執業生活，音樂創作仍然是五反田寬所喜愛的追求，成長於巴布·狄倫（Bob Dylan）與披頭四（Beatles）年代，他深深受到影響並渴望以有創意的方式展現自己，因此曾一度在與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和潮見瑞（Rick A. Shiomi）共組的搖滾樂團寫歌與擔任歌手，他嘗試在創作歌曲時探詢亞裔美國人的身份，感到自己必須寫出「我是誰／甚麼」。當時正值亞裔美國人平權運動風潮發端的六〇至七〇年代，三人也不斷討論身為作家他們想要做甚麼，這對亞美社群、整體劇場圈以及國際情境又意味著甚麼。他在創作歌曲的同時開始嘗試音樂劇寫作，第一齣搖滾音樂劇《酪梨小子》被創作出來並獲得機會付諸演出後，五反田寬體認到之前他透過寫歌表達自己的想法以期達到政治功能，但在劇場中他能夠發揮、獲得的支持更加龐大，不論是東西表演家劇團或亞美劇場劇團，身處周遭皆為亞裔美國人的劇場環境，他感到巨大的自由與掌控權，終於可以做一些屬於「我們的」創作（Gotanda, *Between Worlds* 31-32）。

關懷生而為「人」，或進一步的「亞裔美國人」、「日裔美國人」的內心與情感處境，是五反田寬的劇本作品時常涉及的議題，過去生命中曾經走過的路途在



作品中留下印記，如人物的心境轉折、亞裔美國人身份政治、帶有音樂特質的戲劇場景或是犯罪場景的呈現等。而劇中急於尋找身份認同以解決認同危機的角色，經常試圖透過與過去、記憶、文化遺產、儀式或家庭之間的關係和解，達到尋獲自身認同的目的，與過去和解並不代表活在過去或逃避現實，反倒是經由了解自己或家人長輩曾經走過的路，進而學習如何與矛盾共存，此種矛盾起源於擁有雙重身份又必須融入美國社會的焦慮（Savran 45）。因此他的作品經常有不同的議題探討，多半都是為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世根源以及上一輩甚至上上輩的生活與人生軌跡，如《二世漁夫之歌》（*A Song for a Nisei Fisherman*）以五反田寬的二世父親為模板，探究日裔二世的成長過程與心理歷程；《洗》（*The Wash*）探索傳統日裔中老年夫妻的情感世界與家庭問題；《魚頭湯》（*Fish Head Soup*）關注世代傳遞的內化種族主義；《松本姊妹》（*Sisters Matsumoto*）呈現被拘禁釋放後立即的心理創傷，反映他母親的生命經驗；《美國刺青》（*American Tattoo*）討論的則是心靈傷疤。

他擅長在寫實的對白中延伸或挑戰現實的邊界，以周遭人物故事為素材，由日常的對話建構場景，多個短景並置製造魔幻寫實的質感，同時在創作過程中探詢自己的族裔、身份認同。在他創作的劇本角色對白中，時常會有英日語夾雜的台詞呈現，語言混雜的狀況時常收到觀眾的意見，認為其中一些日文台詞的用語，在正統的日文語境中並不會如此使用，但他認為劇中雙語並用是「要讓人們知道雖然這裡是美國，但那些語言是隨著我祖父母從明治時代來的，所以我發明我自己的、美國的方式，來講述這些事情以及它們的影響，以一種美國的形式」（引自 Savran 55），這是他表現自己繼承日裔血統的一種認同族裔的方式。另外拘禁營帶給日裔廣大且深遠的創傷經驗也由父母影響五反田寬，「我父母的拘禁營經驗帶給我的作品及人生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影響」（引自 Ito 175）。除了心靈創傷，在族裔認同上也造成許多外顯或隱微的震盪，因此在平反運動正熾的八〇、九〇年代，亦為他大量創作相關主題作品的時期。五反田寬至今仍創作不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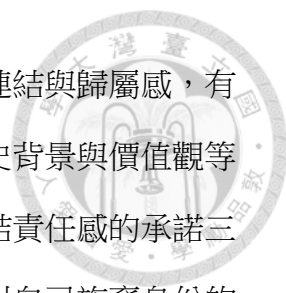


為他深深認知「亞裔依然非常的邊緣，因此需要為自己發聲，說你必須說的，不能保持沉默，要創造新作品，並且不能等待別人來幫忙……因為他們並不知道該如何做，他們真的不知道如何做」（引自 Ito 184）。經由不斷地訴說、創作、記錄，族群的歷史與故事得以留下，期待增進不同族群間的相互理解，進而創造更加平等且尊重的社會環境。

第二節、亞裔、日裔美國人種族／族裔認同發展

「種族認同」(racial identity) 與「族裔認同」(ethnic identity) 兩組詞彙乍看之下似乎是指向類似的意義，但實際上各有所指涉的範圍與層面。「種族認同」主要涉及較廣泛的人種認同，此類認同是關於個人如何對一個社會上認定的種族團體如亞裔、歐裔等產生認同，並與種族主義對此種族群體的歧視進行對抗，如在美國不論是日裔、華裔、菲律賓裔等泛亞裔，一同聯合起來對抗美國白人主流社會對於亞裔的各種歧視與壓迫。而在處理種族主義所造成種種影響的同時，逐漸捨棄主流社群對於自身種族的負面觀點，撕掉原本加諸在身上的刻板印象與標籤，重新對自己的身份定義，進而對自己的種族團體發展出正向的觀感，因此種族認同訴求的是大範圍的種族結盟並重新生成正面的種族觀點，具有複雜的社會意義和政治競爭關係，不僅僅只是生理上的特徵 (Chang and Kwan 116-117)。

「族裔認同」的範圍則較為細緻且層次豐富，是由個人對於族裔團體與族裔文化的情感連結、歸屬感與成員間的認同構成，主要處理的是「個體想要如何以一個族裔團體的身份看待自己」以及「別人如何期待個體的族裔團體身份」兩種觀點之間的協商關係 (Chang and Kwan 120)，並不像種族認同是為了要對抗種族主義與壓迫而生成。族裔認同又分為內在與外在兩種面向：外在的族裔認同為外顯的族裔文化實踐，如語言使用方法、食物偏好、信仰宗教、遵守傳統習俗、節日與穿著等，或是加入成員皆為同族裔的組織如日裔地區籃球隊，由外在行動



表現族裔的認同；內在的族裔認同為族裔團體成員之間的情感連結與歸屬感，有認知、情感與道德三個層面，為個人內心對於族裔的形象、歷史背景與價值觀等認知、情感上對同族裔成員與文化模式的偏好，以及對團體團結責任感的承諾三個方面構成。一個人便是在自己想要成為的族裔身份以及別人對自己族裔身份的期待之間協調並找到平衡點，進一步決定自己的族裔認同（Chang and Kwan 119-122）。

「種族認同」主要是為對抗種族主義的歧視與壓迫的戰略型結盟關係，「族裔認同」則是個人在文化、傳統、價值觀、情感連結以及歸屬感等方面如何選擇的認定。一個社群相對於其他社群的評價，影響此群體的名聲，也會影響個體如何認同此群體，同時影響將自己的種族、族裔團體與其他團體比較的策略，這個認同的過程便是種族、族裔認同發展。例如一個亞裔個體是否接受主流白人社會看待亞裔的觀點來審視自己，以及有無發展出對自己種族、族裔正向的觀點，甚至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為自己的族群發聲，不同的選擇都關乎認同發展的程度，對於一個人來說，認同發展最終目的便是加強或保護他的自尊與身份（Chang and Kwan 116）。由此可見身份的認同發展對於一個人確立自己是誰非常重要，種族與族裔的認同對於在多種族社會生存、且自身種族／族裔處於弱勢地位的人們格外重要且迫切，對抗種族歧視之餘還必須在自己想要成為的樣貌與別人期望的樣貌之間做出選擇，決定自己的種族／族裔認同且對自身身份認同具備一定自信，方能在惡意環伺的社會中穩健生存下去，因此種族／族裔的認同發展是亞美人在成長時期的人格發展至關重要的課題之一。以下將詳細介紹亞裔美國人的種族認同發展與日裔美國人的族裔認同發展，並觀察兩者的異同與日美人發展的特色。

一、珍·金的亞裔美國人認同建構、認同發展理論

韓裔美國心理學者珍·金（Jean Kim）注重外在社會環境對種族認同的影響，認為亞裔美國人認同是否會往下一階段發展，或是始終困在某幾個階段，主



要視整體社會環境而定，且環境中的多種因素決定在某個階段停留的長度與品質。此小節整理金於 1981 年提出並持續更新的「亞裔美國人種族認同發展理論」(Asian American 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ARID)，其中五個個體成長過程中的認同發展階段，從「族裔覺察」(Ethnic Awareness)、「白人認同」(White Identification)、「社會政治意識覺醒」(Awakening to Social Political Consciousness)、「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Redirection to an Asian American Consciousness)，到最後「整合」(Incorporation)。每個階段以構成認同的自我概念為特徵，認同從個人最早接觸的家庭環境、周遭社群開始發展，進到學校、社會中又會進入不同階段，認識社會制度、法律與政治環境之後再進入下一階段，理想狀態是繼續發展出對自身族裔正面的態度並進行整體認同整合，過程中認同的衝突對亞裔是無可避免的經驗，因為在美國社會中普遍認為不一樣的族群等同於弱勢族群，因此並非每個亞美人皆能完成這一系列的發展過程，常見的情況是停滯在白人認同階段或進到下階段後又倒退至前面階段。

第一階段的「族裔覺察」，發生於亞裔進入學校體系之前，此時互動對象為家人與親戚，因此對族裔的覺察也多半來自這些親人。居住在以亞裔為主或混和型社區的亞裔，有較多機會接觸族裔活動，對自身族裔的文化傳統具備較多知識且能夠感到自豪，將會有安全感且形成正面的族裔認知，也會有正向的自身概念與清晰的自我認定 (ego identity)；另一方面，居住在以白人為主的社區，其中的亞裔較少接觸族裔活動，因此對族裔身份保持中立的態度，自身概念也是呈現中立，對自我的認定則是困惑且混亂的。對自己族裔的覺察維持到入學之前，進入學校，走出家庭保護傘來到一個相對較公共的場域，也開始增加與白人所主宰社會的往來，亞裔個體的認同開始往下一階段發展 (Kim 145)。

在學校中強烈感到自己與同儕不同，亞裔的第二階段——「白人認同」——便開始發展。亞裔通常因為在學校被取笑或嘲弄而認為自己與眾不同是糟糕的，大部分家長無法協助他們處理這種問題，只能告訴他們忍耐或忽視這些惡意，為



了不再被公開羞辱，許多亞裔會想盡辦法融入白人社會，逐漸內化白人社會的價值與標準，以白人觀點看待自己，尤其是身體外觀的美感和吸引力。但儘管白人是他們的參考群體，亞裔仍舊感到被白人同儕孤立，為了彌補此種感覺，亞裔積極爭取成為校內組織的要角或在課業上表現突出。在此階段，亞裔感到對自己與其他亞美人疏離，原本正向或中立的自我概念在此階段轉成負面，對他們都造成相當的痛苦且感到低人一等，並且相信他們要為發生於自身、與種族有關的事件負責。在亞裔為主或混合型社區長大的小孩，此時會採取消極的白人認同，他們不認為自己是白人也不會和其他亞裔保持距離，但他們會經歷某些渴望或幻想成為白人的時期，同時也接受白人價值觀、想法和標準，以白人為參考群體。而在白人社區長大的亞裔，則會積極認同白人，壓抑與他們亞洲特質關聯的負面感覺或經驗，他們通常認為自己和白人很像，會盡一切努力抹除生理上的亞洲特色或是食物偏好等，設法減低被視為亞洲人的可能。亞裔在此階段對自己產生負面的態度與評價，背離其他亞裔群體與弱勢族裔，他們的主要目標是融入、被當作白人，或至少不被當作亞洲人，並且將他們遭遇的歧視與欺負個人化，認為是個人的問題，沒意識到社會不公或種族歧視因素，因此，只要亞裔還相信他們可以完全同化於白人社會，他們便會一直停留在白人認同階段（Kim 146-147）。

一旦亞裔對社會政治環境有所認知，並轉變他們的觀點，理解他們所受到的種族歧視並非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種族認同發展便開始進入下一階段：「社會政治意識覺醒」。觀點的轉換是由於亞美人實際評估自己的社會地位，清楚了解社會與制度上的種種障礙以及試圖被白人社會接納的徒勞無功。對白人種族主義的認識則提供另一個視角，得以清楚認知這些遭遇是根源於社會中歧視弱勢種族的觀念而非個人的失敗，破除過往會將相關負面種族經驗歸咎於自己的想法，逐步將自己從不必要的罪惡感和自卑感中解放出來，並且不再以白人作為參考群體，相反的，白人變成反指標，不再渴望同化於白人群體（Kim 147），發展來到此階段的亞裔能夠脫離白人認同的桎梏，開始以不同的觀點看待



自己的種族身份。

亞裔將自己的情感聯繫從白人群體轉向自身弱勢族群，但尚未能夠將自己的身份認同於亞裔美國人，此時朋友的支持與鼓勵，使亞裔感到安全，並經由沉浸在亞裔美國人的文化、歷史與環境中得以觀看自身的經驗，當他們認識越多亞美人的歷史，他們會越對主流白人社會體制中針對亞裔的種族主義感到憤怒，最終他們得以實際的評價自己與其他亞美人，並理清自己哪些部分的特質屬於亞洲，哪些屬於美國。在此「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階段中，自我認定聚焦在「亞裔美國人」身份，有清晰的政治理解身為亞裔美國人的意義，知道自己適合美國，不再覺得格格不入，並且獲得身為亞裔美國人的種族驕傲與正向的自我概念（Kim 148）。

進入最後「整合」階段，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在於對亞美身份認同的自信，擁有自信使亞美人不再排外的只跟亞美人相處往來，他們得以在不失去種族認同的狀態下與其他不同群體相處，解決內心的認同衝突後，種族認同雖重要，但已非佔據他們社會認同的全部，他們將個人種族認同與其他社會身份認同結合，種族成為其中一部份。亞美種族認同發展將種族認同發展視為終生的課題，個人或許已經完成某個階段的發展，但外在行為對於事件或境遇的反應可能又會將認同推回前面的階段，使得個人滯留、倒退回先前的發展階段或很不明顯的經歷幾個階段，甚至直接跳過幾個階段，這些認同的衝突與盤旋往復，是亞裔畢生須面對與處理的選擇題（Kim 148-149）。金將五個發展階段簡述成表：

	社會環境	關鍵因素	自我概念	自我認定	主要參考群體	階段特徵
「族裔覺察」	家庭、家人	參與族裔活動的量	較多參與亞美社群導致較正向的概念	參與較多亞美社群→清楚的認知身為有亞裔傳統的人	家庭	發覺族裔傳統
			較少參與亞美社群導致中立的自我概念	參與較少亞美社群→對於存在較不清楚		
「白人認同」	公共場合如學校系統	增加與白人社會的接觸造成接受白人價值觀和標準	負面的自我形象，尤其是身體形象	不同、無法融入、不如白人同儕、感到被孤立且個人要為負面的對待負責	白人與主流社會	對自己與其他亞美人疏離，無法將經驗與種族主義做連結
「社會政治意識覺醒」	社會政治運動和/或校園政治	增加政治意識：與身為種族/政治弱勢身份連結並認知到種族主義	正向的自我概念	身份認同為在美國的弱勢，被白人壓迫但並不次等於白人	有相近政治主張、反對建構觀點的人	獲得新的政治觀點，政治上與白人疏離
「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	亞美人社群	浸入亞美經驗中	正向的亞裔美國人自我概念	對於身為亞美人感到驕傲，感到有歸屬的感覺	處於類似種族身份認同發展階段的亞美人	著重在亞美人的經驗，對白人對待亞美人的方式感到憤怒
「整合」	一般社會	清楚且堅定的亞美身份認同	正向的身為人的自我概念	將自己視為一個整體，將種族作為其重要社會身份的一部分	一般大眾	結合種族身份認同和個人其餘社會認同

表一：「亞裔美國人種族認同發展理論」階段統整（Kim 149）⁸。

二、柯林斯對日裔美國人認同特色、世代變化之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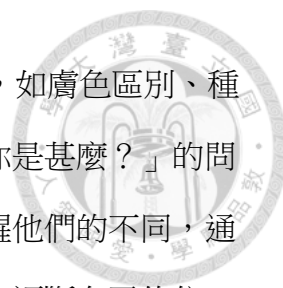
⁸ 依據珍·金的統整表格自行翻譯成中文。



1. 日裔美國人族裔認同

本小節整理日裔美國心理學者詹姆斯·富士·柯林斯 (James Fuji Collins) 以日裔美國人為觀察研究對象，提出日裔美國人族裔認同的發展進程。柯林斯從兩種不同的文化特質切入，一是獨立模式 (independent schema)，任何行為首重個人的想法、感覺與行動，如主流美國人注重獨立個體的自我概念；另一是相互依賴模式 (interdependent schema)，行為參考與自己有關係的他人的想法、感覺與行動。日裔美國人便是後者的奉行者，他們在與他人的互動中產生自我的概念，並且與他人建立關聯、連結或相互依賴，如此的文化特質要求個人必須參照他人的看法、理解別人的期待並融入群眾，日裔這種家庭或集體性質的自我觀念，深深嵌在他們的文化世界中，他人施加重大影響於自我，提供自我評價與態度型塑的參考框架。以歐裔移民佔多數的美國社會中，許多美國白人文化傳統、信仰或習俗被視為是理所當然，並非文化特色，社會上普遍相信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外來移民皆能夠融入美國社會，但對於日裔移民來說，他們受到的排擠、阻擋與公然拒絕等種種待遇皆有別於其他移民，他們的文化、語言與外顯行為也不同于歐裔移民，長久以來的窘迫與排除都影響他們的認同發展 (Collins 75-76)。

日裔主要在依賴他人的基礎上發展自我，不論是親近的親人、同質性高的社群 (內團體)，或是較無親近關聯的他人 (外團體)，日裔皆發展出與他人對應的相互依賴關係，並以此與他人連結的關係為基礎建立自我概念。另一方面，由於日美人成長過程雙軌並行學習美國文化與日本文化，每個日裔美國人身上同時存有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兩種行為型態，在他們發展過程中必需同時執行這兩種社會化模式，日美人一生在獨立與相互依賴兩個極端來回無限循環。以此文化特質相對於個人發展的趨向為基底，柯林斯針對日裔美國人為研究對象提出四個雙族群／雙文化 (biracial／bicultural) 認同的發展階段：「質問／困惑」(questioning／confusion)、「拒絕／壓抑」(refusal／suppression)、「融入／探索」(infusion／exploration)、「決定／接受」(resolution／acceptance)。



在雙種族環境中成長的個體通常需要經歷一些發展的標記，如膚色區別、種族覺察、自我與種族認同以及自我評價等，在別人質問他們「你是甚麼？」的問題時，他們開始質疑自我定義，外表的膚色或生理特徵持續提醒他們的不同，通常也被用以概括定義個體，因為日裔會以他人的回應與看法作為評斷自己的依據，因此這些外在的遭遇會挑戰他們原本自我定義。在意識到自己不同之後，雙族群／雙文化的人會經歷疏離的感覺，開始自問「我是甚麼？」並產生困惑與內疚感，在此自我評價的階段，他們經歷了同化與適應的普遍認同過程。同化是吸收新的要素到已存的自我定義中，適應則是調整原本自我定義，這些外在的挑戰與原本存在的自我定義角力、調和，進一步整合出個體的身份認同。第一階段的「質問／困惑」便是在身份受到挑戰時開始自我質問自己的定義為何，在挖掘自我的過程感到疏離與困惑，最後不論是吸收新的定義或調整原本自我認同，都將改變個體自我概念（Collins 79）。

嘗試回答「你是甚麼？」與「我是甚麼？」的問題後，雙族群／雙文化的個體開始進入定義自己的階段，個體若能跟不同背景的團體互動，便有助於發展正向的身份認同。在此「拒絕／壓抑」的時期他們選擇一個主要的族裔身份，試圖壓抑或否認他們排斥的其他部分，他們在此階段試著維持某些既有的參考群體或尋找其他的參考群體，作為認同來源的參考。而和自己親近的內團體與其他外人的外團體間堅固的界線，使個人不容易融入外在社會，種族或弱勢的身份成為壓力的來源。另外即使家庭是建立認同最重要的群體，但個體也可以從不同附屬群體如其他弱勢族裔獲得「他們是誰」與「他們可以成為甚麼」的身份認同（Collins 79）。

到了第三階段「融入／探索」，許多人選擇一個主要族裔身份，離開主流文化回歸原先被他們摒棄的文化。在此階段，個體欣賞主流文化群體，同時也拓展自己種族團體涵蓋的意義與定位，同化與適應的來回循環變得更加複雜。許多人一開始會過度認同自己的日本身份，他們嘗試吸收任何跟自己身份認同有關的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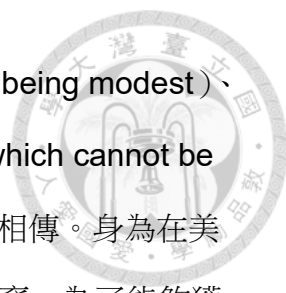
碎資訊，但終究會發現自己不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於是便會依照自己外貌以及不同的互動團體、情境調整變動身份認同（Collins 79-80）。來到此階段的人們能夠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主流文化與自己族裔的文化，認同自己的日裔身份，並且巧妙的利用雙重身份特質在不同情境熟練的轉換認同。

當個體理解「我就是我」（I am who I am）的時候，他便脫離前三個時期，開始進入「決定／接受」的階段。前三階段較多來自外在的因素挑戰個人的自我身份認同，此階段則較多內在因素。當他們努力要找到種族參考群體，比較兩個建構身份認同的文化群體則成為必要的過程，於是個體發展出一套用以回應內在自我矛盾的威脅以及社會比較的自我準則，包含現實自我、理想自我與未來自我。在這個階段雙族群／雙文化個人感受到尋得種族認同團體的喜悅，並且找到自我概念被支持的環境。

每個社會有自己一套分類多族裔／身份人們的方式，此方式通常反映當今政治局勢，許多分類的標準都是負面的標籤，這些標籤影響被分進這些類別的人們的態度，現在的日裔美國人為避免被這些負面標籤拖累，他們自行以「雙重」（double）來定義自己多種身份認同。過去雙族群／雙文化通常指的是「這一半與另一半」，但許多時候隱含的意義卻是「只有一半」，如日裔美國人會被認為只是日本人不是美國人，因此他們以「雙重」來表達自己身上兩種同時存在的族裔特性。日裔美國人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信仰體系中發展，以表面結構上同化與族裔團結雙軌並行的方式生存於美國社會（Collins 80）。

2. 日裔美國人認同世代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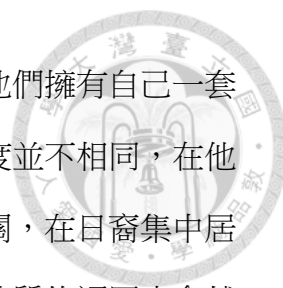
柯林斯以前述認同發展理論觀察不同世代的日裔美國人，相互配合分析，整理出日美人世代的認同轉變。藉由移民經驗的動態傳承，複雜多元的身份認同受到前幾世代的文化認同影響，每個世代的日裔都需處理美國人的定義與自我身份認同之間的歧異。不論日裔是在日本或美國出生，每一代同樣都被灌輸一些日本



傳統價值：努力不懈 (*koryoku*, ultimate effort)、謙讓 (*enryo*, being modest)、堅持 (*gaman*, persevering)、無可奈何 (*shigate ga nai*, that which cannot be helped)，日裔非常注重教育，這些精神價值在日本歷史中代代相傳。身為在美國唯一會標註每一代名稱（一世 *issei*、二世 *nisei*…）的亞裔族裔，為了能夠獲得成功、成為成熟的大人、與他人順利合作、維持團體和諧，這些重要的價值信仰直接與他們強大團體導向的文化特性相連結 (Collins 81)。

在美國的日裔一世移民，相似的移民歷史、同樣受到排他種族主義的排擠，使得一世注重自己的族裔特性並且依賴日裔團體，相對來說是同質性高的群體。勤奮工作的日裔社群在農業或商業上獲得的成功，引發更多的排日運動，為求生存與保護，他們更加退縮在自己的社群中，如此便增加他們無法被同化的負面論述。美國以四項標準定義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生理特徵、行為特徵、信仰、價值，基於當時的種族歧視、文化差異以及政治局勢，多數一世普遍相信要完全融入美國社會、成為美國公民是不切實際的，因此他們沒有經驗過同化與文化適應等過程。一世只經歷了認同第一階段「質問／困惑」，身為弱勢族裔，他們缺乏與主流社群的聯繫，生理上的特徵持續提醒他們的不同，生理特徵在內心概括定義整個人，且由於他們習慣以他人的回應與看法當作定義自我、評斷自己與別人的基礎，因此很顯然的，一世在美國社會始終被歸類為日本人 (Collins 81-82)。

在美國出生、受美國教育、說英語的二世，通常被一世期許成為他們與廣大美國社會之間的橋樑，維護他們的尊嚴以及爭取一世無法得到的均等機會，二世同時是日本人也是美國人，但通常依舊被視為是日本人，因此許多二世渴望成為百分百的美國人。二次世界大戰的日裔拘禁營，顯示不論在文化、經濟、種族或政治上的衝突導致美國人與日本人之間對立、分化，使美國的日裔一世與二世成為犧牲品，自二戰前開始的各種與種族相關的壓力來源以及拘禁營，對日裔美國人構成不斷累積的創傷，拘禁營尤其成為一世和二世的重要指標事件，戰後他們所經歷的難以預料的事務、隔離、羞辱與屈從這些負面文化接觸都影響了他們的



種族與族裔認同，並且直接影響下一代的三世。對二世而言，他們擁有自己一套世界觀，他們學習部分日本文化，但與一世理解日式思想的程度並不相同，在他們族裔認同中日本特質的高低，也會與他們成長居住的社區有關，在日裔集中居住的社區長大能夠接觸許多日式習俗、歷史或語言等，對日本特質的認同也會越高，另一方面也會因為受到種族主義與歧視改變認同美國或日本的比重，他們的文化認同同時包含從以前到現在的日本文化，與在美國成長所經驗的文化，但外表的特徵仍舊會使他們認定自己弱勢族裔的身份。二世在回答「你是甚麼？」、「我是甚麼？」後開始定義自己，繼一世之後進入認同發展的第二階段，並同意別人對他們個人身份定義貼上的標籤，他們選擇與其他同樣被拘禁過的日裔，而非一般美國大眾，獲得他們是誰以及他們會變成甚麼的認同感（Collins 82-83）。


相較於家庭、社會、政治環境劇烈變化的一世與二世，在新移民、學生、日本觀光客不斷湧入之下，世代差異在三世以後變得較不明顯。三世的表現較常反映的是所處環境的氛圍，非一定為族裔的特質，但不論他們是哪個世代、在哪生活，勤奮工作、團結、忍耐、良好的教育、對家庭與社群的意識等傳統日本價值依然代代相傳。四世尊敬一世與日本文化的強烈連結，認為是前幾代的努力使他們得以健全發展態度、期望與價值以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不過許多三世與四世並未住在日裔集中的社區，不常有機會接觸日本的習俗、語言與衣著，他們反而覺得自己跟歐裔美國人比較像，因此三世擔心跨族群通婚以及與美國文化同化會使他們失去身份認同，儘管如此，即便他們再怎麼同化並適應美國文化，絕大多數仍有明顯的亞洲生理特徵，使他們依然被認定為日本人。日裔美國人世代的認同呈現曲線狀：一世多半認為自己是日本人，二世較不認為自己是日本人，三世與四世比起他們的二世父母／祖父母，較願意認同自己是日裔美國人。許多三世都走過一遍族裔認同的建構過程，最初對於自己族裔文化不感興趣，逐漸意識到族裔特性、開始挖掘他們的文化與身份，最後將族裔認同整合進整體社會認同，因此他們的認同發展是動態且時常變動的。三世與四世進展到「融入／探索」的



階段，不論是認同日本人或美國人，他們選擇一種身份，但同時又對此選擇感到不安，由於內在的衝突與罪惡感，這些雙文化的個體雖想要融入主流參考社群的看法、認同與對國家的效忠，但卻無法堅持，在此階段的日裔，欣賞主流文化群體，同時拓展他們自己種族團體的定位（Collins 84-85）。

近年來，泛日裔（Nikkei）社群逐漸形成，此名詞涵蓋在美國具有日本血統的任何人以及日本國民、混血日裔等，以泛日裔為基礎的跨國界認同概念的出現與建構，顯示族裔特性不只是一些固定的標準，還包含認同建構的過程，族裔認同在某些時候會被有意識的選擇、採用或宣揚。日裔社群內漸增的多元性，以及針對平反二戰拘禁營不公義的集體努力與認同，使泛日裔社群崛起，形成一種不單以血緣區分的社群認同感，泛日裔相信日裔美國人的歷史經歷飽含教誨，了解並擁抱這些教誨是集體認同的基礎，並且破除世代的分野，身為泛日裔的他們接受多元類別的文化認同，這反映文化越發多樣變化的社會，並且印證了後代的文化認同建成受到前幾世代文化經驗影響。泛日裔的認同狀態已經來到「決定／接受」階段，在發展出正面認同之前，前面階段與前面世代的日裔飽受自我貶低、刻板印象、負面標籤與認同困惑等困擾，在認同泛日裔社群後，他們發展出自我準則、決定自己的身份並獲得周遭環境的支持。泛日裔的現象呼應雙重的概念，對於自身的兩種身份擁有正面的認同，並超越雙文化的種族參考群體邁向多種身份認同，雙文化個體肯認、重視自身的多元族裔／文化身份，發展出有安全感且完整的身份認同，如此便是多元或雙重認同（Collins 85-86）。

雙文化個體的信念與目標形塑他們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經驗，經驗裡包含文化遺產與背景知識，日裔美國人並非在一個孤立的狀態發展他們的跨文化經驗，外在社會同時也在打造社會期待、共同建造共享的現實世界。在美國的日裔，一世在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中被定義，這種特質加上外表特徵及語言，引出不同的社會表現與期待，一般相信日裔能夠適應並融入美國社會，但即便到了四世或更年輕的世代，仍時常被視為外國人並遭排除，他們通常也只能以「無可奈何」的日



本傳統精神來處理。從一世到四世，再到泛日裔，日裔美國人追尋身份認同仰賴四項要素：所身處的世代、自我中心主義與社會中心主義之間的循環往復、過去與現在的環境、群體導向與個人導向兩者間相對狀態；對日美人來說，身份認同同時是個人主義也是集體主義，懂得在兩極之間轉換很重要，他們認為認同是一種過程，憑藉此過程他們將群體身份與思想、感覺以及關於自我的經驗相連結，並且與所生世代的時代背景相互呼應。在現今越形多元混雜的文化與族裔發展之下，雙文化個體可尋得更大的種族群體進行比較與認同（Collins 86-87）。

金與柯林斯的認同發展階段的切分不盡相同，茲將兩者的發展階段以表格整理做一對照呈現（如表二）。金將每個認同階段與成長過程、社會環境相互映照，細緻的標示出來；而從柯林斯的發展階段可發現有時每個階段並無明顯的區隔，可能在短時間就經歷或跳過幾個階段。即便如此，仍可看出整體發展的曲線呈現相近走向，皆是先認知到自己的種族／族裔有別於美國白人，發覺自己的不同，接著對自己的種族／族裔感到困惑、質疑、排斥，於是渴望成為白人、同化於白人社群，或是在日本與美國之間選擇其中一種身份，壓抑排斥其他的認同。但因為生理特徵與膚色的關係終究無法完全融入白人，在認知到制度中與社會上普遍存在對有色人種不公平的狀況之後，不斷衝撞、慢慢練習於外在社會與自身族裔社群之間往復找尋答案，逐漸能夠接受自身的族裔身份並往正面積極的方向發展，最終的理想狀態就是整合族裔認同與其他的社會身份認同，帶著對自己種族／族裔身份的正向觀感，不卑不亢與其他種族／族裔共同生活、互相往來。

金「亞裔美國人種族認同發展理論」 五個發展階段	柯林斯「雙族群／雙文化認同」 四個發展階段
族裔覺察	質問／困惑
白人認同	拒絕／壓抑
社會政治意識覺醒	
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	融入／探索
整合	決定／接受

表二：金與柯林斯種族／族裔認同發展階段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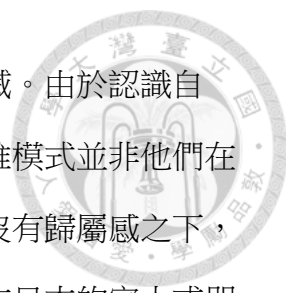
第三章：劇作中雙族群／雙文化認同



個體對於族裔、文化的認同，包含實質、外顯的文化實踐，如飲食、服裝、行為舉止、語言等，也有無形的內心認同，如宗教信仰、習俗、傳統觀念、規訓等，心中的認同傾向呈現於外在行為表現，外部社會環境的友善程度與對不同族裔的接受度也導致外來族裔的內心認同發展，進而塑造行為模式，形成互為因果、相互影響的內外因素。認同發展也隨著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以及世代傳遞產生變異，最終是否能達到理想的發展狀態，端看大環境狀況與族裔內部團結以及個人對整體政治社會環境的認知而定。

跨越在兩個文化之間的日裔美國人，內心對兩種截然不同文化體系的認同與實踐經常充滿矛盾與互相抵觸。以下就《松本姊妹》、《二世漁夫之歌》、《魚頭湯》三個劇本分析整理劇中人物，對於日本與美國的認同狀態。守著並不與時俱進的日式傳統，對於在美的日裔一世來說存有一絲對故土的眷戀與安全感，一些傳統日本文化與觀念伴隨著日裔傳承給後面世代，成為他們的思想與行為規範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在必須融入美國社會的壓力之下，美式文化與價值觀不斷侵蝕著這些日裔的各種層面，使他們對於原生家庭的日裔文化感到排斥或羞恥，急欲將自己變成徹底的美國人，但終究無法與自己族裔的文化完全切斷，也會因為亞洲長相總是被排擠，內心不斷的拉扯與矛盾造成多重認同的狀態，時而覺得要為自己日裔身份感到驕傲，時而渴望融入美國社會，但又覺得自己是美國的次等公民，且不一定對這種錯亂狀態有認知，認同的發展不斷在幾個階段周旋或停滯於某個階段，無法繼續發展達到最終的理想狀態。

在美國的日裔中有個特殊的群體被稱為「歸美族」(kibei)，他們是在美國出生的日裔，求學時期因父母經濟能力不足以供給他們在美國上學，或是父母希望他們能夠學習日本道地的傳統文化等種種原因，被送回日本由親戚撫養並在日本念書，直到高中或大學畢業再返回美國。歸美族通常因為流利的日語及生疏的英




語能力，在美國社會適應困難，對身份的認同更感到混亂與幻滅。由於認識自我、定義自我的青少年時期不在美國度過，美國的價值觀或思維模式並非他們在求學時所被灌輸的觀念，因此缺乏對美國的認同。對美國社會沒有歸屬感之下，自己族裔的認同較傾向日本，這些在美國的歸美族，他們心繫在日本的家人或朋友，在美國則與其他歸美族建立同質性高的社群。歸美族認同發展的狀態自成一格、與其他在美國長大的亞裔不同。

第一節、血緣族裔認同：家庭與族群文化傳承

一、《松本姊妹》：傳承的重量

此劇時間切點落在二戰剛結束，松本家三姊妹與其夫婿甫步出拘禁營返回位於加州史塔克頓（Stockton）的家園，看見荒廢的田地、遭人破壞的房舍以及仇視日裔的牆上噴漆，國家機器對日裔的迫害並沒有因拘禁結束而終止，蔓延在民眾心中的種族歧視在他們回到破敗的家時仍然持續騷擾著他們，使內心的創傷繼續擴大。被關入拘禁營時他們內心的認同受到極大的挑戰，步出營區重獲自由之際，三姊妹與兩位夫婿一家五人在摸索、努力恢復生活秩序時，亦一邊探索自己的認同歸屬，在重建家園的過程不斷出現關於族裔認同的辯論。日本屬性對他們而言，是自己的家庭、家族來源，選擇傾向認同日本多於美國主要是認為族裔身份是剩餘僅有能夠掌握住的，為了與自己的族裔、家族與家人保持一定程度的連結，他們繼續維持部份日式生活習慣以及信仰習慣。移民為保護自身及家人的安全與利益通常會聚集在一起互相協助，因此如「小東京區」這些日本裔移民聚居區域便出現在美國許多城市中，經濟穩定且累積一定財富的日裔，開始對自己辛勤耕耘的成果感到滿足且具一定自信，在這些區域長大的日裔小孩通常保有對自己族裔的認知以及驕傲感，對自己的族裔身份持正面肯定態度。

佛寺在當地不只是信仰中心、社區聚集地，更是資訊與物資的交流處。剛到



家檢視完荒敗的農地，大姊葛雷絲（Grace）盤算著要重新開始整地，她提出要找一些農夫來協助工作，試圖恢復過去父親還是地主有很多農工的榮景，大姊夫秀雄（Hideo）回應隔天他去城裡的佛寺問問看哪裡有人手；其後秀雄在打包準備要寄物資給日本的家人時也是透過佛寺統一海運。在眾多遭人破壞的家具、破碎的伊萬里燒（imari）與被水浸至發霉的和服中，小型佛壇保存狀態尚稱完好，眾人立刻把佛壇架設起來，將父母的照片擺上開始供奉，小佛壇為每戶人家的信仰寄託，只要佛壇安在心也就能安定。

小妹蘿絲（Rose）的婚事是全家人關心的重點，在婚嫁觀念上，大姊葛雷絲代表父母輩扮演婚姻對象品質控管者，先找熟識的大久保太太（Mrs. Okubo）尋覓家庭背景相近的年輕男子，提供照片予她們挑選，由於在戰前她們曾是富裕地主的女兒，即便戰後家業已敗，她們心中的家族驕傲感仍舊維持著，必須門當戶對，不能與社經地位相差太多的對象結合。葛雷絲年輕時曾與父親底下佃農的大兒子相戀，卻因地位不相稱，最終只能與父親為她挑選的歸美族秀雄——一位東京大學畢業的大學教授——結婚。二姊琪絲（Chiz）與二姊夫柏拉（Bola）雖是在當時驚世駭俗的先有後婚，所幸柏拉職業為醫生，才能勉強通過父親的嚴格檢視。第一幕第五景三姊妹兒時玩伴，三兄弟的小弟亨利（Henry）前來拜訪，從言談中得知亨利家的農地並未受到戰爭太大的衝擊，如今他已經擁有自己的田地，因此之後他與蘿絲相戀並未受家人阻礙。傳統保守的婚姻觀念以及日本人重視不容逾越的門第階級，依然由二世日裔延續著，保障家族後代品質、族裔血統純正以及經濟上的無虞。

身為歸美族的秀雄，對日本懷有深厚的孺慕之情，心心念念在日本的家人，竭力尋找核爆後家人需要的藥品寄回日本，並且欲搬往更多日本人聚集的洛杉磯，辦屬於日裔自己的日文報紙，但妻子葛雷絲對他親日的行為不以為然。當他們被昔日好鄰居赫舍姆先生（Mr. Hershman）告知父親已經把田地和房子都賣給聖華金銀行（The Bank of San Joaquin）後，全家人短時間內再度面臨無家可歸



的困境，秀雄卻仍在打包要寄回日本的物資，葛雷絲質問他：

葛雷絲：為何你總是想著日本？你和你的歸美族朋友，「日本很棒」，
搖旗吶喊著「萬歲！」我爸爸在營中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你知道
那讓我有何難堪嗎？

秀雄：所以我該做甚麼？假裝像妳父親一樣很高興被關到營中？日本
永遠不會這樣對我們，我應該怎麼做？啊？

(53)⁹

秀雄對日本的認同使他相信日本政府永遠不會把自己的人民視為敵人，經歷拘禁營後他對美國越加不信任且無法認同，美國惡意環伺的環境使他缺乏安全感，相形之下他讀書、成長的日本就親切許多。談及美國政府徵召日裔入伍並組織全日裔戰鬥小隊一事，葛雷絲認真相信這些日裔士兵付出的生命具有意義，但秀雄的看法完全相反：

秀雄：這個國家才不管他們是生還是死。


葛雷絲：他們的死是有意義的，你覺得他們為什麼讓我們出來，為什麼？

秀雄：因為他們必須。

葛雷絲：你是甚麼意思，「他們必須」？

秀雄：他們讓我們出來是因為他們必須，法院有對拘禁營提出質疑嗎？他們知道他們沒辦法再繼續關我們，該死的，他們首先必須捏造一些指控以便把我們關進營裡，當戰爭的大局已定他們該拿我們怎麼辦呢？很快的將會有成千上萬的我們被放出去到一個被仇日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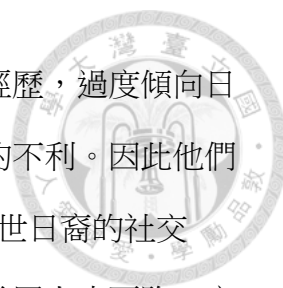
⁹ 本文劇本引用部分，係根據五反田寬英文劇本自行翻譯成中文。



緒煽動的美國，誰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他們雙手沾滿鮮血，要如何扭轉大眾的觀感？於是便想到他們，來組織一個全日裔美國人的戰鬥單位吧，讓他們出去戰鬥，為保衛國家被殺，你看看，即時戰爭英雄，美國戰爭英雄，讓他們就像——柏拉是怎麼稱呼的——砲灰，誰在意啊，然後這個國家會張開雙臂歡迎我們回來。你覺得這讓這國家有甚麼改變了——蘿絲的未婚夫和柏拉的兄弟的死具有意義？他們的死只是為拯救政府爛攤子的一種公關手段罷了。

(53-54)

秀雄雖然在美國出生，但由於是在日本受教育，完成大學學位才回到美國，人生中重要的人格養成階段所處環境與其他日裔美國人相異，自然對日本的認同多於美國，與其他在美國成長的日裔不同，歸美族較不會經歷亟欲變成白人的時期，他輕易地跳過許多亞裔會經歷的「白人認同」階段。他並不渴望成為白人、融入白人社會，他選擇與其他有相似背景的歸美族建立自己的社群，在同質性高的群組內感到安全自在，對美國的情感牽絆較妻子與其他家人薄弱，他也能以另一種觀點觀察與評論美國政府對日裔的所作所為，看出日裔以犧牲生命證明自己對國家的忠誠，但對政府而言他們不過是替政府洗白形象的免洗砲灰，他們的忠誠或生命無人關心。秀雄已經進入「社會政治意識覺醒」階段，他並不感到自己低美國人一等，且能意識到政治與制度上對日裔的歧視與壓迫，但他難以認同自己的美國屬性，對自己身份的概念頂多是生在美國的日本人，與美國的連結不似日本強烈，因此他也無法順利往「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的階段發展；另一方面他仍停留在「拒絕／壓抑」階段徘徊，由於對自己的美國屬性缺乏認同，他也難以把自己的身份歸類為具有雙重特性的日裔美國人，無法認同雙重身份，難以進入「融入／探索」，秀雄若繼續住在美國，如何認同自身的美國元素將是他的人生課題。歸美族特殊的教育成長背景，使他們的認同異於其他在美國長大的日裔小



孩，身處美國這塊充滿排日情緒的土地上，加上拘禁營的創痛經歷，過度傾向日本有時造成難以融入的困擾，對日本有越多認同將會帶來更多的不利。因此他們便偏好與其他類似處境的歸美族建構「同溫層」，形成另一種二世日裔的社交圈，難以認同美國屬性的他們在面對自己族裔身份時，在認同發展上也面臨一定的困擾與遲滯。

相較於秀雄對日本感到親切之情，妻子葛雷絲的認同展現更多層次。一方面提醒妹妹們必須記得自己是松本家的一份子，以家族身份為傲，跟母親一樣蓄留長髮、平時盤成髮髻，為父親、為家族保衛傳承傳統日式文化，但在秀雄執意想要辦日文報紙的時候又提醒他要認清自己是美國人的事實，不要做不切實際的事。她為父母、家族守了大半輩子的日式傳統與家族精神，在得知房子被賣掉必須搬走之際，她提出要把所有不想被外人觸碰、想要放手的事物都生火燒掉，是一種保護族裔不被外來入侵者隨意破壞的方式。當大家興奮地把家裡一切想割捨的東西丟進火中時，葛雷絲剪掉自己蓄留多年的長髮，象徵著與過去美好時光、父母還在世的美好記憶告別。第二幕第七景一家人驚覺即便是多年好鄰居的赫舍姆先生，不管相處多久、交情多深厚，他們還是被他當成日本人、外來者，震驚之後，葛雷絲示弱的向秀雄表示「我已厭倦一直這麼驕傲，我不再能夠是爸爸的女兒了」，秀雄安慰她「讓我為你感到驕傲，那麼我將知道我的歸屬在這」

(67)，消去與過去的牽絆，與身邊的人重新建立良好關係，一同昂首展望未來重新開始。葛雷絲努力保存延續日裔傳統價值的同時理智上知道自己是美國人的身份，她認知自己是有日裔血統的美國人，認同的發展較接近「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以及「融入／探索」，她以務實的眼光看待眼前事物並且尋求一條出路，不會特別感到自己比白人低等或是渴望融入白人社會，並為自己的家族感到驕傲，以身為松本家的長女為榮，沒有停留在仰慕白人困境中的她得以繼續向前邁進。



二、《二世漁夫之歌》：編入生活的日式慣常

全劇由六十餘歲的漁夫松本在溪邊詳細解說如何組裝釣竿、放餌、拋竿，該使用何種材料等開場，自開頭至結尾呈現一個生生不息的循環，圍繞著日裔常見的生活習慣：捕魚、清理魚、煮魚、吃魚、捕魚，最後一景捕魚的準備動作甚至成為一種生活儀式。在夏威夷與美國本土許多日裔以漁夫為職業，對二世的松本而言，漁夫並非他賴以謀生的職業，他以醫生執業維生，捕魚、釣魚已轉成一種休閒興趣。而吃生魚片、煎魚、用粕漬醃魚、吃壽司也是日裔常見的食物與料理方式，尤其魚為日本料理中最重要核心食材，日裔即便生活在美國仍維持著日式飲食方式。在松本十一歲時的記憶中，當時居住在夏威夷的考艾島上，經常必須協助家中的工作，陪同父親將捕到的魚載去市集賣掉後，父親總會與日本友人去酒館喝清酒。清酒是日本的傳統酒精飲料，由米釀成，是宴席、居家常見的酒，移民到夏威夷的一世日裔，依舊習慣以清酒為下班放鬆或與朋友聚會時的飲料。

除了飲食習慣，日裔還保持著佛教的宗教信仰。第一景松本回憶在夏威夷考艾島的童年時光，家裡的狗被野豬攻擊受重傷後，松本對著狗念了句梵文「南無阿彌陀佛」祈禱他無大礙，可見佛教對心靈的安撫作用大於其他宗教。松本念大學時期與哥哥一同去賽馬，哥哥把自己的馬取名佛陀馬車（**Buddha Buggy**），相信能得到佛陀加持表現出色，佛陀馬車最後果然不負眾望贏得比賽。第三景松本在佛寺市集上與美智子約會，不同於一般歐洲或美國的市集據點會在教堂、市政廳廣場或停車場等地聚集，日裔選擇了佛寺作為市集的地點，顯現佛寺、佛教信仰在日裔心中占有一定的份量。而哥哥摩桑（**Mosan**）對武士的迷思，甚至偽裝自己是武士後代，用以欺壓同學把作業給他看否則會被打破頭，但松本的一世母親表示他們只是廣島農夫，空有夢想但一無所有來到美國尋求更好的生活。日本宗教與傳統文化隨著一世日裔一同踏上美國土地，在松本父母夾雜大量日文與不標準英文的話語以及日式習慣之中，逐漸被傳承下來，並且由二世再傳給下一



代。

關於傳統日式習俗，保守的男女關係以及婚嫁觀念，也出現在日裔的家庭與人際相處各個細節中。傳統的大男人主義，充分在松本父親身上展現，而後松本也繼承這種觀念。松本小時候父親在工作後與朋友到酒館暢飲清酒，把他獨自留在店外馬車上等待，父親對想回家的松本不耐煩表示：「男人永遠不會喝太多，男人總是可以喝更多清酒」、「男人在談生意時都會喝酒」(215-216)。松本十七歲時在家幫忙母親清理生魚，他向母親反應還有很多功課要做，母親只顧催促他：

媽媽：快點，清理，爸爸會生氣唷，他要這些（魚）全部用鹽醃起來
以便以後使用，你知道如果他回來時這些還沒完成會有甚麼可怕的
後果，工作優先，再來才是學校。

(219)

充分呈現「賺錢的男人最大」的權威姿態，妻小為附屬於他的工作幫手。第三景中成年後的松本與美智子（Michiko）在佛寺市集約會，他取笑當時二十五歲的美智子已經太老、過了最佳生育年齡、生不出健康的小孩，顯見將女性身體視為僅具生育功能之載體的父權觀念深植在松本心中。第四景美智子在日記中抱怨松本的種種行為且抒發自己長期被忽視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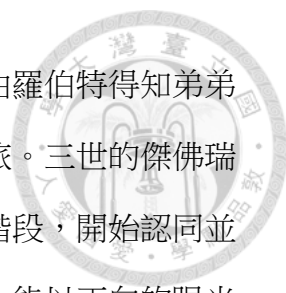
美智子：[……]記得那次我對你特別生氣，因為你總是去釣魚把孩子
丟給我，而且從不幫忙家務。[……]當你終於達到你的夢想時，我
真為你開心，雖然你從未真正感謝我。[……]他們（孩子們）都有
夢想，但我的夢想呢，逸（Itsu）？如果、如果我可以擁有我想要的
的呢？如果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呢？我可以只想自己要甚麼嗎？



(249)

松本在無意識之間已將上一輩「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傳承下來，且認為妻子負擔所有家務是理所當然。松本年輕時從夏威夷來到美國就讀醫學院，並順利畢業成為執業醫生，當初由於他的職業為醫生獲得美智子母親認可，進而由父母介紹與美智子認識，傳統注重男性職業是否能夠賺取足夠薪水支應全家，以及經父母長輩介紹並非自由戀愛的婚姻模式在一世與二世日裔十分普遍。至三世在學校與異性自由交往時，父母則非常在意對方是否為日裔，當松本發現大兒子羅伯特（Robert）的女友是中國裔時，十分激動的表示：「我的兒子竟然跟一個該死的新山（Shin-san）在一起！」（246）「我不要任何新山在我家」（248），對其他族群排斥的排外行為，是移民為維護身家財產以及確保純正血統傳承以壯大族裔的直覺反應。日裔家長通常也非常注重子女教育，希望子女經由教育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與社會位階，並有穩定經濟來源。松本十七歲欲至美國本土打工賺錢、申請醫學院，母親即便一開始不贊成但最終仍放手，他辛苦工讀後唸完醫學院並成為一名醫生；而後松本的大兒子羅伯特也繼承父職成為醫生，小兒子傑佛瑞（Jeffrey）原為法律學校學生，當他退學欲改當作家時受到松本的激烈反對，作家經濟上的不確性令松本感到相當不安，並指責小兒子讓他蒙羞。

綜觀劇中不論是一世的父母，或是二世的松本與美智子，日式行為滲透在生活中的每個細節，舉凡生活飲食習慣、宗教信仰、文化傳統、男女關係與婚嫁觀念、子女教養等。劇中日裔在移居美國之後仍維持、傳承日本帶過來的慣例、觀念與規矩，多出於長久以來的習慣，至於是否因有意識認同日本文化傳統而刻意選擇並執行則無法確知。直到日裔三世開始正視自己的族裔並對族裔身份產生興趣，即使生活、所受教育皆為美式，仍想回過頭來挖掘、紀錄關於自己血緣的故事。第四景中松本的小兒子傑佛瑞，欲從法學院休學改當文字工作者，預計書寫爸爸從前常提到的童年往事：關於夏威夷家中的狗天狗（Tengu）受重傷仍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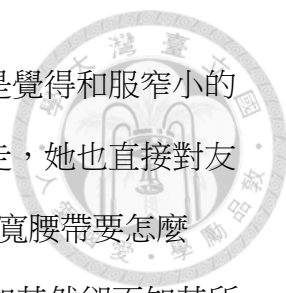


生還、叔叔摩桑賽馬或是父親與叔叔打架的往事。第五景時經由羅伯特得知弟弟正待在廣島，探訪一世祖父母的日本來源地，進行族裔溯源之旅。三世的傑佛瑞認同發展已經來到「融入／探索」或「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階段，開始認同並欣賞自己的族裔文化及過往經驗，不再覺得自己次於主流文化，能以正向的眼光觀看且擁抱自身族群，他已掙脫企求成為百分百的白人以便融入白人社會的渴望，且未受到巨大歷史事件的創傷經驗直接影響，方得以向前發展內心的種族／族裔認同。

三、《魚頭湯》：迷霧般的身份認同

在一個潮濕且多霧的傍晚，岩崎家（Iwasaki）自次子麥特（Mat）的告別式返家，在紛亂的狀態下讓觀眾進入他們的世界。精神失常的爸爸不停出現雙手向上抓取的溺水或釣魚動作，搭配喊著麥特的名字；媽媽桃樂絲（Dorothy）懶得搭理爸爸，忙著換上使她難以行動的和服，準備出門上班；長子維克多（Victor）慌忙照顧爸爸，同時還要修理漏水的廁所以及接聽老闆的呼叫，全家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狀態裡幾乎與彼此無交集。一開頭各種關於水的意象便鋪排開：濃霧、潮濕、漏水、溺水，此後由於「水」造成的各種看不清、「因為看不清無法前進但又必須不停往前」（9）、永遠修不好的廁所、滲漏、侵蝕、破壞性、壓迫、窒息等等窒悶窘迫感便瀰漫在整齣劇當中，被水限制的困頓猶如他們對自己身份的感覺，既迷惘又無法衝破障礙。水同時亦造成腐蝕，許多關於身份的疑惑與創傷記憶如寄生在身上的病，彷彿廁所一點一滴漏掉的水，對整個岩崎家中每個人產生緩慢融蝕、浸滲的作用，麥特假自殺暫時離開，之後又突然回歸，是使許多積弊已久的問題浮上檯面並最終爆裂的導火線。


岩崎家大抵還維持著部份日式的慣例，這樣維持的習慣卻較接近繼承自長輩、形式上的繼續奉行，但經常對其深厚文化底蘊不甚理解。爸爸因麥特疑似跳河自殺後精神失常，媽媽桃樂絲便在日本餐廳打工養家，為了工作穿上日式傳統



服飾：和服，但她顯然對於和服的穿法、順序十分不熟悉，總是覺得和服窄小的裙襬使她行動不便，一邊抱怨衣服難穿一邊把裙子拉高以便行走，她也直接對友人表示：「我穿和服也只是為了工作而已——我甚至從來不知道寬腰帶要怎麼綁」(60)，顯然身為在美日裔後代的母親對於日本文化傳統只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將日本元素穿上身是為讓自己看來更有日本風情，以便在日本餐廳打工維生。岩崎一家人都篤信佛教，家中設有小佛壇，麥特的告別式也在佛寺舉行，維克多在驚慌或焦慮時總是不停默念「南無阿彌陀佛」，但他自己承認「這是我們以前在佛寺念的，我甚至不知道它是甚麼意思，但它讓我感到……」(50)；而後麥特在酒吧聽信日裔僧侶告訴他老錦鯉的血有特殊化學成分可以治癒一些精神疾病，他便慫恿維克多到常去的佛寺抓池裡老錦鯉來治療爸爸的精神問題。在在顯示佛教在他們的生活中是信仰以及習俗遵循的依歸，遵守著這些規則可為心靈帶來平靜安撫的效果，但卻不知道實際的意義何在，甚至道聽塗說無科學或醫療根據的偏方，宗教或日式行為形式對他們而言只是一種習慣或維生的工具，較無清楚且有意識的認同驅使。

對美好家庭樣貌的嚮往是劇中主題之一，保護家庭完整是移民社群為確保族裔延續並培育優良後代的重要工作，每個家庭就是一個個小型堡壘，讓移民在陌生的外在環境中有個能夠喘息、感到溫暖的安心空間，傳統的家庭觀念與價值便在家庭的場域中被傳遞下來。諸如母親桃樂絲表示她是依自己母親之命與母親選的對象結婚，爸爸在精神失常之前在家是頤指氣使的大男人，日裔二世延續日本傳統的婚嫁模式與家庭權力型態。美好和樂的日裔模範家庭景象則以魚頭湯具象化呈現，爸爸在難得清醒的時刻，提起以前祖父會煮的魚頭湯，先釣一條大魚，仔細去鱗、取出內臟、清洗、切片，加入所有剩菜，煮成一鍋魚頭湯，然後全家坐在桌邊圍爐：

爸爸：父親說，魚頭湯，當湯很棒而且全家都坐在桌邊一起吃的時候



——媽媽、爸爸、小孩們——一個人是永遠不會寂寞的。你可以感覺你的全部家族在那邊，就連已經死去的人，祖父、祖母以及更老更老的家人，所有從故國來你的祖先環坐在此一起聞著魚湯的香味，這道他們以前都會做的湯，以及明天與接下來幾年即將出生的嬰兒——他們全都一起圍爐，都在那裡，大家都在，一起分享這鍋湯。

(62)


家庭與族裔文化的傳承，是父親心中的期望，但麥特假自殺消失、爸爸因此精神崩潰，整個家傾斜了大半，換成媽媽撐起家計、維克多負責家務，原本家庭的分工常態被擾亂，家中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困境中掙扎、打滾，雖然對和樂的日裔模範家庭懷有期望，卻無力互相扶持、支撐，關於全家坐在桌前與歷代祖先一起享用魚頭湯的景象，終究變成一種幻象。

媽媽桃樂絲身為二世日裔，已對自身族裔相關的文化內涵與歷史脈絡不甚理解，只是為了傳承長輩的教誨繼續奉行，如同從她的一世母親手中接下祖傳的伊萬里燒盤子，或是她交給麥特的花瓶、字畫與畫卷，一面告訴下一代要記得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另一方面卻也不確切知道自己到底是誰。歷經拘禁營的創傷經驗後，桃樂絲對於認同美國出現困難，於是開始過度傾向自己的血緣文化，甚至美化對日本的想像，聽到麥特去日本拍電影後，她向兒子告誡：

桃樂絲：日本人太聰明了齣，不論他們想要做甚麼——汽車、電視，

都可以做到無人匹敵，我一直告訴維克多，學習講日語，去為日本人工作。

(21)



桃樂絲穿著和服去工作只為讓自己更顯異國特色，和服對她而言不過是一種表面裝扮，並非文化傳統的承遞。面對先生長期對她漠視與冷落而後精神失常，大兒子維克多只想低調的融入美國社會，小兒子麥特起先想把自己完全變成白人，之後製造假自殺與過去的一切斷絕、告別，身邊有日裔血統的親人都無法滿足她對日本文化的傾慕。桃樂絲最後竟選擇與一位經常往返於日本與美國販賣日本冰淇淋的白人商人發生婚外情，因她認為此人更加珍視她，而且他收集日本劍、研究日本劍道，比桃樂絲知道更多日本文化，甚至於比她的先生和小孩都還像日本人。母親桃樂絲的認同還停留在「拒絕／壓抑」的階段，她選擇使她感到安全的日本族裔作為參考群體，作為認同來源的參考，在拘禁營造成傷痕記憶之後，她無法對美國社會感到安心，便回頭依附自己的血緣傳統，但內心仍感到低白人一等。外遇對象的選擇，顯示她以自己的日本風情交換對方的溫情與憐愛，因此較偏向策略性或心理歸屬需求的決定，將來美國社會若能使她感到安心、威脅感降低，或許她會轉往朝向成為白人的方向努力。

在新一代三世日裔維克多身上，則看到對於自己身份認同的各種焦慮與矛盾。維克多從小在美國的學校成長、學習，各項表現都普通，亦無法自在的追求異性，因此感到很自卑，但他強調自己並不想特別突出，只想跟大家一樣就好，只求能夠被其他白人接受、融入。但始終不得其門而入，一直是社會邊緣人，後來好不容易找到在日本旅館擔任日本觀光團的司機，有著日人外貌卻不會說日文，加上反應較遲鈍被日本客人譏笑為智障，從此他對自己的身份更加困惑。身為日裔美國人，外表時刻提醒自己的日裔身份，但卻也不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維克多產生很多的矛盾、迷惑與拉扯，使得他內向又沒自信，在家負擔所有家事與照顧爸爸的責任，嘗試修補家中所有的漏洞以及家人間的關係，卻無法為心中對身份疑惑的空洞感找到答案。他的認同或許才始於第一階段的「質問／探索」，對自己感到疏離，並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不斷調整對自己的自我概念，尚無法決定要向哪一邊靠攏或認定自己的身份認同，白人社會使他感到矮人一截但



同時也不被日本人接納，只得先退回家中竭力守護家庭的完整，但最終仍是一場空，身份、族裔的認同將是維克多一生的追尋。

相異於維克多的溫吞退縮，麥特從小就凡事出盡鋒頭，光芒蓋過其他白人同學，從父親以來自卑的心病在他身上不存在，被父母視為族裔的閃耀希望，但當他看見父親當街被霸凌後的懦弱表現心生厭惡，決意逃離自己的日裔身份，視生理上的特色為一種天生缺陷。但在外晃蕩多年甚至假裝自殺後，心中出現父親的呼喚，循此呼喚他選擇被召回，父親的聲音猶如日裔的出身、傳統，根深蒂固並且潛藏在他身上糾纏不休、始終無法真正切斷。偽裝自殺數月後麥特重新出現在家中，告訴母親他想自力拍一部關於日美人的電影：

麥特：我想要拍我自己的電影，好嗎？關於像你和我的人們，日裔美

國人，我想要我們被人們看見，知道我們真實的樣貌，你不能等待別人替你來做這件事，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做——他們曲解、編成他們想看的東西、編成一些謊言……


[……]

就像家庭電影，就像我們自己家的家庭電影，其他人他們看著螢幕，也可以是他們的家庭故事，那我們呢？爸爸的爸爸？你的媽媽？就在那裡，我們自己的家庭電影。

(26)

會有這樣的起心動念，起於麥特跑去日本東京拍了一部片，在日本他受到極大的衝擊，發現街上都是長相與自己相像的人，使得他對自己的族裔身份更加困惑，他詳細地將在東京的情景描述給哥哥聽：


麥特：想像一下，當我在東京下飛機，我被一片臉之海襲擊，這一堆



臉龐，我到哪都看到，計程車司機對我大吼大叫，酒吧女主人試圖叫我進去，警察告訴我向前走——聽我說，聽我說——在報紙上、雜誌封面、大型廣告看板……黃皮膚、塌鼻子、細眼睛，到處都是、到處都是我他媽的長相！維克多、維克多，我不能接受，我幾乎要昏倒，我跟蹌地回到旅館，踏進我的房間，拉上窗簾，關掉燈，我的腦袋在暈眩，我需要放鬆一下。我轉開電視，我不敢相信，一個棒球比賽與投手竟然是日本人！我衝進浴室用水潑臉，我看著鏡子，這張臉，這張臉也盯著我看，這個人是誰？這個鼻子、這個鼻子……它不尖也不大，但它有個微妙的轉彎且大小恰到好處，而這頭黑髮，強健、顏色深的夠飽和——淺一點就顯得像褪色，而眼睛的單眼皮，多麼聰明、多麼完美，雙眼皮就顯得太過頭，老兄——少即是多。

(33)

曾試圖要在美國演藝圈發展的麥特，最初在好萊塢只能演一些斜眼暴牙的亞洲刻板印象角色，過一陣子，就連這種刻板角色也能由白人扮醜來出演，他徹底失去利用價值，最後只能去日本拍色情片，可悲的是居然連臉都沒被拍進去。但在日本，他的族裔血緣之地，遇見排山倒海的日本人面孔，麥特意外的重新認識自己的生理特徵，開始用嶄新的眼光審視日本、自己的家庭以及自己身上屬於族裔的遺傳，興起想要以戲劇手法記錄並搬上大螢幕的念頭，並且不假他人之手。假死後返家的麥特已經來到「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的階段，能夠以正向眼光看待日裔美國人的身份，知道自己是生活在美國、具有日裔血統的公民，並開始對自己的族裔歷史淵源、同族裔人們的生活產生好奇，希望能夠記述、廣傳這些平凡但又不平凡的生活點滴，同時他也在「融入／探索」的狀態中，認同自己的日裔身份，並能以自己的族裔為榮，不再感到格格不入，以較正常的心態繼續在美



國生活下去。麥特在劇末血脈賁張的講述他痛扁三個曾經當街羞辱他的美國年輕人，並且幾乎是呼籲的口吻要日裔人們團結起來，集結力量一同對抗外來的屈辱與惡意，以獲得最大效果。但諷刺的是屬於他日本血統一部份的日裔家庭，卻因為他的假自殺而分崩離析，劇末全家在斷垣殘壁的家中抬頭望向明月，心中仍懷著微小的希望，期望明天會更好，所有人的願望成真。

整體觀之，三齣劇作的劇中人物，日式慣例與傳統規範經常滲入生活的各個層面，舉凡生活飲食習慣、宗教信仰、傳統習俗、男女婚嫁觀念、子女教養、人際關係，或是對日本的美好想像，許多日裔依照長輩教導繼續實行日式傳統、教誨，但不確切理解其背後的文化與歷史脈絡。日裔群體中又粗分為在美成長的日裔以及歸美族，兩個群體對日本的親疏程度也因為求學時期的環境薰陶而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但不論是哪種成長背景，日本血統都使得在美日裔受到社會上的種族歧視甚至是國家機器的極大化加害，造成一些角色被此特殊身份束縛正常心理發展，且對於自己族裔感到困惑、自卑，是無法以平常心與人相處的原因之一。直到三世日裔，才比較有能力客觀審視自己的日裔身份，能夠以正向、欣賞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血緣傳承，並且嘗試紀錄之。日裔身份對許多日美人而言是想要傳承下去的使命但也是無比沉重且使人迷惑的包袱。

第二節、主流文化認同：美國夢的追求與消蝕

一、《松本姊妹》：現實的選擇

松本姊妹一家人在經歷拘禁營的創傷經驗之後，雖很想保護自己的日裔傳統與日裔特性，另一方面也懷疑是否是自己與日本人太過相像才會被關進去，美國對他們而言是生長的土地卻如此不信任他們的忠誠度，每個人在面對與處理這個矛盾時的反應不同。親日的秀雄一直想辦日文報紙，葛雷絲則是很實際地勸他：



葛雷絲：誰會想要看日文的報紙，秀雄？誰？你和你的歸美族朋友必須面對事實，日本打輸了戰爭。

秀雄：我知道，我知道……

葛雷絲：美國贏了，我們住在這裡而且我們是美國人不是日本人，我們讀美國報紙，我們要知道美國的新聞。

(13)

劇末大家決定要用父親賣房賣地的錢買下佐藤先生（Mr. Sato）的歐洲旅館重建生活，柏拉要在一樓開始醫師的執業，秀雄表示他要改辦日英雙語報紙，算是迫於現實終於妥協，並某種程度接受自己部份的美國身份。

然而經歷國家機器系統性的迫害後，並不是所有人都想保護日裔的身份與文化傳統，琪絲認為他們就是太過日式、不夠美式才會被關進拘禁營：

琪絲：[……]其他二世和一世——他們全都黏在一起像一群受驚嚇的兔子——去同一個教堂、去同一個俱樂部、吃日式食物、慶祝日本節日、仍然說日語、甚至建立日本學校以便讓他們的小孩說日語，你瘋了嗎？經過這些事之後——我的小孩將來只說英語，他們只會跟白人小孩玩、去全白人基督徒教堂並且慶祝每一個美國節日作為報復。（頓）噢，而且我把他們的日本中間名拿掉了。

(19)

琪絲採取極端作法，以全面美式策略，期望讓自己、小孩完全變成美國人、融入白人主宰的社會，蘿絲提醒她爸爸地下有知會很生氣，琪絲卻認為：

琪絲：他會高興的，他知道我在做甚麼，拜託，他曾經是那個那麼親



美的人，「美國這裡很好、美國那裡很好」……

蘿絲：他同時也愛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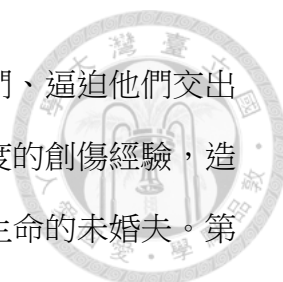
琪絲：或許那就是爸爸的問題，你不能同時擁有，或許爸爸必須下定

決心並且閉上他的嘴巴。

(19)

葛雷絲聽了非常生氣的質問她為何這麼以身為日裔為恥、總覺得日裔身份對她來說不夠好、只跟白人交朋友，琪絲表示「我不以身為日裔為恥……我只是不想讓這身份變成我們成為美國人的障礙」(20)。琪絲甚至有副假的巨乳、一頂金色假髮，她希望從身體外型、衣著、語言、宗教信仰、教育等方面由裡而外都跟日本色彩脫離關係，相信唯有完全成為白人才得以融入白人社會，類似拘禁營或平時遭到的種族歧視便不會再發生。琪絲是卡在「白人認同」階段的典型，她以白人為主要參考群體，並以主流社會的審美觀念、想法與標準檢視自己，盡力抹除生理上的亞洲特性，同時亦預備讓自己的下一代步上一樣的路，認為捨棄所有的日本特色便能更加輕易的融入白人社會，至少不要被當成亞洲人，她壓抑並試圖摒棄自己的日本族裔性，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不要再受到種族歧視與欺負。停滯在「拒絕／壓抑」階段的她與兩位姊妹漸行漸遠，但她卻忽略社會與法律制度上的不公義，將遭受的負面經驗都歸咎於自己的族裔身份，只要她繼續相信自己與小孩還可以完全變成白人，她將持續困在此階段。

蘿絲在全劇一開始對於自己的身份感到相當困惑，剛回家時看見過去熟悉的家具、房屋都被破壞的面目模糊，感嘆景物人事已全非，並表示「我再也不知道我是誰，哪裡適合我」(15)，說出所有人剛從拘禁營出來內心深層的恐懼、焦慮以及無所適從的茫然感。第一幕第二景蘿絲告訴秀雄她在這間房子裡感到不自在，而且無法忘記參加 442 團戰鬥隊、兩年前於義大利戰死的未婚夫，夾在原生族裔與生長的國家之間，蘿絲在覺察自己族裔認同時感到疏離與迷失，一邊是招



徠拘禁之禍的日裔世系，另一邊是成長的環境同時又是壓迫他們、逼迫他們交出生命以表忠誠的國家，不論選擇認同哪一邊，都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創傷經驗，造成她在自己的日式家庭無法感到舒適，也念念不忘為美國付出生命的未婚夫。第二幕第七景松本家眾人發現當初赫舍姆先生說服父親把房產和地產都賣給聖華金銀行，銀行其後轉手給太平洋天然氣公司（**Pacific Gas**），原來是在他們家的土地發掘了天然氣，質疑赫舍姆先生為了自己的一點債務就出賣多年的鄰居好友，使他們面臨無處可去的窘境，他則辯解戰時日本人如過街老鼠，若進入一般市場只能賤賣，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協助他們，最後赫舍姆先生被逼急於是直白的說出心中想法：

赫舍姆：你們的人在那邊殺我們的男孩，美國男孩。嘿，拘禁營、這個農地，一切發生在你們身上的事——整件事到底都是誰的錯？誰首先開始了這所有的事？是我嗎？是聖華金銀行嗎？是太平洋天然氣公司嗎？不，問問你們自己，真的問問你們自己，如果小日本沒有去轟炸珍珠港，你們會在今天這堆混亂之中嗎？

(65-66)

至此所有人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即使出生、成長、結婚生子、成家立業都在美國，到頭來仍然被美國人視為日本人。受到刺激後方能在短時間內自兩邊身份猶豫間做出決定，蘿絲立即表示「赫舍姆先生，我們是美國人」(66)。她在當下突然從對自我身份感到疏離與困惑的「質問／困惑」階段跳到「融入／探索」，或也可能開啟蘿絲排斥日本特性、極度想融入白人社會的「拒絕／壓抑」階段，不論之後能否認知身上同時存在的日本與美國兩種特性，並建構出融合兩者或偏重其中一邊的認同，至少在當下她已做出決定，肯認自己的美國屬性。

第二幕第十景，正值全家人即將離開故居之時，蘿絲表示她再也不去想未



來、擁有夢想或是思考想做的事，因為「光是接受過去就夠痛苦的了」(72)，亨利告訴蘿絲：

亨利：他們永遠不會喜歡我們，你只是沒有注意到，你也不必注意，

我父親教我充分利用一切事物，不論有或沒有。你必須適應，那就是為什麼我發明東西，嘗試新技術，蘿絲，明天將會不一樣，不管我們喜歡或不喜歡，它不必然是糟糕的。

(72)

亨利已認知到他們永遠都不可能被主流社會接納，因此也不必渴望融入白人社會，只需要努力適應。蘿絲提到未婚夫戰死後她答應自己兩件事，一是永遠不忘記他，其二是不再對其他人有一樣的感覺，面對消極抵抗苦澀過去的蘿絲，亨利分享他積極的心態：

亨利：我所知道的是沒有任何事是你應得的，也沒有任何給你的應

允，你必須出去奮力工作再奮力工作以獲得它，那是所有你可以做的，那是任誰都可以做而且是我計畫要做的，我活著的每一天，直到我得到我想要的。

蘿絲：我確信你會的，我確信你會的。

(72)

亨利已從「白人認同」醒悟，進入「社會政治意識覺醒」階段，認知到政治社會的不公平處境與差別待遇難以改變，沒有任何事是理所當然應得的，他已了解融入無望的客觀事實，並非想方設法讓自己融入白人社會就能使一切變容易，為了在美國生存下去，與其消極批評與抵抗，不如將能夠得到的所有事物做最大限度



利用，盡可能靠近自己想要的狀態，因此務實的不求融入只求能盡量適應。或許在當下的整體社會政治情況，迫於生存的殘酷現實，必須先放下心中的傷痛著眼於實際的生計才能繼續走下去。這或許是日美人在拘禁營結束後沉默二、三十年不願提起此事件的部分原因。

二、《二世漁夫之歌》：難以適應的美國夢

全劇開頭與結尾均由場邊樂手唱著如詩一般的短歌：

黑影洗滿房間，停留在空氣中，落在男人身上，在椅子裡睡覺，這是張黑白相片，人物都是灰的，恰好陷入奇怪衰敗的悲劇姿勢。你豐盈綺麗的記憶……打獵後的盛宴，美好的大學時光，妻子、房子、孩子，你的歌不斷唱著，豐富的美國夢停駐在這裡、停駐在這裡……。

(206)

走進房間，黑影升起又降下，時鐘滴答，迴響在廳堂，站在他最愛的一點，他向風中拋竿，安靜的捲線，再拋一次。你豐盈綺麗的記憶……打獵後的盛宴，美好的大學時光，妻子、房子、孩子，你的歌不斷唱著，豐富的美國夢停駐在這裡、停駐在這裡……。

(258)

幾句歌詞幾乎涵蓋所有移民來到美國尋求更好生活的期待與夢想，離開故國前來美國的移民，無不是憧憬著能夠賺大錢、娶妻、買房、生子、讓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再衣錦還鄉、榮歸故里。松本漁夫的一世父親，自日本廣島移民至夏威夷的考艾島，在松本小時候的記憶中，父親總是於喝醉時在朋友前發豪語，認為自己一定能夠靠著芒果、捕魚賺錢，當他衣錦回日本時，鄉親就會在火車站像個大人物般夾道歡迎他，即便受到嘲笑仍堅信總有一天會成功；家中的母親在父親壓迫



下日以繼夜的忙於家務，並命令小孩協助工作。日裔一世在美國為獲取經濟上的利益拼命工作，對於自己能否融入美國社會並非首要重視的優先事項。但出生於美國的二世，進入學校、社會之後，受到各方面的種族歧視，對於自己的身份開始出現困惑之感。

松本二十二歲時為阿肯薩斯大學醫學院學生，與猶太裔室友山姆（**Sam**）在學校同時被同學稱為小日本與猶太人（**Jap and the Jew**），面對閒言閒語與異樣眼光，松本因成績相當突出並不在意，認為是山姆過度敏感甚至建議他向別人以愛斯基摩人（**Eskimo**）自稱，雖此名稱帶有貶抑色彩¹⁰，但以此與亞洲臉孔相近的美洲原住民偽裝身份，能夠比日裔少遭受一些歧視眼光，此時期的松本對於種族歧視尚未有深刻的體會或認識。直到哥哥摩桑帶他去舞廳付費跳舞，先是被白人女生舞伴誤以為中國佬（**Chinaman**），舞伴得知他是醫生身份後開始索取更多跳舞券，摩桑的舞伴在取得跳舞券後拒絕再與他跳舞，摩桑激動要求拿回跳舞券之下被舞伴拿刀威脅，兩人最後被舞廳保全丟出門外，至此松本才開始體會莫名被歧視的感覺，但他對種族歧視的認知仍舊如哥哥說的「你一無所知」（229）。從小在有色人種占多數的夏威夷長大的日裔二世，不見得對自己的族裔身份有特別的意識，直到來到美國本土、受到排擠與歧視甚或欺負時，才會開始發覺自己的不同，並且認為自己與主流白人的生理差異是需要消除的負面標籤。除受到外來的有色眼光，日裔也在心中以白人的價值標準自我評判。在佛寺市集上，美智子提到媽媽說她的皮膚太黑，應該少曬太陽，是由於內心主要參考群體為白人與主流社會，內化主流價值觀認為膚色越黑越糟糕，對自己身體的觀感為負面，希望自己能夠再白皙一些，避免膚色太深顯得與眾不同，感到自己的不同、亟欲抹除族裔生理特徵並渴望融入白人群體。許多日裔二世的認同發展停留在「白人認

¹⁰ 愛斯基摩人（**Eskimo**）為北美洲北部，包含阿拉斯加北部、加拿大與格陵蘭，以及西伯利亞東部的原住民。「愛斯基摩」原來是阿爾岡昆（**Algonquin**）印地安人對他們的蔑稱，在阿爾岡昆語中意為「吃生肉的人」。現在此類原住民自稱因紐特人（**Inuit**），在他們自己的語言中，「因紐特」意為「真正的人」。因紐特人是東亞蒙古人種的一支，長相與亞洲人接近。參考網頁：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Eskimo-people>>。



同」或是「拒絕／壓抑」的階段，對自己的族裔身份排斥，選擇認同白人主流社會並盡可能融入，但通常不得其門而入，在意識到自己被排擠並非族裔身份的問題，而是社會上對有色人種觀念不正確以及社會制度的問題之前，這些日裔將持續困於此階段。

對美國社會的認同，在二戰期間日裔受到拘禁時顯得格外矛盾且充滿衝突對立。在第三景中松本與美智子結婚交換誓約的場景，直接轉換成在拘禁營中宣示效忠的景象，面對忠誠度問卷的第二十七與二十八題，松本無法理解為何需要回答此種問題，一旁的士兵催促他盡速填答，松本的哥哥摩桑、好友卡茲（Kats）與妻子美智子則在他的意識中不斷交互辯證，如他腦中思緒不停正反翻轉，又如同當時在拘禁營中日裔面對問卷時各種考量、擔憂與憤怒，使他遲遲無法決定：

摩桑：不，不。你必須在那東西上填不、不，逸。看看他們正在對一世做的事，美智子的父母，他們簽了那東西便失去日本公民身份，他們永遠不能回家了，那簡直跟殺了他們沒兩樣，你知道的，逸，不、不。

卡茲：不。他們認為我們不是忠誠的美國公民，逸，那就是為什麼當初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裡，我們必須對全國證明我們是忠心的公民，如果這代表入伍去打仗……

摩桑：然後死掉？

卡茲：然後死掉，我們必須這麼做。（對漁夫）是、是。

摩桑：（對漁夫）為了甚麼？我們不需要對任何人證明任何事，他們把我們的土地拿走，我們被關在帶刺鐵絲網後面，在他們把我們丟到這邊來之後叫我們要表現忠誠，為了甚麼？不、不，逸。

美智子：逸，我不喜歡現在發生的事但我不是日本人，小逸，我是美國人，我們是美國人，這是我們的家，我聽到一些謠言，不不小子

會被關進監獄，還有謠言說他們可能會被送回日本，是、是。

(23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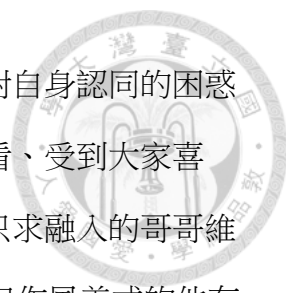


不論選擇回答兩個「是」或兩個「不」，都是立於認為自己是美國人的基礎之上。願意積極回答「是」的人，由於將被關進拘禁營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的族裔身份，認為是自己的日裔血統而受到此種對待，為證明自己是真正的美國人，並冀望主流社會能夠認可自己的美國身份，便以獻出生命此種最極致的方式表現自己對美國的忠誠，或是採取凡事順從以求獲得諒解的策略。還未認識整體大環境的不公義與差別待遇，只將遭逢的歧視歸罪於自己，由此可見他們的認同皆停留在「白人認同」中尚無自覺。選擇回答「不」的人則是因為他們的美國認同因被拘禁受到巨大挫折，對被拘禁感到憤怒，已開始認知法律與制度對於不同族裔人民的歧視，為了保護自己以及向政府表達抗議，選擇否定忠誠度問題，但離發展出對自己族裔的正面認同尚有一段距離。不少子弟們的認同發展脫離「白人認同」，但還無認知自己雖遭美國政府拘禁但並不次等於美國人，難以正向眼光看待自己的族裔身份，尚無法完全晉升到「社會政治意識覺醒」的階段，卡在兩個階段之間的他們對美國政府感到憤怒且難以諒解，亦未能順利進入「融入／探索」階段，難以處理的拘禁營創傷經驗長期阻礙他們的認同發展進程。

對日裔而言，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種族歧視、法律制度不公以及自我內化的種族主義都使他們難以獲得美國主流社會的接納，欲認同自己的美國身份融入白人社會屢遭挫敗，且總是將負面的種族遭遇歸咎於自己的族裔身份問題，另一方面也對日裔身份無法正面視之並擁抱此身份以獲得自信，因此在本劇中的二世日裔總是徘徊在種族／族裔認同發展的前面階段，難以進行理想的認同發展。

三、《魚頭湯》：嚮往卻難以融入

此劇主角麥特千迴百轉的求職經歷與自我追尋旅程，道出三世日裔在美國社



會所遭遇的生存困難，尤其是好萊塢演藝圈的殘酷生態，以及對自身認同的困惑與探索。麥特成長求學時期在學校表現優異，體能佳、長得好看、受到大家喜愛，鋒芒盡露很受白人女孩歡迎，是校內風雲人物，與膽小、只求融入的哥哥維克多完全相反，維克多甚至認為麥特「比白人還要白」(52)。但作風美式的他有次見到父親在街上被一個壯碩的美國人公然欺負嘲笑，平時在家呼風喚雨、頤指氣使的老爸竟然完全不反抗，把兄弟倆塞進汽車後座便一言不發龜縮在車裡待鬧事的傢伙離去，從此他對於身為日裔感到十分羞恥，認為父親欠他一個尊嚴，他決意捨棄自己的日裔身份，盡一切努力把自己變成白人：

麥特：我不喜歡我自己，我不喜歡自己的任何地方，不，我討厭我自己，對，討厭。我討厭我的黃皮膚臉龐、我的塌鼻子、沒人可以正確發音的名字，所以我擺脫它們，丟棄它們再全部重來，從頭開始，這次要用我的方式、我的創造。

我變成義大利人，我開始吃水果和喝水節食，認真地用各種自我虐待的器械健身，我的屁股很結實而我的褲子很緊繃像是可以直接一滑而下，但我的其他部分呢？沒有曲線、沒有柔軟的線條，只有稜角，光滑的稜角與鋒利的邊緣。我會故意走進城市中最危險區域的暗巷裡，確認沒人敢碰我，因為我就像把閃亮的短劍這砍那砍……我的名字叫保羅 (Paolo)，我很愛說這名字，就像是某種異國的小鳥在我的舌頭上起飛，當別人叫它：「保羅？保羅？」——「是的？」……我離這邊有一百萬英里遠。

(回頭看著爸爸的帽子在他的椅子上)

但是之後，過了一陣子，它又聽起來像我的舊名字，感覺像我的舊名字，當別人叫：「保羅？」我可以聽到你叫我的聲音穿透這名字而來，所以我又改名了，我變成若金 (Joaquim)，若金穿著

全身黑，只喝濃縮咖啡，講話有個像祕魯人的腔調，也可能是巴拿馬人，不可能是也不會被誤認為日本人……



(14-15)

從那時起他就像《變形記》的主角，逐漸變成一條想像中的魚、變成另一種人，用以排拒自己的日本特性，抵抗到最後他直接把自己殺了，或者是把日本那部分的自己殺掉。年輕時期的麥特是過度的「白人認同」階段受困者，對自我的概念是負面且感到低人一等，因此以白人身體外觀的審美觀點檢視自己，朝著把自己變成徹頭徹尾白人的方向努力實踐，疏離其他的日裔，藉由抹除、切斷所有與日裔相關的特色與關聯以求能夠融入白人社會、被視為白人，不論是變成皮膚較為黝黑的南歐義大利人或任何其他種族的人，希望至少不要被當成日本人。此時期他對於整體社會制度的不公義以及種族歧視問題並無認知，面對父親遇到的公然侮辱事件，將挫折怪罪在父親的懦弱以及自己的族裔身份上，因此麥特篤信藉由自己的努力可以完全同化於白人社會，他被困在「白人認同」的極致時期直到把自己殺死的那一天。

岩崎家只有麥特以極端手段意圖成為白人、被白人社會完全接納，家中其他人則是以隱諱的方式努力生活。媽媽桃樂絲選擇傾慕日本文化並產生崇拜，但心中還是無法以平等視角看待日本與美國文化，總覺得自己在白人強勢社會中是次等公民。在麥特的佛寺告別式，儀式中的佛經誦念以及線香繚繞，使桃樂絲對麥特的美國人師長感到抱歉，認為日裔自己人很習慣這些，但要求美國人遵循日式的喪禮儀式十分不好意思、委屈他們。復歸的麥特興起自行拍攝屬於日裔美國人的電影以記錄、為自己族裔發聲的念頭，向桃樂絲尋求資金協助，卻被媽媽建議不要只拍日裔美國人：

桃樂絲：你的電影？或許你不需要只跟日裔美國人有關，我是說，我

們在討論這件事，我朋友和我——誰會對那種事情有興趣？你應該嘗試拍一個普通的故事，更正常的故事。人們就會想要去看，不要只跟日裔美國人有關，不管怎樣，誰會想去看。至少……一個白人角色哈？你可以是他的助手或是他的好朋友或甚麼的……

(45-46)

桃樂絲心中內化的種族主義使她認為不應該由日裔自己獨立做主，需要依附在較強勢的白人旁邊或做白人的屬下，以提升自己的價值感，但永遠輪不到日裔自己獨當一面的時候。而麥特執意獨力拍攝電影爭取資金贊助，卻還需要跟其他弱勢族裔競爭話題性、熱門度，當拘禁營議題的熱度退燒，贊助者便選擇黑人與韓裔的題材。處處顯示弱勢族裔在美國不但生存困難、適應困難，連發聲的機會都被淹沒，即便有機會也會被已內化種族主義的同族裔親友質疑沒有市場，幾乎很難憑藉自身的力量奪回話語權，為自己的族裔做更多的形象重建與多元面貌展現，自我種族歧視情節將繼續隱性傳遞下去。

膽小退縮的維克多求學時期只求能夠不被排斥的融入美國社會，他長大後甚至加入美國軍旅參加越戰。從軍、參戰便是承諾願意以犧牲生命為代價效忠國家，此種行為是以血換取國家社會的接納與贊同，是很大的認同需求驅使所然。但諷刺的是他在軍隊中竟被當作敵人的範本，站在桌上展示給其他白人士兵觀察亞洲敵人的特徵：黑頭髮、黃皮膚、塌鼻子、細眼睛，在戰場上受傷倒地，由於亞洲人臉孔被認為是敵人，美軍救援時即使他一直大喊自己是美國人、日裔美國人，他仍是被單獨漏掉的美國兵，在原地自生自滅；但弔詭的是，也因為黃種人長相，越共士兵在——槍斃美國兵時放了他一馬。他的亞洲外表先是使他受到羞辱並差點喪命，但在危急時刻又莫名成為救命關鍵。使得維克多不知該如何認同他的族裔身份，即便從軍參戰，將生命交付在國家手中，美國社會似乎仍舊不會完全接納承認他是美國人，身為日裔三世，族裔認同問題與融入美國社會的困難



持續阻礙著他，使他無法正常發展自己的認同觀念以及人際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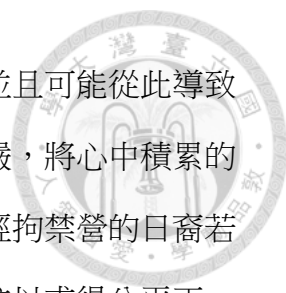
而種族歧視其來有自，除去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惡意，二戰拘禁營的創傷記憶也是使有經歷過此事件的部分日裔心理產生病變。父親在少許清醒時刻提到祖父曾有大片田地，是有頭有臉的農夫，因收到通知要遷入拘禁營，祖父請求其他白人農夫簽署請願書證明日裔的清白但全遭拒絕，在心中便生了自卑的病，漸漸被吞噬：

爸爸：[……]我不想看到它，但我還是看到了，那種病，到處可見。

在眼中，在爸爸農夫朋友的眼中，笑容，充斥這麼多微笑的厭惡。報紙、報紙，利普曼先生、利普曼先生，報紙尖叫著撕碎並且灑滿謊言——我們沒有對潛水艇發射信號、我們不是間諜，而收音機中的播報——休斯先生、休斯先生，充滿著疾病，所有的謊言使我們生病。長途火車，駛去營中的火車，拘禁營，有刺鐵絲網，扭曲糾結、攀爬而上。媽媽看著爸爸：「拘禁營做了那事、拘禁營做了這事」，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因為我總是可以看見它，它總是在那，那疾病。一部份的土地，土地本身，從你離開媽媽肚子的那一刻起它便餵養著你，進入你的身體、你的血液、你的頭腦——以及你的思緒、你的想法，全都充滿著這病，這病用它沉默的雙手推著你進行你的生活，用謊言從你的肌膚滲透、進入你的身體，我全部的內在，侵蝕我、像癌症一樣，把我吞噬……

(64)

拘禁營是以國家機器之力具體實現並擴張原本存在的種族歧視，白人得以毫不掩飾的對弱勢族裔張牙舞爪，日裔在受到莫名的劫難後很難在美國社會繼續生存，除了經濟上的困難，普遍的社會歧視使得日裔身心創傷雪上加霜，心靈生病則是



無法避免。日裔社會中的父權文化在拘禁營受到很大的挫敗，並且可能從此導致性冷感、無能，尊嚴受到挫傷的男性試圖在家中重振自己的威嚴，將心中積累的怨氣發洩在妻小身上，在外面對侮辱卻毫無招架之力。這些歷經拘禁營的日裔若無法體認國家機器、社會制度與大眾觀念偏差的迫害且團結對抗以求得公平正義，繼續怪罪自己的日本血統身份便不可能發展正常的族裔認同，如此亦難與白人平等的姿態在美國社會生存下去。許多盤根錯節的問題累積多年後便逐漸浮上檯面，導火線引爆後，露出的是已被腐蝕且傾斜扭曲的根基，以及發展遲滯的自我認同概念。

許多日裔在美國成長受教育過程中發覺自己與白人同學在生理上與族裔文化有所差異，並且認為如此的差別是負面的。長大後受到各方種族歧視的騷擾，便想方設法要將自己變成徹底的白人，從身體外觀、穿著、語言、生活習慣等方面著手，但不論如何努力也無法成為百分之百的白人，卻依舊對融入白人社會懷有無限渴望與企盼。看待自己的族裔身份始終有著白人社會中次等公民的感覺，對制度上的不公平、社會中普遍存在不正確的種族歧視態度並無清晰體認，只能繼續將他們遭受到的這些不公不義怪罪於種族身份，他們對美國的認同停滯在「拒絕／壓抑」或「白人認同」的階段中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他們能夠指認政治社會中對不同種族的不平等態度，並且客觀的跳出企圖成為白人的漩渦重新檢視自己雙重身份的事實，才有可能繼續發展出欣賞兩種族裔身份且把族裔認同與其他社會身份認同並列觀之的理想狀態。美國屬性對許多日裔而言，是極度欲求卻始終無法完全獲得認可的身份，造成他們對自我族裔身份的質疑與苦惱。

第四章：認同轉變、震盪與矛盾



移民的族裔認同發展受到居住地域、家庭教育、社區族裔組成、學校教育、政治社會狀況以及重大歷史事件等因素影響，即便同為在美國生活的日裔移民，也會產生相異的身份認同；生長在美國本土與夏威夷島上的日裔更是有相當不同的族裔認知，兩地因周遭社群的人種組成不同，對種族歧視的覺察能力與態度也大不相同。除了上述的影響因子，不同世代所身處的政治、社會整體大環境也會造成世代間的認同差異，每個世代最關心、在意的議題、需處理的難題都不甚相同。

以下將縱向綜合探討《松本姊妹》、《二世漁夫之歌》、《魚頭湯》三部劇本中人物，日裔一世、二世及三世各自如何認定自我身份、社會適應狀況、族裔認同、以何種觀點評判戰爭與拘禁營，以及這些大規模社會環境的變革對他們造成的影響。處於家庭、政治與社會動盪不安年代的一世與二世，認同的發展與對自身族裔的態度明顯與三世不同，一世與二世之間又有些許差異，受限於大環境的因素，每個世代只能就眼前必須處理的問題、能獲得的資源做最有效利用，即便有些困境隨著時間發展不再如此艱難，但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是每個世代重視但也難以突破的困擾。只不過每一代日裔由於族裔認同的發展狀態不同，處理、應對的方式也相異，如何讓雙重或多重的身份認同同時存在並且與主流社會和諧相處，將是日裔始終要處理的議題。

第一節、一世：美國——經濟的家，日本——真正的家

早期來到美國本土或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多迫於在日本國內生存困難，不得不向外發展以尋得更好的工作機會，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品質。初到美國的日人多以受雇農夫、鐵道工或漁夫為職業，以毫無資本、完全憑藉自身勞力、白手起家的型態，在美國緩慢累積資產，他們的努力確實獲得成果，如《魚頭湯》裡爸

爸描述自己的一世父親來到美國時在貧瘠田地的奮鬥：



爸爸：他們說這裡長不出任何東西，但我的爸爸？岩崎仁三，初來乍到？他有大大的夢想與一顆飽滿的心，就連白人地主都不能把他趕走。「這有幾英畝沒價值的地，拿去種田吧。」他們大笑。爸爸拿了些種子，拿在他緊握的棕皮膚拳頭中，撒在土地裡，黑色泥炭土在他頭上盤旋猶如一大群友善的蝴蝶，「這很好，是很好生長的土壤。」他這樣想著。他舉起雙手再次投入，長出番茄！蘆筍！還有馬鈴薯，比任何人看過的都更大更可口！眼睛所及這麼多英畝的馬鈴薯……

(35)

其後照片新娘輸入美國，這些日本移工漸漸在新的土地上成家立業，一步一步達成如《二世漁夫之歌》開頭與結尾憧憬的美國夢：「打獵後的盛宴，美好的大學時光，妻子、房子、孩子，你的歌不斷唱著，豐富的美國夢停駐在這裡、停駐在這裡……」(206)。雖然社經地位並不高，能夠擁有一定的財產與安定的家庭一世日裔便已滿足，並有長期居住下去的打算。許多日裔農夫在成功擁有土地後，聘僱佃農、工人在自己廣闊的田地上工作，晉升地主階級，對自己的身份懷有驕傲感，並積極參與社區組織或在族裔社群中擔任要角，成為地方重要仕紳。這些一世從日本乘渡輪來到美國，同時也語言、生活習慣、文化傳統、信仰與價值觀念帶來此地，他們對這些價值的遵守與執行，出於從小被灌輸的觀念以及長久以來養成的習慣，移民到美國後仍繼續遵循。當二世在美國出生，一世在教育下一代時內心的族裔使命感驅使他們把這些日本的文化傳承下去，希望子女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先來自日本，並肩負責任感繼續把傳統價值傳下去，即便這些被一世從日本帶來並保護的傳統、觀念或日語仍如同停留在時空膠囊中一般，並不跟隨日



本國內與時俱進 (Asakawa xi)。

一世日裔通常在青少年時期或甫成年便來到美國，人格養成與自我概念發展時期多半在日本國內完成，來到美國或夏威夷主要目的為工作賺錢，許多人一開始的打算為累積一定程度的財富便衣錦還鄉，回國幫助貧困的家人親戚，較注重實際生存問題。在美國成家後亦關注自己的家庭在經濟上是否充裕無虞，以及是否能提供下一代良好的生長環境，只求建立良好經濟能力以便撫養下一代。為互相照應與支援，許多日裔會聚居在一起，形成同質性高的群體，而經濟上的成功壓迫白人工作空間引發排日運動，日裔便更加退縮在自己的社群中以求保護，如此也再度坐實日本人無法被美國同化的負面論述。但就整體而言，經濟與民生問題為一世日裔最重視且優先處理的事項，是否能夠順利融入美國社會、日裔社群外的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並非他們最看重的議題，主流社會對日裔的歧視難以改變，他們亦無力有效處理，一世普遍相信要完全融入美國社會是不切實際、不可能的，因此他們並無特別欲求同化於主流社會，也沒有經歷文化適應的過程。在美國，一世日裔始終被歸類為日本人，他們也如此認定自己，因此該如何定義自己的族裔認同困擾在一世之間並不常見。

雖然自己的身份認同議題不特別使他們煩惱，當日本攻擊珍珠港事件發生，一世日裔與二世子女被美國政府大規模驅趕關進拘禁營，一世辛苦一輩子累積的財產一夕間化為烏有，對家庭與事業衝擊極大，另外他們也深切體認到不論多麼辛勤工作、經濟上多麼成功、為地方建設做了何種貢獻，在美國永遠都是外來者，不會被白人主宰的社會接納，有些人選擇消極逃避有些人則積極配合政府當局。《松本姊妹》的爸爸在拘禁營中大力維護美國，相信政府一旦發現做了錯誤的政策便會立刻放他們出去，卻始終等不到正義到來：

柏拉：他似乎比較安靜，但也就只是這樣。我是說，你不能責怪他，

所有事都在改變，他幾乎不能像以前那樣在社區會議站起來宣稱進

入拘禁營是該做的事，只要政府了解到自己的錯，我們就立刻會被釋放。很多人都因為是他的關係聽從他的意見，三年過去了，我們還在營中腐爛，你們的爸爸有必須安靜的原因。

(46-47)

被關入拘禁營的部份日裔選擇積極配合官方的指令，甚至進一步替政府辯護，便是希望藉由服從一切指令使自己的忠誠之心能夠獲得當政者的理解，進而能提早離營。然而，如此的順服最終還是白費心思。由於政府的種族歧視是如此的赤裸且毫無修正之意，使得許多營中日裔人士漸漸無法再信任政府，加上忠誠度問卷的刺激，不論是人際之間或個人內心皆產生許多衝突。被拘禁者分裂成兩派，一派主張要向政府抗議不公平處境，另一派則認為不應有過度強烈的反應以免激怒美國當局；通常一世與二世歸美族是屬於較親日本的族群，與在美國長大、較親美的二世呈現兩方對立的認同。歷經拘禁營的一世對自己身份的感覺亦產生混亂，身為從日本移民過來的他們，既是日本人又不完全是日本人，他們嘗試歸化美國籍遭到拒絕，卻又要承擔戰爭時祖國的攻擊行為所造成美國政府與人民的怒氣及恐懼、成為代罪羔羊，再加上拘禁之後財產嚴重受創、精神與心理產生變異，使得他們無法繼續如往常生活、工作、與家人相處。《魚頭湯》的爸爸娓娓道來自己父親長期受種族歧視影響，戰爭爆發後被環伺的敵意逐漸擊敗的內心：

爸爸：謠言、謠言——他們要把我們運回日本，謠言、謠言，把我們

送進拘禁營，但爸爸一笑置之。日本攻擊了珍珠港——他是個有頭有臉的農夫、有很多人脈，他只是一笑置之，他所有朋友都是有頭有臉的農夫，他們都是白人。

然後通知來了，他很生氣，他不笑了，他非常生氣，他要他的農夫朋友簽署請願書然後他要親自送去政府那。該死的，他們不會



把岩崎仁三從他的農地趕走的——不不不。

「來，你跟我來，我讓你看這些事怎麼完成的。」我們開車去克勞佛德先生那，我們在他的客廳坐下，爸爸要求他簽請願書這樣爸爸才能留下來，但克勞佛德先生拒絕了，他非常抱歉，他一直道歉。但爸爸非常生氣，他把這個人從頭到腳咒罵一遍。

我們開去下一個朋友的農場，這個人也說不，「不、不」，所有這些白人朋友都說著標準英文——「不、不」對著我爸說。爸爸很驕傲、很驕傲，變得越來越小，腰彎了、老的像得了某種疾病，把他吞噬。

(63-64)

因此，原先並未將身份認同視為重要議題的一世，他們在經歷拘禁營經驗後也開始在身份認同的面向上產生困惑或受到影響，甚至對身心造成重大的負面侵蝕，受拘禁的一世與二世受到直接衝擊，越發退縮且不知自己該如何再繼續在美國社會立足與生存。

移民美國的日裔一世，他們的族裔認同發展頂多只有始於第一階段「質問／困惑」或「族裔覺察」。由於亞洲人外表特徵持續提醒他們與美國白人或歐裔白人之間的生理差異，在美國他們屬於弱勢族裔，難與主流社會產生連結，只能在自己的族裔群體中尋求歸屬感，法律制度、社會氛圍、工作環境中普遍充斥的種族歧視將他們排拒在外，但身為第一代移民內心深知自己與美國人之間不可改變的差別，要完全被美國人接納幾乎是種妄想，因此他們並不會進展到渴望同化於白人的時期。在戰爭時期種族歧視經由國家機器極大化迫害日裔，他們在內心長出自卑與抑鬱的病，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與迷惘，不斷質問自己是誰卻無法得到肯定且正面的答案，不論他們對自己的身份如何認定、曾對社會做過何種貢獻甚至曾經有家人朋友為國家上戰場犧牲性命，在美國白人的眼中，他們永遠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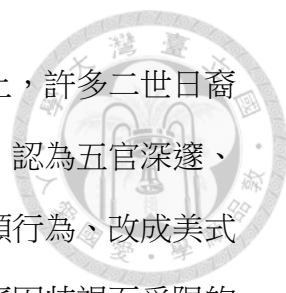


日本人，即便他們已經意識到政治社會中對族裔的不平等標準，在美國社會也無法以身為日本人為傲、難以對自己的日本身份發展出正向概念。而生於日本、長於日本，根在日本的他們亦不會將自己歸類為日裔美國人。一世日裔是居住在美國卻自始至終都被拒於國家、社會之外的局外人，被美國歷史大敘事排除在外的一群他者。

第二節、二世：從拘禁營創傷的廢墟中站起

相對於永遠是日本人的一世父母，二世日裔身上兼具日本血統與美國特質的雙重特性，雙重特性既可以是助力亦可能成為阻力。他們出生在美國的土地上，在日本家庭成長、學習日本傳統生活方式與價值觀，進入美國學校與白人、黑人等其他種族一起念書就學，經濟有餘力的家長，會在周末假日將孩子送到日本人在佛寺中創辦的日本學校學習日語、日本傳統精神與文化。多數重視教育的父母期望子女將來能夠成為醫師或律師，藉由教育作為向上攀爬的階梯、提升社會地位，脫離社會底層的勞動工作者階級，也期望二世因受人敬重的職業不再受種族歧視困擾，且更加能夠被美國社會接納，不要再面臨跟上一代一樣被排拒的處境。一世並期待二世同時理解日本與美國、成為日本與美國文化差異之間的連接管道，讓美國社會對日裔減少因不了解而產生的敵意，也讓日裔群體更加容易進入主流社會。然而即使在日本學校修業，許多二世理解日本文化的程度不及一世來的透徹，通常只能得其皮毛知識，對深層文化底蘊或歷史傳統的脈絡並不清楚。如《魚頭湯》的媽媽桃樂絲，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加上融入美國社會並不順利的狀況下，她對日本文化與特質產生美好想像，認同被美國社會刻板化的特定標籤，如和服、日本女人服侍男人的柔順行為，但在她心裡雖一邊對日本有不甚切實的幻想，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因自己的日本異國風情顯得與眾不同、被美國社會包容接納。

儘管腦袋中裝的多半是美式思維，但因有著亞洲人的外表特徵，二世仍舊被



視為日本人，各種對日人的歧視或刻板印象一樣加諸在他們身上，許多二世日裔為求不再被歧視，以白人社會對身體外貌的審美標準檢視自己，認為五官深邃、金髮碧眼、皮膚白皙、身材前凸後翹才是美，渴望從外貌、外顯行為、改成美式名字等方面著手將自己改造成為百分之百的美國人，以擺脫族裔因歧視而受限的困境。如《松本姊妹》的二姊琪絲，以由裡到外、完全美式作風將身上的日本特質減到最低，讓自己與小孩少受一點歧視與迫害；又如《二世漁夫之歌》中漁夫的妻子美智子，總是希望自己的皮膚能再白皙一些才好看。但如此的努力只是治標不治本，深陷「白人認同」的他們不僅無法真正變成徹頭徹尾的白人，亦難用正向眼光欣賞自己的族裔身份，多數無法從此階段醒悟的二世終其一生苦惱於想要成為白人卻總是無法成功的困境，與其成為一世父母期望的日美間的橋樑，二世日裔較像是卡在日本與美國的夾縫中，日本的親戚不認為他們是日本人、也不被美國人接受，處在總是不知道自己是誰的尷尬窘境。

面對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歧視，二世通常感到憤怒但也不太敢反抗，二戰的拘禁營大規模關押日裔，在他們內心造成巨大的創傷陰影。剛由拘禁營回家的松本姊妹與其夫婿，方脫離種族歧視的具象監牢，回到殘破的家園首要任務便是積極尋求能夠順利生活下去的方法，尚無餘力處理心中的傷疤與自卑。直到二姊夫柏拉在俱樂部與人大打出手，他回來激動地敘述爭吵打架過程，趁機發表他對日裔從軍為美國奉獻生命的想法，總算是代替全家人一吐在心中積怨已久的不平之氣與傷痛：

柏拉：所以我說，他對也在部隊裡的義裔美國人或德裔美國人會有一樣的感覺嗎，他和他的朋友會覺得那不是個好主意嗎？他說那不一樣，我問為什麼，他心慌意亂轉身離開，並且跟他旁邊的人聊天，好像他如果忽視我我就會安靜的自動離開。[……]最後，他說他不喜歡我的態度，我們應該要為仍然被允許進來這個鄉村俱樂部感到



感激，而關於我們——我猜不像義大利人和德國人，他們「還可以」——那使我們不一樣，一個美國大兵永遠不知道何時我們會轉而去效忠敵人，這項差異使我們無法被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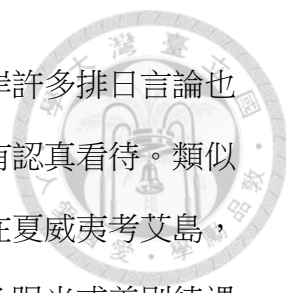
[……]

他們很狡猾，看看珍珠港……我的弟弟，俊燦，死在這場戰爭中，跟其他從島上來的佛頭（Buddhahead）¹¹男孩一起，他灑出熱血讓這些白人德州佬可以活下來，俊燦跟其他第 100 步兵營的人知道他們是被拿來當砲灰，他們都全都知道，他們並不笨。去解救被困在敵人防線後方一個小小的營的士兵們，他們沒派任何其他可以去的戰鬥小隊，他們怎麼可以讓犧牲的人多於被救的人呢？一點道理都沒有。但第 100 步兵營和 442 團戰鬥隊——全日裔美國人的戰鬥小隊，嘿，他們是可犧牲的，就送他們去吧。他們這麼做了、他們真的去了，席格死了、塔克死了、喬治少了一條腿、保羅失去他的手臂，他們做到了，證明他們是忠誠的美國人，他們用鮮血證明，所以，日裔美國人士兵——科洞（Kotonk）和夏威夷島上男孩放棄了他們的生命，八百人的傷亡就為了救出兩百人的白人男孩。然後他跟我說日裔美國人不可信任、我們很狡猾、他們不能被其他美國士兵指望，他這樣當著我的面跟我說……

(25-26)

個性較為衝動直率的柏拉在夏威夷成長，島上非白人種族佔大多數，在成長過程他較不會感到充斥周遭、歧視有色人種的環境壓力，因此便降低他對種族歧視的

¹¹ 佛頭（Buddhahead）：對夏威夷日裔的俗稱，與美國本土日裔後裔的稱呼科洞（Kotonk）相呼應。參考網頁：< <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buddha-head>>、< <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kotonk>>。



敏感度，即便來到美國本土念書、執業、結婚生子，對美國西岸許多排日言論也不太在意，甚至是珍珠港事件後攻擊日裔的謠言滿天飛他也沒有認真看待。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二世漁夫之歌》的漁夫松本身上，小時候待在夏威夷考艾島，青少年時期來到美國本土念書、和哥哥到處廝混時對白人的有色眼光或差別待遇不太放心上。直到真的被關進拘禁營、在營中受到不人道對待，他們才開始對這類閒言閒語特別留意，而柏拉不像其他敢怒不敢言的日裔親友，他直接在公眾場合與人正面衝突，替自己爭一口氣，也是替其他膽怯不敢表達意見的日裔發出不平的怒吼。

柏拉甫出拘禁營便在意外的機會中將許多日裔內心的不平與創傷爆發出來，其他絕大部分的日裔則是選擇閉口不談，專心處理棘手的生計問題，欲把這段記憶割除、遺忘。這一擱置就是二十餘年，直到 1970 年代日裔平反運動興起，拘禁營的共同經驗，使二世日裔普遍與其他同樣被拘禁過的二世互相建立連結、互相認同，他們受到平反運動鼓舞，將憋藏心中多年、從來沒有真正忘記的憤怒與委屈表達出來：

漁夫：我不太去回想營裡的事，現在已經獲得很多注意了，賠償的公聽會，二世終於開始像年輕人一樣說話。

[……]

我是說他們做的事並不公平，無可奈何，但依舊不對。我們大部分都是美國公民，他們為何不針對義大利人或德國人？就是這點實在讓我生氣，他們就只針對我們。他們就等著搬進來並接管我們的事業，不只是白人唷，中國人也是，噢，他們是最糟的，配戴標示表示他們是中國人，你相信嗎？就像我們應該要起身然後搬出去。我要怎麼處理我的房子、我的工作業務呢？美智子的媽媽病的太嚴重無法移動，給我們貼上標籤、給我們標號碼、讓我們住在馬

廠然後把我們運去阿肯薩斯……

(“A Song for A Nisei Fisherman” 241)




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感使他們養成排外的習慣以求自我保護，且不僅排斥白人，就連同為東亞血統的中國人也不受日裔歡迎。如漁夫松本發現大兒子與中國裔女生交往時非常生氣的反對，不停表示「我不要任何新山在我家」(248)。對中國人的排斥除了源自日裔對其他族裔不信任之外，尚由於日裔被拘禁隔離時期中國人為保全身家財產刻意配戴識別物件如徽章、懸掛標語等，與日本人切割因長相相似可能遭受的波及，日裔被關進營內後有些中國人甚至直接接管了他們的財產，因此在日裔心中種下不能相信任何其他族裔的種子。二世父母在教養下一代時很自然的會告誡孩子不要跟白人走得太近，以免無預警受到傷害或被出賣：

爸爸：我看到你們跟新鄰居的孩子們玩，有白人朋友、一起做一些事
是可以的，但如果發生任何事，他們會攻擊你，你們不能信任白
人。

(“Fish Head Soup” 42)

除了與白人保持距離，二世通常保持低調的習慣，不希望太出風頭免得又遭到針對。如《魚頭湯》媽媽桃樂絲提起麥特小時候體能表現十分傑出，於是大家都在講參加奧運的事，但爸爸卻不希望讓小孩太突出、太過招搖以避免招來無妄之災。而盡量不張揚的習慣來自拘禁營在心理造成的創傷，許多二世在被關入拘禁營時還是小孩或青少年，無端受到關押，對他們就如同遭到父母或師長等權力上位者毫無理由處罰的創傷記憶，使他們不斷自問是否曾經犯了甚麼錯才導致這樣的懲罰，直到中老年仍時常憶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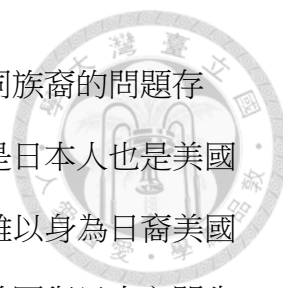


桃樂絲：[……]我那時只是個小女孩——九、十歲。我記得我一直在想「我們一定做錯了甚麼事」。大家都一直說「為何我們會在這裡，我們甚麼都沒做」。但在晚上，當我躺在床上，我一直想「我們一定做了甚麼錯事、甚麼壞事，我是說，否則他們為何要這樣懲罰我們呢？」我知道那很蠢，我只是個孩子……

（“Fish Head Soup” 43）

《魚頭湯》中精神失常的爸爸也在偶爾清醒、回憶過往時光的時刻，夾雜喊著「那是我的地！離開我的地！」（31）顯示在進入拘禁營時被迫賤賣或放棄田產，這些鉅額損失在這些日裔內心劃下的深深傷痕。猶如成長傷痕的拘禁營巨大創傷經驗使他們沉默、膽怯，甚至被當眾霸凌也不敢反抗，只能把內心的憤懣怨懟發洩在家人身上。對白人極度缺乏安全感，無法對白人社群放心信任，如此與主流社會的隔閡與保持距離也使他們難以融入。同樣的創傷記憶使二世日裔建立一種共同體的網絡，在此網絡中他們因經歷相似的過去感到安全且相互依靠，拘禁營對這些二世而言是具指標意義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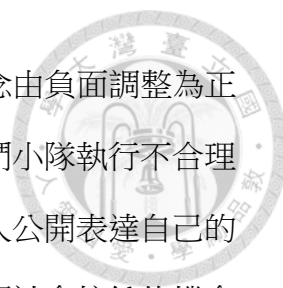
美國日裔二世中的歸美族，由於認識自我、定義自我的青少年時期不在美國度過，美國的價值觀或思維模式並非他們在求學時所被灌輸的觀念，因此缺乏對美國的認同。對美國社會沒有歸屬感之下，自己族裔的認同較傾向日本，但由於對自己的美國屬性缺乏認同，他們也難以把自己的身份歸類為具有雙重特性的日裔美國人；另一方面，身處美國這塊充滿排日情緒的土地上，加上拘禁營的創痛經歷，對日本有越多認同將會帶來更多的不利。這些在美國的歸美族，他們心繫在日本的家人或朋友，在美國則與其他歸美族建立同質性高的社群，如《松本姊妹》的大姊夫秀雄，從拘禁營出來後只想搬到日本人聚集的區域、總是在準備物資郵寄給日本的家人，且一心想著要辦屬於日裔自己的日文報紙。他們的認同發展停留在「拒絕／壓抑」的階段，選擇一個主要的族裔身份並壓抑、否認其他他



們排斥的認同，即便他們已經意識到社會制度與法律上歧視不同族裔的問題存在，認為自己並不次等於美國人，他們仍無法坦然接受自己既是日本人也是美國人的雙重身份特性，因此也不會將身份認定為日裔美國人，更難以身為日裔美國人為榮，他們是一群始終在尋找棲身之所卻遍尋不著、漂浮在美國與日本之間失根的邊緣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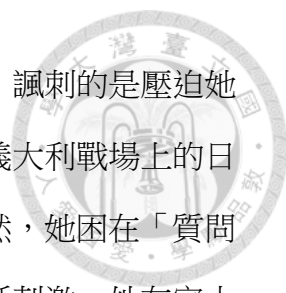
二世受到成長過程、戰爭、社會歷史背景等大環境因素影響，族裔認同發展紛雜不一，不過仍呈現大致的走向。多數人在成長過程中發覺自己與同儕之間的生理差異，為消除這些差別，進入渴望變成白人的「白人認同」階段並且持續在此打轉難以醒悟。如松本家的二姊琪絲以及松本漁夫的妻子美智子。他們對於自我的形象，尤其是身體的樣貌持負面觀點，以白人的審美標準自我檢視，衷心相信只要變的更像白人就更容易被主流社會接納，不會再受到欺負或壓迫，卻完全忽略整體社會或政治各層面的不公平，只將不合理對待歸咎於自己的族裔身份，也因此他們的認同無法向下一階段繼續發展。沒有特別企求變成白人的幾個角色則同樣是在「拒絕／壓抑」的階段尋求身份認同。如《魚頭湯》的媽媽桃樂絲，她並不以試圖變成白人的方式來融入白人社會，在拘禁營的創傷經驗後，她選擇倚靠自己的日裔身份，壓抑其他的認同，賣弄日本風情交換在美國生存的機會，但仍自認比白人次等。她在家庭之外建立自己的生活，試圖創造第二人生以及尋找在美國社會中屬於自己的一隅。松本家大姊夫秀雄，身為歸美族他的認同傾向日本但無法肯認自己的美國屬性，他選擇靠攏其他歸美族並排斥跟美國有關的聯結，雖然他已看出政府壓迫日裔的問題，以及戰爭時利用日裔當砲灰洗白政府形象的手法，認同發展來到「社會政治意識覺醒」，但他對美國缺乏情感，無法將自己的身份認定為日裔美國人，對秀雄而言，他雖想以日本人身份自我定義，但缺乏對美國的認同在美國社會中、尤其是在拘禁營之後將會遇見生存困難，因此他一樣是卡在「拒絕／壓抑」之中尋求出路。

在拘禁營的劫難之後，有些角色認同發展來到「社會政治意識覺醒」，不再



以白人為參考群體，發覺各種制度上種族不平等之處，自我觀念由負面調整為正向。如松本家二姊夫柏拉，他清楚指出美國政府徵召全日裔戰鬥小隊執行不合理任務的犧牲、戰後歧視依舊不減的情況，並且勇於在俱樂部與人公開表達自己的想法。松本家小妹蘿絲的男友亨利，則是務實的覺悟他們被美國社會接納的機會微乎其微，社會上或法律上的種族歧視難以改變，與其咒罵、怨恨美國政府對他們造成的傷害，不如將眼光放在將來，將手上能獲得的資源做最有效利用，才是眼前的當務之急。另外松本漁夫的哥哥摩桑，在拘禁營中對忠誠度問卷的反應是「不小子」，認為在被政府欺壓後還被要求表現忠誠相當不合理且諷刺，他已朝向「社會政治意識覺醒」階段發展，但是否從此能用正面眼光看待自己日裔身份，並且面對美國人不再自卑，則不太明顯，因此摩桑的認同發展接近此階段但尚未完全達到，若有其他與他理念相近的同伴互相扶持，或能繼續朝向理想的認同發展前進。

松本家大姊葛雷絲與小妹蘿絲的認同發展稍異於其他二世。葛雷絲身為家中的長女，父母在拘禁營過世後她挑起家長重擔，自拘禁營返回，她負責安頓全家人的生活起居，並帶領其他家人一同決定接下來要如何養活自己。她一邊耳提面命兩個妹妹要記得自己是松本家的一份子、以家族為榮，另一方面則很實際的提醒丈夫秀雄他們是美國人、日本已戰敗不要太親日，必須著手處理眼前最緊要的事。葛雷絲理智上知道自己是美國人，情感上則對日裔的出身心存感激與驕傲，她已能接受日裔美國人的雙重身份，對這樣的身份有歸屬感，不特別希望被白人接納也不會躲在日裔群聚的社群內，她的認同已來到「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擁有正向的日裔美國人自我概念，內心知道白人對待日裔的不公義但不會陷入無止境怨懟中，很實際的為生活問題謀求出路，同時也能於必要時在日本與美國兩種身份認同之間轉換。在「融入／探索」階段的葛雷絲能以平等眼光欣賞日本與美國主流文化，因此她的認同發展不同於其他日裔，已向前邁進一階段。小妹蘿絲剛回家時則呈現無法確認自己身份的迷茫狀態，雖然大姊一直告誡她們



要以自己的家族出身為榮，但日裔的身份使她們受到拘禁之苦，諷刺的是壓迫她們的政府還要求日裔參加戰爭效忠國家，她的未婚夫便是死於義大利戰場上的日裔美籍士兵之一，蘿絲對自己到底該認同哪一邊感到疏離且茫然，她困在「質問／困惑」階段，直到受赫舍姆先生一番視日裔為外來侵略者的話刺激，她在家人面前表達他們是美國人不是日本人，突然跳至「融入／探索」階段，她是否能夠正向的認同自己的雙重身份在劇本中並不明顯，未來認同會如何發展亦難預測，但當下她已選擇了她認同的族裔身份，她因自身的經驗不同於其他二世而發展出異於其他人的認同進程。

綜觀在美國出生成長的日裔二世，自然的融入主流社會是他們比一世還要在意的社交議題，由於夾在日本與美國兩種文化認同之間，他們經常呈現難以決定該歸屬哪邊，或者偏向其中一邊，但仍苦於無法融入美國白人社會的狀態。拘禁營突然且巨大的創傷經驗使許多二世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產生懷疑，出現比戰前更多的拉鋸與偏執，進而影響家庭及人際關係。少數人能夠意識到被拘禁的原因出自政府錯誤的政策與戰時的恐慌，而非日裔身份的緣故，卻不見得能夠獲得同樣理念的親友支持並繼續發展正常的認同，戰後二世大多忙於重建生活，於是將內心的傷痛與困惑擱置。因此整體而言，從拘禁營對他們造成的財產與身心傷害中再次站起來，並且盡量減少外來的歧視眼光，進一步被美國人接納，是二世視為最要緊的事項，相對於只重經濟問題對融入美國社會不抱希望的一世，二世已經往美國社會再靠近一步。

第三節、三世：自我認知、融入社會的難題

絕大多數日裔三世出生於二戰戰後，家庭狀況、外在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動都較一世與二世來的緩和，三世隨著美國戰後從廢墟、傷痕中復甦的腳步一同成長。一樣生活在日本家庭，二世父母本身對日本傳統與文化的涉獵不比一世來的深刻與透徹，當他們把這些日式文化價值教給下一代時，勢必會再經過一次稀



釋，因此三世身上帶有的日本特性或對日本的了解比起前兩代還要再淡薄一些。儘管受到日本文化影響已降低，三世的生理外觀仍舊保持亞洲人的模樣，因此在美國學校中、長大進入社會後還是經常會因為長相被旁人以刻板印象取笑、貼上負面標籤或欺壓，日裔通常習慣以外在的評價做為形塑自我形象的標準，因此如何減少歧視、順利融入社會一樣是三世重視的問題。

二世父母依然相當要求三世的學業成績，長大後還是以醫師或律師等高知識性職業為優先選擇，若小孩欲轉換至其他職業跑道，則會使父母感到焦慮與擔心。如《二世漁夫之歌》漁夫松本的大兒子羅伯特依父親所願成為醫學院學生並順利畢業、執業，小兒子傑佛瑞原為法律學校的學生，但他選擇退學準備改當作家，松本聽到時非常生氣，大發雷霆斥責兒子：

漁夫：[……]回去法律學校，把學業完成，拿到你的法律學位並像你哥一樣開始執業——他是個醫生，然後你就可以在你空閒時間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傑佛瑞：爸，我不是羅伯特而且我不喜歡法律。

漁夫：誰在乎你喜歡或不喜歡甚麼？那不是生活的方式，那是你的問題。任何時候只要一點點困難你就放棄，沒一點勇氣、沒有堅持不懈的精神，(模仿兒子)「我不喜歡這個、這不適合我」好啊，你到底想幹甚麼？

傑佛瑞：寫作，我想要寫作。

漁夫：寫作？之前是玩音樂——你連你自己都養不活，找個穩定的工作、養活自己……

(251)

以寫作做為職業在經濟上的不穩定使漁夫替兒子感到不安，他以傳統父權的姿態



訓斥兒子。對漁夫而言，個人喜好的重要性遠低於從事的職業、以及此工作所帶來的經濟穩定性，對三世傑佛瑞卻恰巧相反。當他被父親問及想要寫甚麼題材時，他表示要記錄爸爸的童年與青少年往事，但爸爸嗤之以鼻認為沒人會對這種瑣碎小事有興趣：

漁夫：誰會在乎這種東西？啊？你要如何生活、養活自己？如果你結婚、有小孩的話呢？你要怎麼辦？

傑佛瑞：這不是重點，爸，你整個搞錯……

漁夫：這就是重點！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如何表現你自己，你對文字很擅長，你就像白人一樣。


傑佛瑞：爸，拜託。

漁夫：但你要怎麼做？餵你的太太和小孩吃文字嗎？你讓我感到羞恥，你想想別人看到我有個成年但卻成天在外遊蕩的兒子會怎麼想！

(251-252)

要如何謀生以及養活一家人才是二世最重視的實際生活問題，同時二世也十分在乎面子問題，不希望子女有任何使自己蒙羞的舉動。但三世較注重以從事喜歡的事物為職業，並且嘗試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書寫家庭過往的故事，用正面的眼光觀察自己族裔的過往並且留下紀錄，兩個世代所看重面向的差異便產生親子間的代溝與衝突。

二戰、拘禁營對三世的影響來自上一輩與祖父母輩，雖然長輩在家中對於戰爭或拘禁營的記憶保持緘默、甚少談論，但長輩見面聚會時互相分享當年拘禁營的狀況，因此三世在旁仍接受到關於這方面的訊息，默默將這段歷史記在腦中、傳承下來。拘禁營對日裔社群而言是種羞恥的印記，在沒有任何犯罪的情況下就



被關押，因此歷經戰爭的摧折後，在社交與人際關係上，許多一世、二世長輩都養成低調過生活的習慣，深深恐懼被注意，盡量不要成為政治或商業上出名的人物，也非常的戒慎小心不要做任何會出醜或丟臉的事情，他們如此告誡、教育著三世。如《魚頭湯》中經過拘禁營創傷經驗的父親告誡孩子不要太相信白人，也不希望孩子太過鋒芒畢露，以免受人嫉妒或遭到迫害。但未親身體驗戰爭迫害的三世，並不會太認真看待這樣嚴謹保守的社交策略。麥特在學校適應良好，各項表現出色、是校園風雲人物，因表現突出受到其他人歡迎，在學校中的他沒有感受到自己與同學之間的生理差異、不會有變成白人的渴望，甚至沒有特別意識到自己是日裔，因而也沒有視日裔的身份為社交上的障礙；相反的，哥哥維克多在校表現皆屬平庸，他感到自卑、表現畏縮，弟弟如此亮眼使他備感壓力，維克多強調他只想默默融入、跟大家一樣，並不特別想被注意。但當麥特眼見父親在街上被美國大個子用種族歧視字眼嘲笑，竟完全不敢反抗後，他意識到自己日裔的身份，並認為此身份使他蒙羞，便竭盡一切激烈的手段把自己變成白人，想要斷開身上任何與日裔有關的淵源，甚至製造假自殺讓自己與過去一刀兩斷。岩崎家兩兄弟的適應狀況反映出兩個極端，維克多就如普遍的日裔一般，只求不著痕跡的同化於美國社會，麥特則以偏激的方法要融入，最後兩人都還是被主流社會排拒在外。

即便拘禁營的影響是間接的，部份三世曾加入美軍並隨軍參加越戰，在軍隊中赤裸裸的種族歧視仍無可避免的上演。《魚頭湯》的維克多參加越戰出發前，被美國人教育班長叫起來當作敵人範本：

班長的聲音：士兵岩崎？站上來這邊！我們又需要你了！

注意！（停頓，思考）不、不……站到這椅子上，對，站在椅子上這樣他們才能看見你。過來、過來，來來來。

注意！各位，仔細看，這就是敵人東方佬，黑頭髮、黃皮膚、

斜眼睛……注意！



(24)


明明與其他一同出征的同袍都是美國的公民、同樣加入軍隊對國家做出犧牲生命的最高承諾，他卻因為日裔血統、亞洲人的生理特徵就被揪出來當作大家之後攻擊對象的參考模板，對他造成的傷害就如同當初拘禁營將所有日裔無差別監禁，原因只不過是他們身上具有日本血統。從軍、在戰場上矛盾又諷刺的經歷使維克多更加困惑自己的身份認同。維克多打完仗回家後便不時在噩夢中見到一名越共士兵拿槍指著他，他總是萬分驚恐的在半夜驚醒。對三世維克多而言，上一代拘禁營記憶的影響已被越戰的參戰創傷取代，他內心也生出自卑的病，加上與人互動反應不如弟弟敏捷，不但無法發展正常人際關係，甚至因不會說日語被日本客人藐視為智障，維克多徘徊在美國主流社會的外緣不得其門而入。

三世面對種族歧視與前面世代的反應不同，他們較為勇於表達自己的感受甚至當面回擊。《魚頭湯》中個性衝動的麥特在街上遇見白人對他叫囂便大聲回嗆，看見哥哥維克多在一旁不發一語，使他想起小時候父親當街遇大個子白人嘲笑羞辱卻毫無招架之力只能躲回車上，他激動的叫哥哥要懂得反抗：

麥特：維克多，你到底是怎麼了？啊？你到底是怎麼了？你不需要被那些笨蛋嚇到，你大可說出來，你不需要保持沉默。我之前在日本，嘿，我們的聲音是世界的一部份，世界在聆聽我們。如果他們讓你難過，就說「去你媽的」。

(38)

假自殺後歸來的麥特對於自己的族裔身份已有進一步認識，到日本拍片的衝擊經驗使他體認到身為日裔他們並不孤單，他們是在美國的日裔美國人，應該為自己



的存在感到驕傲並且要讓世界看見他們，他對自己的族裔持有正向的觀點、感到有歸屬，日裔美國人的身份是值得認同、肯定的一個族裔類別，不必再卡在日本與美國之間不知該選擇哪一邊。面對上一代因拘禁營造成的心靈創傷、進而影響到家庭與人際關係的心理疾病，三世面對與處理的方式也與長輩們不同：

麥特：[……]然後我聽到這微小的聲音，從我的身體深處冒出來，我以前沒能認出來，我不會為它命名，因為我知道如果我仔細聽我就會死，但這次、這次我必須聆聽它，而我知道那是甚麼，那是你，爸爸，你。當我聽到你在我身體裡時，我感覺到害怕、威脅、疾病，我開始在這些白人面前畏縮起來，當他們開始打我踢我時我仍然必須聆聽，讓你的聲音越來越大並用聲音充滿我……

我感覺到你在我身體裡，但是爸爸，它不只是疾病，不、不，還有更多、更多，那是看見它、給疾病一個名字的能力。你不知道，爸爸，你知道嗎？去知道它的樣貌並將它趕出一個人靈魂，大聲疾呼。如果我們這麼做？當我們這麼做？他們就會跑，爸爸，他們就會跑走因為那不只是我的聲音，或只是你的聲音，不不不，那會我們的聲音——你和我的、媽媽和維克多的、爺爺和奶奶的、更多更多！像暴風雨般聚集在裡面並用狂暴的毆打、怒吼及尖叫爆發出來！他們將不得不奔跑——被這力量削砍、限制、撕成碎片！…

我感覺到你在裡面而我沒有死，我是你的兒子，我是你的兒子，爸爸，而這、這是我的家……

(66)


面對被國家公然歧視、壓迫的內在創傷，一世、二世選擇把傷痛藏在內心深處，



盡可能不提起、企圖遺忘，希望擱置、忽視傷痕便能夠有力氣繼續面對生活、走向明天。但心裡的傷口沒有正面處理將難以真正治癒，三世長於平反運動發端與興盛的年代，受到外在環境的鼓舞他們已生出新的力量，勇敢站起來指認心中自卑的疾病、認識它、面對它、處理它，最終能夠解決它，同時呼籲團結所有的日裔、不再單打獨鬥，對外發出怒吼、表明他們不容隨意踐踏的存在，希望不要再受到無端欺負。

三世在美國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從學校與課本接收到的訊息發覺，關於美國日裔的相關資訊，不論是日裔移民歷史、日裔在美國社會的適應、發展狀況、戰時拘禁營事件的描述，皆是缺失的一塊，他們即便已生活在美國這片土地上好幾世代，人數也有一定規模，對國家、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貢獻，卻仍像隱形一般不被包含在國家整體的敘事當中。注意到此現象的三世認知到生活在美國的日裔也是美國的一部份，既然國家沒有正視他們的存在並把他們涵蓋進來，他們應該為自己發聲，並且一定要由自己親自執行，才能盡量貼近真實。如《魚頭湯》的麥特在好萊塢發展失利、發覺少數族裔總是難以發聲的現象後，便想要自力拍攝一部屬於日裔美國人的電影，由日裔美國人自己敘述自身的故事，若假手他人，不僅失去主導權，且「他們不知道如何做——他們曲解、編成他們想看的東西、編成一些謊言」(26)最終只能看見一些經由他人詮釋、被扭曲過後的產物。這些被歪曲的日裔樣貌呈現在美國主流社會面前，將再次誤導日裔實際的模樣。

與二世父母相比，三世已悄然脫離父母與祖父母輩必須要把族裔傳統傳承下去的世代重擔，雖然一樣從家族長輩身上習得傳統日本的道德教誨與文化傳統，這些僅代表他的們族裔身份，屬於個人特色的一部份、並非全部，他們還擁有其他能夠形構自己的特質。他們較從個人出發，由個人觀點察看整個社會、不同族裔以及人際之間的互動，並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自我，開始發展出個人主體性，三世的表現通常不必然反映出他們的族裔特性，而是整體外在環境的狀態。三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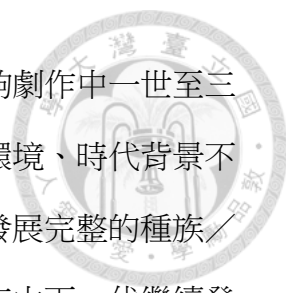
認同發展掙脫亟欲變成白人的「白人認同」階段，走過不再以白人為參考群體、對制度中的種族主義具備認知的「社會政治意識覺醒」，普遍來到「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開始以日裔美國人自我定義，對日裔美國人過去的歷史、文化產生好奇，想要了解並以創意的方式記述。如《二世漁夫之歌》漁夫的小兒子傑佛瑞想以文字工作者的身份紀錄家族的故事，並進一步拜訪祖父母的來源地廣島，探索自己祖先的根源。《魚頭湯》的麥特身為演員，在美國好萊塢演藝圈打滾一陣仍無法闖出名聲，去日本一趟受到族裔震撼後，決定憑自己的力量拍攝電影，內容預計描述自己的家庭故事、簡單卻真實的小事，卻因經費不足且題材的新聞熱度降溫失去經費贊助，計畫因此胎死腹中。顯示三世在美國生存、為族裔發聲仍面對許多的挑戰與阻礙。進入「融入／探索」階段的三世，能夠將日裔文化與主流文化放在平等的地位比較，以正向的眼光好好欣賞自己的族裔、認同日裔的身份，並開始積極想要描繪、重新建立族裔的樣貌，展現予其他族裔群體認識，雙重身份已是他們能夠接受且巧妙轉換的認同。然而，遲鈍的維克多卻遠遠落在三世的認同列車之後，他因從小社交能力、表現不如弟弟傑出，相當畏首畏尾、缺乏自信，只求融入主流社會卻處處受阻，長大隨美軍參加越戰經歷各種族裔身份的震盪與衝突對立，退伍後他更加無法確知自己到底是誰。一直生活在美國白人社會的維克多不像麥特有機會去日本接受不同的刺激，他對自己感到疏離與困惑，既不像日本人也不像美國人，還在「質問／困惑」的階段打轉，在美國人面前總是覺得低人一等，他仍在緩慢的摸索、尋找自己的認同該往何處發展。

三世普遍對族裔身份認同的左右徬徨不似長輩們來的劇烈，日本族裔特性是他們的特色但較不會成為阻礙他們融入白人社會的阻力，他們較能夠以「日裔美國人」此雙重身份自我認定，並且能同時融合身上所擁有的日本與美國或其他特性，應和全球更加多元化的發展態勢。即便三世的認同發展逐漸走向多元包容、融合各種身份的趨勢，但因生長環境、每個人的個性、際遇等不同，仍會出現不同步調的發展狀態。相較於前兩個世代，三世又再向美國社會靠近一步，以日裔

美國人的身份站穩腳步，繼續尋找與主流社會和平共處、和諧共存的可能。



日本勞工自十九世紀末開始移入夏威夷與美國，一直都是美國的弱勢族群。第一代移民來到美國主要是經濟上的考量，因此他們在意的重點為是否能以勞動換取金錢，並獲得更好的生活。從來都是外來者的一世，深知自己要被美國人完全接納實際上的不可行，即便有友好的美國鄰居、美國朋友，他們一向被當作外國人看待，因此他們專注於經濟的成就以及社區、家庭經營，對外在環境的排日氣氛了然於心但也無能為力。二戰拘禁營對一世造成財產上毀滅性的損害，連帶而來心靈與精神上的創傷，使許多一世在被釋放後無法繼續像剛到美國時積極的工作奮鬥，他們只能困在「質問／困惑」的狀態中不斷質問自己的身份、尋找在美國的位置，但始終都是被國家排拒在外的一群他者。生於美國、長於美國的二世因具備美國公民身份，被家長期望成為日本與美國之間的溝通渠道，夾在兩種文化之中的二世時常苦於不知自己到底是誰的迷惘狀態，不論是盡可能變成白人、或是躲進同質性高的日裔社群互相照應，都無法使二世安適的生活在充斥種族主義的美國社會中。同樣受到二戰拘禁營的衝擊，部分二世決定繼續以極端手段向成為白人前進，部分則選擇轉頭向日本身份靠攏，另一部份已意識到國家機器所犯下的錯誤、不再怪罪自己的族裔身份。紛亂的認同狀態顯示二世在戰後從廢墟中重建生活之餘，難以為心中的傷口找到適當的抒發與療傷管道，也因此總是渴望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卻難以達成，夾在日本與美國兩國之間二世普遍在「拒絕／壓抑」階段努力尋找、定義自己的身份。成長於整體大環境相對較穩定的三世，開始較能把日本族裔特性、美國身份與其他能夠展現個人的特色放在同一個平台上綜合評價，但仍經常因亞洲人外表受到歧視與排擠。三世認同的變動主要肇因於個人特質、生長環境與生命際遇等因素，他們多半已能認同日裔美國人的雙重身份，並以此身份為傲，進入「融入／探索」或「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的階段。在全球越形多元開放、百川齊納的氛圍下，如何適切的運用雙重認同或



多重認同，並順利融入主流社會，成為三世最重視的議題。三齣劇作中一世至三世角色認同發展分析統整如表三。由於每個日裔世代所處社會環境、時代背景不同，每一代背負的使命與遭受的際遇迥異，因此無法如理想中發展完整的種族／族裔認同，不同世代皆有無法跨越的阻礙使得發展遲滯，只能交由下一代繼續發展，個人的認同發展階段，日裔須由一世接一世、代代相傳來完成。

金「亞裔美國人種族認同發展理論」	一世	二世	三世	柯林斯「雙族群／雙文化認同」	一世	二世	三世
族裔覺察	松本爸爸、岩崎仁三（維克多的爺爺）			質問／困惑	松本爸爸、岩崎仁三（維克多的爺爺）	蘿絲（前）	維克多
白人認同		琪絲、美智子	麥特（年輕時）	拒絕／壓抑		秀雄、琪絲、桃樂絲	
社會政治意識覺醒		秀雄、柏拉、亨利、（摩桑）					
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		葛雷絲	傑佛瑞、麥特（回歸後）	融入／探索		葛雷絲、蘿絲（後）	傑佛瑞、麥特（回歸後）
整合				決定／接受			

劇本標示：
 松本姊妹
 二世漁夫之歌
 魚頭湯

表三：三齣劇中角色認同發展狀況統整

結論



我在我的寫作中回看歷史，回顧我的父母以及住在日本的祖父母。我認為藉由訴說上一代的故事，才能了解自己的來歷並審視自身，進而走向未來並且知道要如何傳承給下一代日美人。

(Gotanda, *Between Worlds* 32)

日本移工自十九世紀末開始輸入夏威夷與美國，一直是社會底層且邊緣的族群。日人辛勤勞動獲得經濟地位的翻轉，存有白人至上優越心態的白人勞工便開始在制度上壓迫日人，甚至要求立法限制、排擠日本勞工，一世日本移民在各種法律限制以及社會歧視的夾縫中求生存。二戰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國內的仇日情緒衝上頂峰，拘禁營大規模關押日裔，使受到直接衝擊的日裔一世與二世對自己的族裔、國族身份該如何認同產生比戰前更巨大的認知失調與扭曲，許多人在被釋放出營後仍對於自己是誰無法確知，要如何從廢墟中重新站起、被主流社會接納都是難以處理的傷痛與困境。

五反田寬身為日裔三世，他曾在不同領域的職業間轉換，主要是欲尋找適合的渠道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這些追尋隱含對身份與族裔的探索，最後他找到以創作劇本的形式來表達意念。擁有雙重身份又必須融入美國社會是許多日裔美國人共同的矛盾與焦慮，透過探訪過去歷史、家族記憶、文化遺產等方式，經由通曉族裔長輩的來時路，更加理解現在的自己是如何由所有的過去匯聚而成，嘗試與過去和解，進而與矛盾共存。家庭是許多人在人生中發展認同的第一個場域，家庭帶給一個人的影響經常持續終身，五反田寬以自身與周遭人物為劇本取材對象，搭配魔幻與寫實交織的寫作手法，從家庭、日常生活出發，探討日裔如何認同自己的身份與族裔地位、上一輩以及祖父母輩所延續下來內化的種族主義如何持續困擾年輕的世代，新一代日裔又如何面對與處理這些困難的身份矛盾。

五反田寬在劇作中藉由書寫探詢日裔歷史、家庭對身份的影響以及身份的認同。

本論文採用心理學者珍·金（Jean Kim）的亞裔美國人種族認同發展理論以及詹姆斯·富士·柯林斯（James Fuji Collins）以日裔美國人為對象的雙族群／雙文化認同發展研究。金的理論將美國的社會政治背景環境納入影響亞裔美國人認同發展的考量因素；柯林斯以日裔美國人與人互動模式、文化傳統以及內心狀態為出發點，兩位學者的發展理論呈現相互補充、互為表裡的搭配關係。以兩位學者理論為依據觀察分析五反田寬《松本姐妹》、《二世漁夫之歌》、《魚頭湯》三部劇作中日裔人物群像，探討角色的認同狀態。發現許多角色擺盪在日本與美國兩種文化之間無法決定自己的身份認同，通常也無法整合認同自己的雙重身份。拘禁營造成的心靈創傷使很多人的家庭、人際關係受到牽連，缺乏彼此互相扶持的支援，個人被困在各自的認同狀態中無法突破，因此難以如理想中的模板進行正常的認同發展，卡在某個階段的日裔終其一生由於無法融入白人社群、獲得主流社會接納、無法確定自己的身份而苦惱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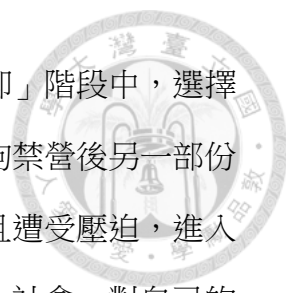
日裔對日本的認同，由劇本中可見日式的生活習慣通常體現在日常的各项細節中，如飲食方式、宗教信仰、傳統習俗、男女關係與婚嫁觀念、家庭教育等方面，在生活各層面可見到日式慣例與傳統規範的身影。但在二世或更年輕世代中，可發現他們通常是習慣性遵循長輩的教誨繼續奉行，對這些傳統價值背後的文化歷史脈絡並不十分理解，這些由一世帶來美國後，便一直保存、傳承的傳統便在一代一代無特別認同驅使之下傳下去。二戰拘禁營的劫難後，許多日裔對自己的日裔特性感到質疑與反感，將被拘禁的原因怪罪族裔身份，於是出現許多偏激的調整行為，如開始朝向將自己變成完全的白人努力、切斷所有與日裔群體的連結，或是相反的對日本產生不切實際的美好想像，這些偏執都是起於遭到國家機器莫須有的迫害後，日裔無法認同自己的身份，在社會中尋不到一席可安身的地盤，感到莫名自卑。此情況直到戰後出生的新一世代才開始漸漸接納自己同時具有日本與美國兩種文化特色，以較客觀眼光審視自己的族裔身份，朝向多元融



合的方向前進。日本族裔特性對許多日人而言是需要傳承的沉重使命但也使人困惑且既愛又恨，如何與自己的血緣傳統和平共處並且融入美國社會，將是許多在美日人長久的認同功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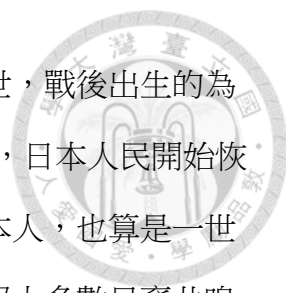
相對於日裔的族裔傳統，日裔美國人對於美國文化的認同主要出於被白人主宰的主流社會接納的渴望。身處種族主義充斥的美國社會中，不論是第幾代的日裔因為明顯的亞洲人外表特徵，總是會受到程度不同的排擠與歧視，於是許多在美國出生的日裔便想方設法要將自己改造成徹底的白人，但他們的努力始終沒有被白人社會完全接納。在戰爭拘禁營期間，部分日裔加入美軍參戰，希望以自己的生命交換國家對日裔忠誠度的信賴，但整體成效並不明顯，戰爭末期營區關閉後，日裔回到殘破家園以及仇日情緒依舊濃烈的社會，忙碌於從荒敗的家產與千瘡百孔的內心廢墟中重新站起來。部分日裔發覺法律制度以及社會上普遍存在種族不平等的情況，領會戰爭時所遭受的迫害以及生活周遭的排日舉動，是國家機器以及社會觀念扭曲的問題，不再怪罪自己的日本族裔身份，開始不求融入只求生存、適應。美國屬性對日裔而言，是十分渴求但難以獲得認同接納的身份，日裔持續因為無法完全同化於白人主流社會而苦惱並質疑自己的身份。

縱向觀察劇本中所有角色的認同發展，在不同日裔世代身上，可看見不同的認同狀態與適應策略。一世移工主要看中經濟利益來到美國，而且通常是已經成年才移入美國，對周遭環伺的排日惡意雖了然於心但並不特別受到影響，因他們都對融入美國社會不抱希望，只要能夠賺取所需、保全身家財產、養育子女長大便已滿足。拘禁營對一世造成財產與心理上毀滅性的傷害，他們對自己的身份產生質疑，經歷認同第一階段「質問／困惑」，缺乏與主流社會的聯繫，他們無法確知自己到底是誰，通常還是因外表的生理特徵被美國人歸類為日本人，身為弱勢族裔的他們一輩子都是美國社會的邊緣族群。在美出生、具有公民身份的二世，雖被期望成為日本與美國文化之間的溝通橋樑，但二世普遍處於夾在兩種文化間的尷尬處境，有些二世為融入白人社群進入「白人認同」階段並長期停滯。



沒有卡在「白人認同」的二世如歸美族，則一樣在「拒絕／壓抑」階段中，選擇日本或美國其中一個族裔認同，抑制內心其他部分的認同。在拘禁營後另一部份二世體認到是制度層面的問題使他們總是被拒於主流社會之外且遭受壓迫，進入「社會政治意識覺醒」階段，開始以平等眼光評價日裔以及白人社會，對自己的身份認同轉換成正向觀念。多種認同階段顯示二世在家國遭逢戰爭的紛亂之下，除了奮力重建生活秩序，也在混亂的心理狀態中尋求被主流社會接納的可能。戰後出生的三世由於家庭與國家社會環境較之前穩定，開始進入「融入／探索」或「亞美人意識的再定位」的階段，他們仍帶著日本的傳統價值，但不再因為這樣的族裔特色感到比美國主流種族次等，他們能夠把身上帶有的日本、美國族裔特色與其他個人特質放在同樣的高度評價，三世以及以後的世代，主要是生長環境、個人特質與生命際遇等因素影響認同的進展，個體間仍存在認同進程的差異，但相對前面世代已較能隨環境轉換自己的認同表現，而較能接受雙重或多重身份的三世依然在美國社會尋求進入主流社會的管道。在三齣劇本中一世至三世三個世代的角色，認同的發展尚未能夠抵達理想中的「決定／接受」或「整合」階段，期望在全球越形多元、開放、融合、共生的趨勢之下，交由新一代日裔繼續完成。

本文就五反田寬三個劇本中的人物角色進行分析，一窺部分日裔的經驗與認同狀態，但此認同發展無法普遍化推衍至所有在美國的日裔。認同發展因生長環境、地域、社區族裔組成、個人特質、生命際遇等許多因素會產生不同的進程，如夏威夷日裔、美國本土日裔、二世歸美族三大類別之間對種族歧視的看法與反應、對族裔身份如何認同，都會有極不同的差異。且身份認同並非一旦發展至某階段後便固著不動，會不斷調整、變動甚至停滯、倒退。同一世代的日裔因其生命經驗、時空環境的差異也會在認同上產生極大的異質性，同一件影響日裔認同極深且廣的歷史事件，如拘禁營，也會因為日裔抵達美國的時期不同，不能被理所當然地視為所有日裔共同的經歷。通常日裔世代的計算皆從十九世紀末第一批



移民美國的日本人算起，經歷二戰與拘禁營的主要為一世與二世，戰後出生的為三世。但自從 1965 年起，為期長達 41 年的移民法案解禁之後，日本人民開始恢復移入美國，在戰後因高科技工作、留學等原因移民美國的日本人，也算是一世日裔，卻與原始的一世日裔擁有極大的經驗落差。以能夠串起絕大多數日裔共鳴的二戰拘禁營為例，家族曾走過這段歲月的三世與更年輕的世代，想要探究、挖掘更多關於拘禁營的資料以及記憶，並進行重述、轉化，以防健忘的美國政府與社會大眾對此歷史上大規模不公義的種族歧視隨時間淡忘；戰後來美的日裔則對於不斷重述戰爭時期的事件感到厭惡，對他們而言日本在二戰期間在各戰場上的暴行以及最後戰敗，都是恥辱的記憶（Asakawa xi），因此新一波移入美國的日裔反而萬分不願意再重新回溯二戰時的一切，與戰前在美國落腳的日裔看待拘禁營的態度完全相反。是故拘禁營這個可以串起多數在美國日裔共同記憶或是互相結盟獲得族裔聲量的事件，亦不能理所當然認定所有在美國的日裔都能以此事件作為互相串連或是互相認同的議題。

日裔劇作家書寫自身故事乃是為了在缺乏日裔篇幅的美國國家敘事中爭取一席之地，自己的故事與認同必須要由自己來訴說，方能盡量貼近真實，如五反田寬曾說過：「我成長的環境、我接受到的資訊、我讀的歷史，並不包含我們〔……〕因此我嘗試去找出我們在歷史中、以及在現在是如何存在。我屬於哪裡以及在歷史中、文化中的血統／來源是甚麼，理解我是誰／甚麼，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引自 Savran 54）。在記錄與書寫當中發現自身、尋找認同，進而確立自己的身份並在美國白人主流社會中撐開一片屬於自己族裔的空間。

回望台灣，在這個由多族群拼貼而成的國家中，原住民、漢人、本省人、外省人、東南亞新住民等等不同來源的人民，雖然共同生活在這座島嶼上，但國民普遍對於國族認同、家國想像認知不一。早期有黨國大中國地理與史觀灌輸，近年則是台灣主體意識萌發成長的年輕一代，形成兩大意識形態相互對立、衝突的局面，大部分國民對於台灣未來該如何踏出國家的下一步想法莫衷一是，如何凝

聚出最大共識，以「台灣人」的整合認同齊力向未來前進，一同擘劃國家的未來樣貌，是台灣目前重要的未竟之業，在面對／處理過去、認識自己、迎向未來之際，不妨多觀看與理解別的族群如何處理自身認同與過去傷痛，進而想像並落實自己的國家與族群想像。



參考書目



- 王寶祥。〈英語、華語、「同」言、不同語：謝耀劇作《他們的語言》中的少數族群語言〉。《中外文學》33.5 (2004)：45-67。
- 李秀娟。〈歷史記憶與創傷時間：敘述日裔美國遷徙營〉。《亞／美之間：亞美文學在臺灣》。梁一萍編。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139-174。
- 但唐謨。〈《龍年》與《花鼓歌》中，唐人街之認同、性別與消費〉。《回望彼岸：亞美劇場研究在臺灣》。謝筱玫編。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20。249-283。
- 。《展演唐人街：趙建秀、黃哲倫，戲劇文化政治》。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 帕蜜拉·羅特那·坂本 (Pamela Rotner Sakamoto)。《白夜：兩個祖國、五個手足、三代日裔美國家庭的生命故事》 (*Midnight in Broad Daylight: A Japanese American Family Caught between Two Worlds*)。廖德明譯。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17。
- 賽謬爾·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譯。台北：左岸文化，2008。
- 洪聖翔。《紀傳財劇作中的馬來西亞：族群、階級與民族認同》。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 徐紫芸、洪聖翔。〈從《雞籠華仔》到《清窮華仔》：新世紀亞美劇作中的認同政治〉。《回望彼岸：亞美劇場研究在臺灣》。謝筱玫編。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20。45-66。
- 陳福仁、游素玲。〈重繪美國西南：從空間詩學探討日裔美國文學的集中營書寫〉。《中外文學》35.1 (2006)：41-57。

張月綺。《五反田寬家庭劇的創傷印記》。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9。

張金櫻。〈華裔美國文學中的宗教與文化同：趙健秀與黃哲倫書寫中的關公形象〉（“Relig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Image of Gwan Gung in Writings by Frank Chin and David Henry Hwang”）。留郁涵譯。《回望彼岸：亞美劇場研究在台灣》。謝筱玫編。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20。93-115。

張靄珠。〈這是誰的黃面孔？析論黃哲倫《枷鎖》與《黃面孔》的刻板形象操演〉。《英美文學評論》21（2012）：131-166。

雷碧璋。〈展演對立：二十世紀末的亞美劇場〉（“Staging the Binary: Asian American Theatre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王俐文譯。《回望彼岸：亞美劇場研究在台灣》。謝筱玫編。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20。23-44。

謝筱玫。〈亞裔男性演員在美國：五反田寬的《美國狗去死吧》〉。《戲劇研究》11（2013）：89-112。

——。〈北美日裔劇作中的拘禁營書〉。《中外文學》45.4（2016）：205-241。

——。〈導論：關於亞美戲劇的再商榷〉。《回望彼岸：亞美劇場研究在台灣》。謝筱玫編。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20。1-20。

Asakawa, Gil. *Being Japanese American: A JA Sourcebook for Nikkei, Hapa...&Their Friends*. Berkeley, Calif.: Stone Bridge Press, 2004.

Burgan, Michael. *The Japanese American Internment: Civil Liberties Denied*. Minneapolis: Compass Point Books, 2007.

Chang, Tai, and Kwong-Liem Karl Kwan. “Asian American Racial and Ethnic Identity.”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y: Current Perspectives*. Ed. N. Tewari and A. N. Alvarez.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9. 113-133.

- 
- Collins, James Fuji. "Growing up Bicultur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Japanese-Americans." *Navigating Multiple Identities: Race, Gender, Culture, Nationality, and Roles*. Ed. Ruthellen Josselson and Michele Harw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12. 75-89.
- Gotanda, Philip Kan. "The Wash." *Between Worlds: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Plays*. Ed. Misha Berson.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1990. 30-73.
- . "Sisters Matsumoto." *No More Cherry Blossoms : Sisters Matsumoto and other play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3-76.
- . "A Song for a Nisei Fisherman." *Fish Head Soup and Other Play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199-258.
- . "Fish Head Soup." *Fish Head Soup and Other Play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1-67.
- Hwang, David Henry. "Foreword." *Version 3.0: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Plays*. Ed. Chay Yew.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2011. ix-xii.
- Ito, Robert B. "Philip Kan Gotanda." *Words Matter: Conversations with Asian American Writers*. Ed. King-kok Che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173-185.
- Kim, Jean. "Asian American 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Theory." *New Perspectives on 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Integrating Emerging Frameworks, Second Edition*. 2001. Ed. Charmaine L. Wijeyesinghe and Bailey W. Jackson III.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12. 138-160.
- Lee, Esther Kim.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 Theatre*. Cambridge: Cambridge



U Press, 2006. 124-154.

Masuda, Minoru, Gary H. Matsumoto, and Gerald M. Meredith. "Ethnic Identity in Three Generations of Japanese American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81.2 (1970): 199-207.

Nagata, Donna K.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the Japanese American Internment."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ultigenerational Legacies of Trauma*. Ed. Yael Danieli.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8. 125-139.

Oyserman, Daphna, and Izumi Sakamoto. "Being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Cultural Constructs, and Stereotype Perception."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33.4(1997): 435-453.

Savran, David. ed. *The Playwright's voice : American dramatists on memory, writing,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1999. 43-62.

Takaki, Ronald.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1989. New York: Bay Back Books, 1998.

網路資料：

夏威夷王國：<https://www.gohawaii.com/hawaiian-culture/history>

日裔美國人簡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1XJs3QRxVE>

拘禁營記憶：<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wnevYkdFQ>

拘禁營地圖：<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Japanese-American-internment>

愛斯基摩人：<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Eskimo-people>

佛頭：<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buddha-head>

科洞：<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kotonk>